

史學叢書

新舊唐書互證

第廿冊

涇縣趙紹祖撰

王氏霸王成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

新書攷異曰案王霸之徵在後漢初而季道兄弟總角爲鄆

林宗所知林宗卒於建寧初距光武初僅百三十四年而自

霸至澤傳世二十此必無之事也

案下文霸長子殷四世孫實三子允隗懋懋六世孫光後魏

并州刺史蓋自勳至光共十二世而已至後魏矣

昶二子渾濟渾生湛

案書湛爲渾之弟澹則渾之子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襲

此誤

薄字德潤相昭宗

案王薄本傳云史失其所人舊書傳而表敘其世系甚詳

且卽王翊王翊之從曾孫未知孰是

王氏宰相十三人琅邪有方慶瓊博瑒太原有博縉珪涯岐播

博京兆有微德眞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王本立王及善皆相武后表闕其

世系華陰王氏有孝傑已見於表而計目不及何疎漏至此

魏氏懋獻陵臺令蔡

案舊書魏蔡傳云父馮余家藏唐魏公先廟碑云府君諱壽

則舊傳新表俱誤也

翼字申之相宣宗潛字蘊華放

新書攷異引沈炳震曰舊書魏蔡傳潛于放甥後琮爲相潛
歷顯官琮謂于琮放之子於潛爲中表舊書于誤作子表遂
列放於潛下以舅爲子誤之甚也

案舊書魏蔡傳云潛于放甥後琮爲相潛歷顯官與沈

炳震所引不同故韋琮相在大中五年魏蔡相在大中五年

琮之相在前安得云後琮爲相潛歷顯官也且今本爲近人

之所誤改但沈氏謂潛爲于放甥以于作子而誤然句中有

甥字當作何讀而致誤亦可疑也且表於魏氏世系頗詳非

盡取之舊傳存疑可耳

溫氏大雅字彥宏彥博字大陽彥將字大有

新書攷異曰案本傳大有字彥將歐陽公集古錄疑其事謂

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洪景

伯始攷正之云顏魯公作顏禮碑敘顏溫二家之盛云思

魯大雅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游秦彥將皆典私閣

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惟大雅異復攷大雅撰唐創業起

聖注書隋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于城西門樓上首

先見之報兄彥宏馳以啟帝帝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宏手據

此則溫氏昆弟皆以彥爲名明矣而此書首題大雅奉敬接

又顏碑亦云大雅其故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宏如徐有

功本名宏敏而但以字行大雅生在孝敬之前而後人追改

之故稱其字爲名如晉書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不云石虎

而云石季龍也

粵氏曼倩錄

趙明誠金石錄岑子輿碑跋云君諱子輿字安道曾祖之象
祖文本父曼倩案元和姓纂及新唐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
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弟獻則子輿乃曼倩長子而闕者何
也

張氏宰相十七人光緒

案光緒雖列名十七人中而世系表中失載

馬氏余字聖卿二子嚴敷嚴字聖卿

案後漢書馬援傳嚴字威卿此恐校刊者之誤

褚氏宋其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

新書攷異曰此俗生傅會之詞不足信褚師當是以官爲氏
鄭公孫墨請以印爲褚師杜預曰褚師市官是也衛有褚師

聲子則褚師一官宋衛對皆有之

秦元和姓纂云宋其公子段爲褚師因氏焉

崔氏孖生子成子明子彌皆爲慶封所殺子明奔齊

案當云生子成子彌子明成彌爲慶封所殺明奔魯表語不

細

仁師相太宗高宗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崔仁
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二月除名流連州自後未有入相
之事此表高宗二字衍文也

陸氏宰相二十三人鄭州有元稹鄆陵有知溫南祖有昭緯懷

由允營神基清河大房有龜從小房有彥昭羣鄆青州房有圓
安平房有仁師僊博陵大房有元暉損鉉元式二房有琪遠祐
甫植三房有日用

新書攷異曰案表博陵有沆字內融相僖宗二房有安上字

敦禮相高宗造字元宰相德宗皆失舉其目又元暉孫渙明

皇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門下侍郎

不云相元宗亦誤也崔氏宰相實二十七人

案本紀及宰相表崔渙以至德元載七月相元宗在蜀所命八月赴

靈武二載八月罷當云相元宗肅宗

于氏宰相三人顧志靈瑛

新書糾謬曰于惟謙相中宗而表不載

柳氏宗元字子厚告字用益

案舊書柳宗元傳其子有周六周七而表不載周六周七當

爲小名

渾字德載相德宗

案柳渾本傳云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然則載係本名非

字德載也又攷德載乃韋處厚之字

韓氏宰相四人瑗休混宏

新書攷異曰案韓混傳混爲浙江東西觀察使鎮海軍節度

使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

使宰相表不列混名而本紀亦不言加混平章事蓋方鎮加

宰相不得爲真宰相也韓氏宰相但可云三人不得以混充

數

案貞元元年混加平章事其時在續白是使相恐是二年十一月入朝便居宰相之職史於此有漏文攷李晟揚於陵傳皆直稱混為宰相柳渾傳韓混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曰晏伦相取充位混遂省中榜吏自若然則混之為相其為紀表之闕無疑非世系表之誤也

來氏歛字君叔生稜

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歛生稜稜生稜本之化漢書當為是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任知古相武后

廬氏承泰子齊卿太子詹事廣陽郡公

案廬承慶傳承泰子齊卿舊書亦同今表乃誤以子為字而書於一格之中誤之甚也

盧氏宰相八人大房有河承慶二房有翰邁三房有懷慎祀范陽有憲光啟

案盧氏宰相無同此或盧高之謫然表載商於二房而此云大房亦誤

上官氏楚王子蘭為上官大夫以族為氏

新書攷異曰案史記上官大夫乃靳尚非合尹子蘭

案元和姓纂亦云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則其治誤

久矣

樂氏呂孫喜喜生司城子罕

新書攷異曰據左傳子罕即樂喜之字表誤以為兩人

孫氏宰相二人茂道俱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孫元亨相武后

姜氏寶誼左武衛大將軍永安剛公恪相高宗

案新書特為姜寶誼立傳舊書無傳而傳末但載其子協不載格何也

何也

陸氏餘慶琪琛長源

案陸餘慶傳云子琛而表為孫又攷長源傳云祖餘慶舊書亦同是無琪一代也琪與琛皆玉傾疑為兄弟而表誤以琪為琛父也又餘慶傳有兄元表而表不載

元和姓纂餘慶生琪琛是琪為琛兄無疑

趙氏宰相四人仁本懷彥昭宗備

案趙隱字大隱相懿宗僖宗已見表內而總數處遺之

郝氏處俊相高宗

案處俊有孫象賢新舊書並載傳後而表不載又傳載處俊

曰臣之弟處傑而表亦無之皆漏也

韋氏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之例書官位不書事狀而韋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崔泰之以職方郎中預平二張崔諤之以尚

州司馬預平韋后功第二盧鼎與起居郎蘇楷羅袞請改昭

宗諡曰襄此四事者特書於表雖寫襄貶之旨然一代忠義

當寢貶者不獨此數人且月將事已見武三思尹思貞宋璟傳秦之諤之見其父知溫傳蘇楷請改益事亦見昭宗紀如增羅袞盧鼎二人名於紀中則此文可刪也崔瑒相黃巢此何足齒而表亦書之崔瑒即之子其事當附見鄭傳唐彥謙說鹿門先生不書于傳而書于表亦失史法

案崔瑒相舉事已見黃巢傳又攷李氏表中書李敬叔後周聘陳使李徹北齊迎勞使李公緒後魏賜號潛居公于此表皆爲特見益同修者不必皆賢體例既定或竊增加非有所私卽有所忌以致紛然不一重複雜沓而秉筆者不及檢也嗣立字延構相武后中宗

案韋嗣立傳有孫宏景爲長慶名卿而表不載

濟馮翊太守

案濟傳有子與夏合而表不載

韋氏宰相十四人平齊公房有保衡宏敏東眷有方質迥遙公房有貫之處厚待價鄧公房有巨源南皮公房有見素駙馬房有溫龍門公房有執誼襄陽有思謙嗣立京兆有貽範昭度

新書攷異曰據表鄧公房尚有安石相武后中宗睿宗小道

遙公房尚有承慶相武后襄陽當云小道遙公房

又宰相表有韋琮相宣宗此表失載

郭氏平王東遷奪就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

周賁王滅虢於是平王求就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

新書攷異曰案楚莊不與平王同時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

公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楚莊伐陸渾之戎又在其後六十九年

漢有郭亭亭曾孫光祿大夫廣智

案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

武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景

案史記武臣起在漢前又史記功臣表梁鄒孝侯武儒生子

最則武臣與梁鄒孝侯非一人此表語不可通似有贗誤

攷宜冬官尙書

新書攷異曰外戚傳終羽林大將軍與表異武氏子弟封王

者惟攷歸攷止載德三人先死不及削封故表著之餘皆書

所降之封於例當矣乃攷宜自建安王降息國公攷緒自安

平王降巢國公攷寧自建昌王降江國公表并公府亦不書

重規已降封鄒國公矣而表仍書高平王懿宗已降封歌國

公矣而表仍書河間王傳封河內崇訓已降封鎬國公矣而表仍

書高陽王延義已降封魏國公矣而表仍書嗣魏王此又義

例之自相違反者也

案中武氏子弟以王書者尙有尚賓河間王審思申王再

思蔡王崇烈新安王其死之前後不可知然表所書官爵與

傳相反者不可勝攷

崇敬崇行

案此武攷豐子太平公主所生也攷公主傳云主三子崇簡

崇敬崇行皆拜三品數又云三子封王崇簡乃太平先所降

薛紹子此崇敏崇行表不書官或是太平敗後誅死削封然
放薛氏世系表薛紹子崇允書壽陽王崇簡書立節王是薛
氏王者已二人而主有四子俱得王也與傳不同

延祚光祿少卿鄧公

新書攷異曰案舊書外戚傳延祚本咸安郡王降封咸安郡
公且新舊書並云重規降封鄧國而表屬之延祚恐誤

案延祚降咸安郡公亦見新傳誤作延祿耳表無延祿也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監元衡三思承嗣

新書糾謬曰武仕方相武后而表不載

新書攷異曰仕方本韋氏賜姓武表雖不書未為大失但本
表元有兩例李世勣本徐氏表從徐氏不從李氏一例也元
載本景氏表不別出景氏而于元氏世系之後云大厓宰相

元載本景氏故不著又一例也此仕方者既不入韋氏又不

附書武氏之後於例亦未當也

蘇氏踐言

案新舊書蘇世長本傳並云以踐言子務元襲爵今表載踐

言子有務寂務昇而無務元

瓊字廷碩

新書糾謬曰傳字昌容子頌字廷碩表誤

狄氏仁傑相武后

案狄仁傑傳云子光嗣景暉今表有光嗣光遠光昭而無景

暉元和姓纂光昭作景昭

袁氏恕已相中宗

案袁恕已傳有曾孫德文而表不載

智宏相高宗

案宰相表智宏長壽元年相當云相武后

姚姓异大理卿閔左拾遺

案姚崇三子彝异夷舊傳以閔為彝子新傳以閔為弈子而

表以為异子二者不同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鹿第西平王運生尙書令臨澤敬侯

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因賜氏二子醜勝

趙明誠金石錄豆盧建碑跋曰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

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道武

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生靈而北史靈傳云高祖勝

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氏焉今碑與北史姓纂所

載不同如此皆莫可攷

案元和姓纂醜曾孫長生永思靈表以萇為醜孫其子載永

思思與思不
知孰是而不載靈

勝魯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新書攷異曰案魏書盧魯元昌黎徒何人曾祖副鳩仕慕容

垂尙書令臨澤公不言慕容氏之族且是盧氏非豆盧氏故

沈炳震極詆此表之謬今檢表稱運生尙書令臨澤侯制

生精二子醜勝勝子魯元是制乃魯元之曾祖制與副字形

相似官與封號又同慕容出於徒河而魯元亦稱昌黎徒河

人其爲慕容之支庶亦可無疑單稱盧者必是孝文遷洛時改代北複姓去豆存盧沈氏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斯不然矣晉書後燕載記稱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謀弒主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是精無降魏事北史豆盧盧傳云燕北地王精之後高祖勝以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蓋得其質

案諸書數豆盧氏世次皆不合而元和姓纂謂志靜生魯元者尤謬要之魯元必豆盧氏後無疑也

豆盧氏宰相一人欽望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豆盧瑑相懿宗

朱氏宰相一人敬則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朱朴相昭宗

唐氏儉字茂約

案錢竹汀金石跋尾唐儉碑云據表儉高祖合世不載官位碑云高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而新書攷異未及引也余所得唐儉碑甚殘闕此敘世系處皆無之

休璟相中宗

案宰相表休璟以長安三年七月相神龍二年三月致仕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致仕當云相武后中宗

睿宗

桓氏彥範相中宗

案桓彥範傳云弟元範臣範今表但有臣範而無元範

鄭氏暉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允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白麟後絕第三房叔夜後無聞

新書攷異曰案魏書鄭義子幼麟即幼麟父暉生六子義五兄

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元和姓纂暉七子白

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魏書不及歸

藏意其後早絕故平唐表所載七子惟允伯乃小白之子餘

六人乃小白昆弟而俱以爲子誤矣白麟有孫道標爲隨郡

太守叔夜子孫亦多顯者表一以爲絕一以爲無聞殆未可

信

鄭氏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卓朗餘慶從讓延昌南祖有綱榮

陽有岐滄州有悛

新書糾謬曰鄭榮相昭宗而表不載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鄭肅相武宗吳氏惟舉繁不舉肅

亦次之未審也

苗氏晉卿字元輔相肅宗代宗

案表載晉卿九子收發丕堅繁稷垂向昌汝本傳十子發不

堅繁垂向昌稷望成無收而多望成也傳載德宗之言曰晉

卿名其子皆與帝王同觀其名不盡然蓋諛者之言而德宗

信之也

渾氏潛階左玉鈐樞大將軍

新書攷異曰案回紇傳太宗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

阜蘭州刺史阿貪支死子回貴嗣此表云潛者即阿貪支也

貪溥音相似呵貪支受官于太宗時表不書唐官而書隋官亦非也

元慶鎮國大將軍檢校禮部尚書

新書攷異曰案回紇傳回貴死子大壽嗣表以元慶爲迴貴

子大壽爲元慶子多元慶一世攷路巖撰淨信神道碑敘其

先世正與表同則回紇傳誤也信字復貴鎬之子屬通初爲

義昌軍節度使路巖所撰碑載文苑英華表何以失書

案舊唐書渾城傳云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留元慶祖

大壽父燹之而無迴貴與新表及回紇傳又異

賈氏鍊字子美相文宗

案舊書鍊傳云祖渭父監表祖曹父監曹與渭未知孰是然

其父名監則同也柳子厚龍城錄則云賈夷河陽人與先人

同室讀書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貴

與渭字形相似而虛與夷不同不知何以異也監本曹作曹

元氏大厥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著

案既爲宰相立世系表則元載不著之於元當著之於景而

曰本景氏故不著此其故吾不知也

白氏孟明視二子一曰西乞術二曰白乙丙

案左傳三帥並出而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子殆不可信

徐氏敬業柳州司馬

案本傳云敬業之叔李思文而表不載

徐氏宰相三人商彥若世勳

案表本以爲宰相之先後爲次第故首表次劉次蕭次竇世勳既不附李氏則勳相太宗高宗不當次徐氏於此

獨孤氏出自劉氏後漢世祖生沛獻王輔生輔生定定生丐丐二

子廣廣庶生穆穆生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戶

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戶利生烏鞬二子去卑猛

新書攷異曰沈炳震曰河南劉氏世系云漢高祖以宗女婁

冒頊其族貴者皆從母姓因爲劉氏左賢王去卑裔孫庫仁

爲南部大人此又以去卑爲沛獻王之後未詳何據案魏書

劉聰傳晉書劉元海載記俱云以母姓爲氏且匈奴左右賢

王皆以子弟爲之去卑既爲右賢王必係近族此表云出於

沛獻王者妄也據魏書劉武傳稱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都帥

劉猛之從子則猛當是去卑子表以去卑與猛爲昆弟亦非

也魏書官氏志載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獨孤氏

後改爲劉氏周書獨孤傳其先伏雷屯者爲謂落大人與

魏俱起是獨孤與匈奴非一種不當牽混爲一

案獨孤之先或出於匈奴之口劉姓者不可知元和姓纂云

然以諸書攷之決非出於漢沛獻王後無疑也想像唐表時

祇取諸家譜系雜鈔之故此表與河南劉氏相矛盾

雞田李氏本河南部落稻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

新書攷異曰案此表述世系甚略攷良臣碑稱大父賈之自

觀初率部落來歸投雞田州刺史父延豐號雞田州刺史加

開府儀同三司良臣襲刺史肅宗立馳詣行在戰有功拜開

后妃傳

新書后妃傳序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舊書傳序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

案新書百官志內官下注云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八人正四品才人五人正五品其人數與此不同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傳新書父晟子季任隋為左驍衛將軍舊書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通鑑亦誤作長孫晟

新書攷異曰隋書及宰相世系表作季晟

新書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新書糾謬曰案帝紀并柴紹傳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案舊書皇后從幸九成宮在貞觀八年不載此事通鑑于十年長孫皇后崩時附載之云前年從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是八年中實有此事特史不能詳載之莫知其為何事耳

高宗王皇后傳新書初蕭良娣有寵舊書亦作良娣

案高宗諸子傳云蕭淑妃生素節公主傳云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攷唐制內官無良娣太子內官有良娣二人蓋高宗為太子時蕭氏曾為良娣及即位進淑妃而新舊書於此傳

府儀同三司朔方先鋒左肋兵馬使贈太保生三子長光珙朔方都將次光進光顏又光進碑云嗣子季元河東衙前兵馬使次燧元陳許節度押衙次毅元次綬元太原尉次宗元次吉元光顏碑云嗣子昌元鄆坊丹延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次扶元左龍武軍大將軍次繼元太常主簿次誠元湖州司馬次建元河東節度右驍押衙次興元衛王友次榮元右羽林統軍檢校左散騎常侍次奉元清源丞次插元河東節度押衙左門槍兵馬使次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檢校右驍衛將軍則李氏五世譜牒稔然可攷故史家不可以不博聞也太原王氏晏宰太原節度使

案傳宰有子晏實天雄節度使而表不載攷表中智與九子有晏實長晏實新傳云宰子晏實智與子之疑表因此而誤然亦不應遺其官也

烏氏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名氏案此等疑為俗野之說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惟稱良婦者非也

則天武皇后傳無傳新書錄是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

爽漳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

妹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遇以岳

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以韓國子

敏之奉土襲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為愉敏之哭不對后曰

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鄆衛二國咸亨元年卒

新書攷異曰后妃傳稱楊氏由榮國夫人徙鄆衛二國外戚

傳但稱榮國不云徙封其不同一也外戚傳元爽以惟良事

緣坐死后妃傳先云元爽坐事死振州後及后毒殺魏國事

似元爽別坐他事誅其不同二也據外戚傳賀蘭敏之死在

楊氏卒之後后妃傳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前其不同三也國

卒于乾封元年在咸亨改元前四年此傳云惟良死則為時未久

案舊書高宗本紀咸亨元年九月衛國夫人楊氏薨則新書

后妃傳徙封鄆衛者不誤而外戚傳誤也舊紀咸亨二年六

月武敏之以罪復本姓賀蘭氏則新書外戚傳死在楊氏卒

後者不誤而后妃傳誤也獨舊書武承嗣傳既云元爽自漳

州流振州死在惟良等死之前又敘于惟良等死之後而云

元爽等緣坐流嶺外死數行中自相謬戾為不可解又無怪

新傳之一彼一此也通鑑敘元爽死在惟良死前亦不云以

何罪死餘同舊紀

敬業南渡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

案舊書敬業傳亦云殺刺史李思文而新書敬業傳則云叔

思文為潤州刺史固守踰月城陷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

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送賜姓武歷春官尚書則舊敬業傳新

后妃傳皆誤也通鑑敘刺史李思文殺之當為敬字之誤

作而卷之困○厥思厥重垂十有二文

新書糾謬曰案集韻而作而之作回厥作胤外又有人作厓

投作楨初作爾生作匪國作罔聖作壘證作蓋共十九字然

則不止十二文也

案契必明碑證作琴月作又作戴作爾俗岳觀造像記

書月作匪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順陵碑君作風蕭元春佛

像贊證作蓋惟版字無所攷疑是應字又云匪是月字韻會

以匪為生誤余謂武氏所作本非典則當時雖遵而書之容

有隨筆小誤故所傳諸碑字各不同亦不足深論也

春官尚書李思文

新書攷異曰此又一李思文

案竹汀先生見上云殺刺史李思文故云其實即一人上文

言殺誤也然此處亦當云武思文

尊周文王為文皇帝武王為康皇帝

新書攷異曰武后本紀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

康皇帝吳氏糾謬但云二說不同今斷以傳為誤

案此一段與紀並同惟此一句自相矛盾又案下文云太后

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獲與高祖並配傳似自承其說不

以紀爲然非偶誤也

年八十一

案舊書武后紀云年八十三

上官昭容傳新書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舊

書與儀同被誅

新書糾謬曰案儀廷芝死于麟德元年十二月不得謂之武

后時

案當云與儀同死

睿宗昭成皇帝后傳新書曾祖抗父孝諱潤州刺史

匠抗曾孫祖誣大理卿莘國公文孝諱潤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抗有傳孝諱則無之錢竹汀曰當云祖誣自有傳父孝諱某州刺史

案舊書孝諱在外戚傳新書刪之舊書不云有傳而舉其官亦誤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傳新書趙麗妃以十四年卒妃乃專寵將

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云云

唐會要載蘇冕疏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好禮先天元年爲

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爲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

職參憲府若趙年恐錯卽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

后有寵未變張說又未爲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表有云今人問者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謂復相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攷新舊二書潘好禮傳其先曾爲御史

開元初爲涪王府長史遷涿州刺史徙溫州別駕卒不言復

爲御史蘇氏所駁不爲無見第二書皆不言歷官之年又所

官亦不同不知蘇何所據

元宗貴妃楊氏傳新書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

氏薨差一年

案新書承舊書而誤也然舊書貞順皇后武氏傳以二十五

年十二月薨甚明此偶誤耳

新書嶺南節度使張九章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至德元載始置嶺南節度使此時似

無節度之名

新書正月望夜妃家與廣靈主僮騎爭闕門鞭撻謹誼主墜馬

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乃程昌允也錢竹汀曰此宋人遺詩改公主傳偶未改所誦史取文也

案杜求仁傳云爲興復府左長史徐敬業傳云匡復府吳氏

亦判之匡改爲興亦避諱爾吳氏宋人可以意得而自不避

諱又糾之何也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新書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

太子內憂髮斑禿後入謁元宗見不悅因幸其宮左右無嬪

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處

侍太子力士曰不知如掖廷衣冠子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生

代宗爲嫡皇孫帝臨操之孫體孱弱負姆嬖陋更取他宮兒以

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

新書考

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禍過其父帝還應高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舊書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選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沈炳震曰代宗以開元十四年生二十三年當作十三年

新書糾謬曰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二十五年太子瑛始廢二十六年肅宗方為太子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

新書攷異曰此事舊史所無新史采柳氏舊聞增入其實無稽之談也

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以吳后賜肅宗明年生代宗二十八年薨新書吳后年十八薨其年似相合然舊代宗紀開元十四年生大曆十四年崩年五十四其年數不誤新紀亦言年五十三歲差

一則新舊二書于此傳皆誤可知然即使舊傳不誤而舊紀誤而開元二十三年太子瑛未廢亦祇可如舊傳云幸忠王

邸不得如新傳所云肅宗在東宮也又攷舊德宗本紀生于天寶元年劉賓客嘉話錄亦同嘉話錄言元宗初見德宗謂

曰汝亦不及他與此事絕相類疑柳宗曰汝不及他及謂代宗氏舊聞因聽之不審并二事誤書之則代宗必于開元十四年生至天寶元年十七而生德宗無疑矣新傳年十八歲當是年二十八

亮

代宗睿真沈皇后傳新書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易直子震太尉舊書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

二子祕書少監震贈太尉

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新書甚明

案舊書不云易直子震而云第二子震又下文云貞元七年

詔外曾祖隨陝合沈琳贈司徒新書云外高祖是不以士衡為曾祖

非偶誤也和姓纂世次同新書而云士衡隨陝合皆未知孰是

孰是

代宗崔妃新書贈獨孤后新書天寶中帝為廣平王時祕書少監崔珣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為妃妃生子愬所謂召王者舊書元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愬

案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召王愬世系表作邵王愬亦係于肅宗下是妃為肅宗之妃愬乃肅宗之子而二書后妃傳乃皆以為代宗之妃代宗之子不知何以謬至於此

順宗莊憲王皇后傳新書祖難得有功名于世
案新書既為王難得立傳當云祖難得自有傳
新書元和十年崩舊書十一年三月崩

案新書憲宗紀亦在十一年三月
憲宗懿安郭皇后傳新書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有曩恩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樂登勤政樓將自限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舊書宣宗繼統即之諸子也恩禮愈異于前朝

新書攷異曰新史本宋敏求實錄實錄又本于裴廷裕東觀奏記未必可盡信也

案孝明為懿妾侍兒宣宗之薄有由來矣至疑郭后弑憲宗而宣宗弑郭后事皆不可信攷異之言不失為厚要之恩禮愈異于前朝舊史之言必不確耳余友端木星垣曰舊書仍唐史原文諱也觀新書孝明傳或言本爾朱氏一段而舊書云舊史殘闕未見族姓所出可見星垣名規江寧人

宗室傳

案宗室及諸帝之子傳史漢以來皆略以時代為次舊書尚沿其例新書盡取而寔之于前蓋本之南北史而後來諸史遂奉為定例矣

新書南陽公廷伯蚤薨無嗣

案宗室世系表廷伯子有昭貴昭仲與傳互異

新書畢王璋仕周為梁州刺史生二子曰詔曰孝基舊書孝基

父瑋追封畢王道元祖綸追封雍王道宗道元從父弟父部追封東平王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畢王子止有孝基及失名者二人東平王部自是雍王房雍王綸之子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孝基入畢王房部入雍王房又孝基

下云嗣王道立以雍王綸男部次子高平公繼則詔非畢王子明矣

案舊傳本不誤新傳易之而致誤也又案世系表璋為周汴

梁一州刺史

江京郡王道宗傳新書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舊書頡利

以十餘騎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夜走沙鉢羅懼馳追獲之

新書糾謬曰今案李靖及突厥傳擒頡利者張寶相也未知孰是

案舊書蘇尼失傳云尼失命子忠擒以獻蓋道宗命張寶相逼之而蘇尼失擒以獻也尼失時為沙鉢羅設當從舊書始得其詳

李涵傳新書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祿卿舊書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

案新書於此剛去呂渭事以見于渭傳也然須云以父諱少康徙光祿卿語意方明

李漢傳新書坐姪許出佐興元幕府舊書漢與同列薛廷老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云云

案舊書所載漢言最切當日之弊新書但以坐姪許三字了之又不見之廷老傳未免過簡又漢議僕射不當受御史中丞拜事新書雖略見于李程傳然揆之史例恐宜從舊書載入漢傳程傳可不書也

長平王叔良傳新書薛仁果內史翟長孫以罷降

新書糾謬曰仁果傳作翟長孫

案舊書薛仁果傳作長孫

新興郡王德良傳新書孫晉襲王舊書紹封新興王

案宗室俱例降為公晉何得獨襲王攷宗室世系表云新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魏公嘗爲是

襄武郡王琛傳新書字仲寶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惟寶

案表又云一字道恭

河間元王孝恭傳新書子崇義明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晦上亦有崇字

淮安靖王神通傳新書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舊書孝銳曾

孫齊物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孝銳子璟瑋子齊物則齊物乃孝銳之

孫

案舊書齊物傳亦云鹽州刺史銳孫也則新書言孝銳子諶

舊書言曾孫亦誤

行書孝友河間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孝友止稱尚書左丞其封河間郡公者

乃孝本也

新書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

如周郇滕漢賈澤尙不得蒞土所以別親疏也舊書非有大功

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蒞封

新書糾謬曰舊書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郇滕賈澤乃

可得封今新書乃謂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尙不得

蒞土則誤矣

案郇滕皆文之昭本非疏屬德彝語已不能達意而新書乃

更以晦澁之辭出之愈不可解矣

新書孝節曾孫景舊書神通元孫孝節孫也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屬乃孝節之孫

案舊書曰孝節孫即當云神通曾孫稱元孫亦誤

新書孝節四世孫說父退及天寶時爲御史中丞舊書父退

案世系表亦作退而新傳獨云退及恐誤若以及天寶時爲

句語亦未穩

新書監軍王定遠走乾陽樓自投下死舊書定遠墜城下槎枿

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

案通鑑云爲枯枿所傷而死攷異曰從實錄余家藏內侍李

輔光墓誌云定遠爲亂兵所害當得其實

新書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舊書博又傳次序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代祖四子長高祖次梁王澄次蜀王湛

次漢王洪與此互異

新書梁王澄早薨無嗣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澄子有士衍世證世訓三人又以蜀王

第二子博又繼豈諸子薨絕而後以博又嗣之乎然澄既有

三子不得云蚤薨矣博又傳亦不言出繼梁王事蓋表傳之

文多不相應

案舊書博又傳云澄洪並無後世系表洪下有巴陵郡王盤

陀舊書又云洪爲鄭王與世系表言爲漢王又異

新書宗室傳贊云時天下已定帝與大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

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麻數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新書糾謬曰案贊意蓋短百藥之言以為臆論然十一宗諸子贊則曰麻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于百藥之論歟

案十一宗諸子贊其前似言唐末諸子雖王而不出閣與百姓無異本不與百藥同下忽接云然則麻數自有底止云云遂與百藥之語相似其用意本不知所在非獨與此贊相戾耳

高祖諸子傳

新書張氏生元方舊書同

案此張婕妤也不舉其官當是以預建成元吉之事而廢然

二書元方傳皆未明言之

隱太子建成傳新書十六年追今贈舊書十六年五月又追贈

皇太子

案舊書屢有至今榮之等語說者以為沿唐史臣之辭而失于不知創也新書既盡改之矣而此傳乃有追今贈之文又非舊書之所有

衛王元霸傳新書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平原王瓊

楚王智雲傳新書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舊書

同

案宗室世系表定州刺史房作嗣楚王靈夔出非智雲其父乃西平王普定祖乃濟南公士都高祖子有魯王靈夔表中夔字或靈字之誤據表士都又有子世武則傳中世字為士字之誤至士都為靈繩之祖而傳以為父差一世矣

荆王元景傳新書神龍初復王儉以孫元繼嗣舊書封其孫遂為嗣

案元景之孫不應名元繼又世系表亦祇名遂當從舊書韓王元嘉傳新書貞觀九年更封韓遷滑州都督舊書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貞觀十年

案新舊二紀皆作十年徙封又案荆王元景傳載世襲刺史詔新舊書並云潞州都督韓王元嘉蓋自潞州刺史授都督未嘗遷滑州也

新書混上黨公蚤卒

案下又云誥通晉律歷杭州別駕與謀俱死兩行中自相刺

謬

鄭王元懿傳新書始王滕貞觀中徙王舊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十年改封鄭王

案新舊本紀武德四年無元懿封滕王者祇有元茂封越王貞觀十年祇有滕王元懿封鄭王而越王元茂之名不復見

且高祖二十二子新舊傳世系表皆無越王元茂今案其得封次第似元懿即元茂而始封則越非滕也史失記其改名

及徒封滕事互見本紀武德四年下

新書十子長子璵嗣王為鄂州刺史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元懿九子無名璵者嗣王乃遂州刺史璵也武后紀亦稱嗣鄭王璵

新書歐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

案宗室世系表擇言以南海公璿次子繼

霍王元軌傳新書以緒孫暉嗣王舊書仍封諸孫暉為嗣霍王

案世系表無暉名

鎮王鳳傳新書七子次子茂融舊書第五子東莞郡公融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鳳六子而茂融第四邗文偉傳東莞公

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無茂字

案舊書云第五子而世系表在四疑表脫一人

鄧王元裕傳新書貞觀五年始王鄧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

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新書糾謬曰本紀貞觀十一年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

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其靈慶元賧

皆不載其徙封靈慶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本傳

可見然亦未見改燕王之年按竹書曰案太宗本紀貞觀十年正月徙封靈慶燕王吳氏竟未檢及何其誤邪密貞王元賧似無徙封之事

魯王靈慶傳新書實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字為嗣鄭王

弟道邃封戴國公舊書實應元年皇太子封魯王改字嗣鄭王

道邃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

案二書代宗本紀實應元年五月未改元奉節郡王

進封魯王即德宗也傳當云時德宗為奉節郡王進封魯王不當

云皇太子新書見舊傳之語未穩使隨意改作皇太子子九

為無理也又案道邃為字之叔新書服道堅二字語不明當

從舊書

滕王元嬰傳新書長子修琦嗣神龍中更以少子修信子涉嗣

舊書作循琦循瑒

案世系表作修瑒循與修篆隸字形相似信或瑒之訛也

太宗諸子傳

常山王承乾傳新書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

案舊紀亦在十八年十二月

鬱林王恪傳舊書作吳王恪

案鬱林為恪死後贈王新書從其後封也然世系表仍曰吳

王房或因恪子琨追封吳王而仍其舊封歟

新書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莫爵鬱林縣男歷岳州別

駕爵郡公舊書封仁為鬱林縣侯授襄州刺史

案新傳上文云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為鬱林侯嗣當從舊書

作侯

嗣吳王祗傳新書祗封嗣吳王舊書神龍中封為嗣吳王

案上文現傳云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祿貴追封

吳王禮傳云當襲封固讓祗則祗先襲張掖郡王至開元中而封嗣吳王也新傳漏而舊傳尤誤

漢王泰傳新書乃秦撰括地志引蕭德言顧允恭亞卿謝偃等撰次舊書同

案魏文志蘇勗在撰次者之中此傳闕庶人祐傳新書射殺萬紀舊書同

案舊書太宗本紀祐又殺典軍韋文振新舊傳並漏此事又新傳梁猛虎舊書作猛彪或是避唐諱

新書托東托西等王舊書作拓東拓西

案通鑑同舊書

蜀王愔傳新書始王梁與鄉漢申江代五王同封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愔同封有晉王治又靈王憲傳云降王壽春與恆山巴陵彭城三王同封案武后紀成器降封

有楚王隆基降封臨淄郡王皆脫誤也錢竹汀曰案新書諸列傳本有降君之例如夏昭太子寧傳數同封不及遂王鄒王檉傳數同封不及光王懷德太子濟傳數同封不及邵王江王頊王吉王保傳數同封不及壽王景王福傳數同封不及輝王則此正是等而別之非脫誤也惟奉天皇帝琮傳同封數忠王鄒王經傳同封數廣陵郡王此則不當並列于諸王者未免自亂其例矣

薛王暉傳新書上元中遷箕州刺史錄事參軍張君徹誣告律反舊書有人誣告暉謀反

案張君徹舊書無名而新書增之蓋做以所無也其實此等名本可不著且新書刪舊書所載人姓名千百矣其中多有不可刪不必刪而刪之者遇舊書所無則必增之不獨此

張君徹也姑于此論之餘不贅云

越王貞子冲傳新書武水令告急魏州舊書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

案郭務悌與張君徹類爾而一刪之一增之于此見新書用意之不平也又舊書此傳上文云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人云云新書并其事刪之似為不可

紀王慎傳新書神龍中以證嗣王舊書封慎少子鐵誠為嗣紀王後改名澄

案世系表云澄初名鐵誠余家藏唐王訓墓誌作鐵城似當從舊書世系表作澄從王訓誌作鐵城

曹王明傳新書三子俊傑備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紫舊書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于賊

案新書刪舊書此句恐非是

嗣曹王泉傳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舊書凡下州四縣十七

案泉取蘄州平黃州下安州新舊書所同舊書又云李思登以隨州降是下州四也如新書所言祇三州安得五邪當從舊書

舊書

黔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新舊唐書互證卷九

涇縣趙紹祖撰

高宗諸子傳

許王素節傳新書開元初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嗣曹王琰為濟國公

新書攷異曰曹王明傳以僕子允為嗣後改封僕弟備備薨復封允允薨子戢嗣中間不應更有臻嗣王傳

案世系表臻係份之子份係傑之弟備之兄也恐是備死無

後以份之子臻繼嗣今因臻與義珣事詔外繼嗣王者皆歸

宗故臻降封濟國公而復封傑之子允為嗣曹王也傳于備

薨後漏書臻嗣封及降封二事也

孝敬皇帝宏傳新書命寶睿許敬宗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

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等搆宋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舊書作

瑤山玉彩監本亦作瑤山

新書糾謬曰案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太子少師許敬宗司

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頴允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

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又傳作搖山志作

搖山又表光庭傳撰搖山往則藝文志作搖山往則傳皆從

本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案修搖山玉彩據舊書是龍朔元年事二年圜師貶敬宗為

太子少師麟德元年儀見殺書當表上于其後故姓名不同

也又今汲古閣毛本傳志皆作搖裴光庭傳亦作搖皆從手

新書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山前庭四十五嫁

新書糾謬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

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高宗繼四十八歲耳何緣

有四十之女乎

案舊書不載公主之年新書武后傳云歲四十不嫁語病較

此為輕通鑑云踰三十不嫁蓋已知新傳之失也

章懷太子賢傳新書年三十四舊書作三十二

案上元二年孝敬薨新舊書並言年二十四至文明元年賢

自殺即光宅元年也距上元二年凡九年孝敬年三十三賢

是其弟安得三十四乎當以舊書為是

新書守義徙封桂陽舊書永安郡王

案世系表亦作永安郡王與舊書同

中宗諸子傳

懿德太子重潤傳新書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帝復位封

邵王舊書中宗遷房州其府坐廢聖厩中中宗為皇太子封為

邵王

案舊書文意明白新書曰帝復位疑于復帝位矣

新書大足中或譜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滿月放天下改元永淳

歲在壬午大足歲在辛丑是重潤年二十也

譙王重福傳新書趨東都舍駙馬表異家

新書糾謬曰案駙馬表異有二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一尚

睿宗女薛國公主薛國初嫁王守一開元十二年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宣城之裴必矣然則此裴巽者一時果有兩人邪或薛國之巽即宣城之巽邪皆不可知此亦史氏所當辨析者

案此裴巽當以重福故獲罪尙薛國者自別一人

簡啟太子重俊傳新書自率兵趨蕭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所在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上官昭容傳並云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則簡啟未嘗索皇后此傳所云未免重其罪也

廢帝新書無傳舊書有傳

新書列傳曰重茂之立二十餘日比于諸王事亦稍殊以前史昌邑王其鄉侯例推之其平生事迹宜列于傳而即位所行當編之于中宗睿宗之紀今但記廢帝二字餘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使後世覽者莫知廢帝爲誰此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睿宗諸子傳

惠文太子範傳新書初王鄭改封衛舊書同

案惠莊太子傳云初王恆與衛趙二王同封範何得先王鄭也攷新舊書武后本紀皆無此事

元宗諸子傳

廢太子瑛傳新古瑛子五人儼伸信休備舊書六男儼伸信休

備微

案世系表棟繼奉天皇帝琮嗣慶王外尚有六子儼伸信備微備倫新傳無儼微二人舊傳無倫也世系表備作備放下靖恭太子琬傳其子有陳璠王情宜從表作備又顧王璠子亦名伸疑誤

儀王璣傳新書子旻王鍾陵郡僅廣陵舊書同

案世系表尚有嗣王偃偃以長子嗣王傳不宜遺

義王玳傳新書與信王並失堯年

案新舊二書代宗本紀信王瑋以大厯九年十月薨而傳云失其堯年誤也

肅宗諸子傳

越王係傳新書至德二載十二月進王趨與彭充涇鄂襄祀召與定同封

新書攷異曰案肅宗紀同封無鄆王又攷衛王佖鄆王榮兩傳則鄆王始封靈昌郡王早薨寶應元年與佖同追封非至德中封也

襄王儼傳新書子宣爲伊吾郡王家樂安王

新書攷異曰案敬宗子執中亦封襄王其子宗封樂平郡王兩襄王之子俱名案而封就相似亦可疑也

新書宣裔孫熿

案舊書不以熿爲宣裔故不附之襄王儼傳而附之昭宗諸子後也攷新書世系表伊吾郡王宣下亦不載嗣襄王熿故

錢氏疑及于兩襄王之子俱名案而封號相似蓋疑暹之誤
而其意未申也

新書旭即位改元建貞舊書作永貞

案永貞為順宗建元暹不應同之王應麟玉海兩存恐非是

德宗諸子傳

虔王諒傳新書明年領橫海又徙徐州以程懷信張愔為副後

舊書十一年領橫海節度大使以程懷信為副後十六年領徐

州節度大使以建封子愔為副後

案舊書此傳語太繁為稍節之然如新傳則過簡不如舊傳

之明顯也

肅王詳傳新書禮儀判官李君諫舊書作李岩

文敬太子諫傳新書見愛于帝命為子舊書同

案源為順宗之子德宗取而子之以孫為子而使其與諸父

為列史欲見其非禮當於順宗諸子傳中記其事竟入之德

宗諸子傳亦非也

順宗諸子傳

新書順宗二十七子莊憲皇后生憲宗皇帝及綰張昭訓生經

趙昭儀生結王昭儀生總約緝餘一十王亡母之氏位四王早

薨亡官諡舊書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

昭儀生鄭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鄭王綜新書作統

亦作王昭訓生衛王綯餘十八王不載母氏

案新書四王亡官諡雖云二十七子所載與舊書同也又案

舊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八月甲子鄭王母王昭儀宋王母

趙昭儀鄭王母張昭訓衛王母閻昭訓各以其王並為太妃

此出當時之詔似可依據然與新舊二傳互有同異未知孰

是

憲宗諸子傳

衛王愔傳新舊書並作衛

新書糾謬曰肅王愔傳與裴沔裴沔衛道七王同封又穆

宗本紀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愔衛王而書為衛誤矣錢竹汀

苑英華封諸王制第十五弟愔可封衛王是衛字誤也

案舊書穆紀亦作衛王而傳作衛王未知孰是

肅王愔傳新書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舊書肅王愔

大中六年封彭王愔大中三年封信王愔大中十四年封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愔為肅王三年

十一月封弟愔為彭王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愔為信王紀作

怱傳作愔必有誤者

案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也懿宗于十三年即位至十四

年十一月始改咸通元年耳然攷舊宣統紀信王不見封年

而肅王彭王皆大中元年二月封舊傳與新紀合而與紀自

相刺謬未知孰是又攷通鑑彭王愔于大中十三年封不知

何據

案王愔傳新書凡八王史失其薨年舊書榮王廣明元年十月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本紀廣明元年八月樂王愜為司徒是月愜薨則是本傳謂史失之者誤也

案舊傳薨在十月亦與新紀小異宰相表薨在八月與紀同

宣宗諸子傳

新書宣宗十一子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兼諡宗言當云十二子世系表亦作十一子俱

誤

通王滋傳新書始王薨從封舊書作薨王滋

新書攷異曰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八月薨王滋薨則滋薨懿

宗朝初未改封通王安得于昭宗朝領軍為韓建所害乎建

所殺之通王蓋別是一人舊史昭宗紀不載通王名

案世系表亦祇作薨王滋不云通王與舊傳同竹汀先生此

攷甚精

新書建乃將十一王至石隄谷殺之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

王史逸其系胄云

新書糾謬曰彭王名惕憲宗子沂王名禮昭宗子安得一概

云史逸之也

案新書彭王惕傳云乾寬中韓建設殺之石隄谷而此傳乃云

史逸其系胄自相刺謬

諸公主傳 舊書無傳

世祖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媼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承徽初

賜實戶三百號年八十六

案新書王方翼傳祖裕尚同安大長公主方翼早孤母李為
主所斥居鳳泉聖主薨還京師太宗問權右千牛是主已薨
太宗時不得至永徽初也

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新書糾謬曰案蘇勗傳乃作南康公主

案舊書亦作南康公主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新書糾謬曰案封倫傳乃名言道

案世系表與舊書皆作言道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越王貞將舉兵瓌將虜之云云

新書糾謬曰與中宗和思皇后越王貞傳事狀重複

案宜刪彼存此又吳氏糾事狀叢複者凡四十六條錢氏攷

異增三十四條亦未之能盡苛無舛謬兩存亦可今或因事

見之不復瑣錄

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誠

新書糾謬曰案唐倫傳及世系表皆作善識

案舊書亦作善識

臨川公主下嫁周道務道務殿中監諱郡公範之子初道務

孺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範卒還第毀瘠如成人復內之年十

四乃得出

案傳云範卒還第是範未死時道務已入宮也而云以功臣

子養宮中其事未明

清河公主下嫁程懷亮知節子也終靈遠將軍

新書糾謬曰案程知節傳子處亮尚清河公主且處亮所終之官當載于知節傳後

案舊書亦作處亮趙明誠金石錄清河公主碑跋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則言懷亮者誤也

晉陽公主帝諸子惟晉王及主最少故親蓄之

案文德皇后所生高宗最少非帝之子最少也又下文新城

公主晉陽弟也則晉陽亦非最少

高宗女義陽公主下嫁權毅高安公主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

史王勗

案孝敬皇帝傳襄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宏開貽側建言

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此傳云宣城下降潁州刺

史王勗則其言亦未確也或者因襄陽之降權毅而并誤書

之

太平公主神龍時與長靈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

皆開府置官屬

新書攷異曰案長靈安樂宜城新都定安皆中宗女神龍時

公主無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始封宣城此金城或

宣城之誤

案金城公主和蕃公主也雍王守禮之女神龍時許降吐蕃

耳龍時下降攷唐會要神龍二年敕公主設官屬太平公主

比親王長靈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

金城非皇后生官員祇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結盟司

馬新書自以不詳致疑然攷異頗引會要以訂正之不知何

以遺此

主三子崇簡崇敬崇行皆拜三品

新書攷異曰案薛紹子名崇簡武攸暨子名崇敏崇行當加

姓以別之

主內忌太子朗先天二年譖廢天子使元楷怒舉羽林兵入武

德殿殺太子太子得其姦

案此數行內或稱天子或稱太子殊襍亂不倫攷其事皆在

元宗即位後當稱天子

中宗女宣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姦殊主志別

耳則巽帝怒斥為縣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與長靈新靈義

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新書糾謬曰中宗自神龍未返正前止稱太子今傳云帝志

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又曰既云始封義安郡主又云與義安同進封母乃重複

乎

案此不是重複但似有兩義安也又案帝怒者武后也久之

復故封者復為郡主也此必是中宗貶房州時降為縣主中

宗歸為太子時復封郡主耳史欲見裴巽事而牽連入之巽

氏讀傳未明既以縣主為郡主遂以復故封為復公主而因

疑神龍以前無帝此皆讀書不練之故但傳自不當稱武后

爲帝以惑人耳目

睿宗女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萬鈞

案孝友傳有鄭潛曜卽萬鈞之子余家藏代國公主碑乃萬鈞自撰也云字花婉有二子長曰聰次曰明傳皆未載意者

潛曜爲明之字而以字行乎

王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公主

新書攷異曰本封隆昌史家避明皇諱追改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己

案惠文太子範傳虛己坐與範遊徙嶺外又案安祿山傳以安慶宗之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以下百餘人害之

新書旣爲公主立傳則皆宜于此詳之

元宗二十九女

新書糾謬曰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

案唐會要元宗三十女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張皇后傳尙公主者乃去盈非去奢也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新書糾謬曰案薛稷傳恆山公主嫁薛譚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恆明皇帝時未嘗避也譚譚二字未知孰是

案錢氏新書攷異於宗室世系表恆山懿王承乾下因吳氏

之言而深攷之可謂詳盡然亦未必中當時史臣之病今攷

太宗女下已有常山公主益宋眞宗名恆新書自避宋諱初

不因唐穆宗也其有諱有不諱者不能盡一耳

萬年公主天寶時爲道士

案通鑑在開元四年

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新書糾謬曰案孝友傳乃鄭潛曜郭字誤也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達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作豆盧達

案趙明誠金石錄有唐駙馬都尉豆盧達碑恐會要未足據

攷攷會要亦作豆盧達竹汀先生所見傳鈔者誤耳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新書攷異曰元宗二十九女而自永穆至壽安實三十人吳

氏糾其違舛今攷唐會要載二十八女史合靈親與輿信爲

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人予謂公主蚤薨料多矣獨普

康以明皇女而追封于咸通之世殊不近情攷懿宗八女自

有封普康者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自是懿宗之女史家轉

寫重複錯亂除去普康則與二十九人合矣

案咸通卽懿宗建元普康果懿宗女則不得云追封也攷憲

宗十八女中有普康公主咸通追封或是此人新書屬之元

宗女誠不近情然攷唐會要元宗三十女自有普康公主錢

氏所見本不知何以不同

萬春公主下嫁楊融

新書糾謬曰外戚傳國忠四子監臨曉曉其字皆從日貴妃

傳亦同今公主傳與世系表皆從月蓋誤也

肅宗女肅國公主始封盛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

案初敬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盛國公主方薨居當是鄭巽死也其時肅宗方為太子盛國必是郡主非公主二傳皆誤

御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

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澄陽章悛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主

家

案舊書肅復傳章悛作章恪李昇作李昇通鑑從舊書作李昇也然攷新書李叔明傳又與子昇俱兼大夫下文云子昇

攷昇為禁軍將軍以李必言遷太子詹事未為大夫然則叔明自有子昇官兼大夫而昇與昇兄弟非一人也舊書叔明傳亦作昇

代宗女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案既云具禮光順門又云五禮由是廢文意不屬竟未明言所以未免疏漏又案潘鎮傳田華尚永樂公主而公主傳肅

代德三帝公主無封永樂尚田華者說互見潘鎮傳下

又案唐會要新都降王贊後降田華而傳不言降王贊會要

又云貞元四年二月七日與傳所云十年不同太常卿董晉奏今月

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合前一日于光順門

行五禮今奉赦其日早于光順門便行冊禮意新書所謂禮廢者指此攷董晉傳貞元四年為太常卿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以會要為是

肅宗女西河公主始封盛國下嫁沈巽巽成道時

新書糾謬曰案郭子儀孫鎰傳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察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降沈氏生一子鈞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公主又嫁郭氏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闕文也

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謹

新書糾謬曰案張茂昭傳克謹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宣宗女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

案舊云初琮尚永福公主

昭宗女永明公主早薨

新書攷異曰案舊本紀在天祐三年七月當云壽天祐時

駱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華沅再覆校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涇縣趙紹祖撰

李密傳新書祖魏邢國公舊書周太保魏國公

案隋書李密傳亦云祖耀周邢國公新書世系表亦同而祖

君彥為密移檄郡縣則云周太保魏公之孫

新書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視之下密兵

度橫出擊斬之

案舊書略同而無邢公曠名通鑑及異引河洛記遺將劉着

武追驍驍於邢公山新傳恐是參用此語余謂李密入唐

封邢國公當是後人因密死於此而以名其山河洛記不審

其本末而書之而新書遂誤襲之也

王世充傳新書為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舊書為定州刺史

獨孤修所殺

案通鑑為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名從新書官從舊書

竇建德傳新書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善自立為長樂

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冬至有五大鳥集其宮又

宗城人獻元圭一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國宜稱夏建德然

之改元五鳳舊書十三年正月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武德元

年冬至日有五大鳥降於樂善因改元為五鳳宗城人獻元圭

孔德紹曰昔禹天錫元圭宜稱夏國建德從之

案丁丑是大業十三年當以舊書為是且十四年是恭帝義

寧二年即武德元年也其年三月宇文文化及弒煬帝十四年

無五月也又建德因宗城人獻元圭而改稱夏亦宜從舊書
在武德元年冬至後而新書既云五月改夏又於冬至後稱
孔德紹之言云國宜稱夏不自相矛盾乎

新書武德元年宇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引兵討化及舊書二年
化及僭號於魏縣其下略同

案宇文文化及至魏縣僭號在元年九月建德討化及在二年
二月舊書言二年僭號也然語勢祇是引起下文其弊猶

小新書乃以化及至魏縣與建德討化及並敘於元年下竟
不分明其辭而下文又有二年陷邢趙滄三州之語是真以

誅化及為元年事語病甚大且武德元年即大業十四年新
書上文既云十四年直敘至冬至後矣而又以武德元年接

入化及事不幾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書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
王以為可平建德悟舊書略同而上作今王使大將高士興下

又有遺士興進圍幽州等語

案舊書凌敬此說乃設言以悟建德耳新書刪去首尾若實
有其事又高士興圍幽州其事亦不見他傳亦漏也

新書王進據虎牢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
敢西舊書經二月迫於武牢

虎牢即虎牢也不得進舊有停而七十
餘日之語今檢舊書無之

通鑑攷異曰吳兢太宗勅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
於酸棗去敗纒四十一日

案新書本紀武德四年三月乙酉竇建德陷管州五月壬戌

秦王敗建德於虎牢執之舊書本紀作五月己未壬戌前三

日也今攷乙酉至己未三十五日至壬戌三十八日而太宗

報建德以書乃在獲其將殷秋石瓊之後則新舊傳之誤可

知又攷舊書太宗本紀作相持二十餘日此最實是

薛舉傳新書勿合地至始州掠王氏醉寢於野王取合地所佩

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大夫

案舊書列女傳有魏衡妻王氏新書刪之而附其事於此賈

傳合地作企地崇義大夫作崇義夫人未知孰是

李軌傳新書詔安興貴封梁國公舊書封涼國公

案新書忠義傳李橙傳後詳錄凌烟功臣有歸國公安興貴

不知是改封否也

唐合嬰功臣門作榮國公或忠義傳誤

劉黑闥傳新書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

兵應之舊書作曹湛

案新書上文亦云曹湛而此處作曹該恐誤又攷新書高祖

本紀武德五年七月貝州人董該以定州叛附於黑闥疑此

因曹湛而誤爲曹該紀又因曹該董康買而誤爲董該也

新書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不許因請且泣乃進

城下元遜饋之方板車騎請葛德威勒兵前舊書黑闥所署懷

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涕泣固請進至城偏德威

勒兵執之

史學叢書二集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也又案通鑑攷異引革命記與新傳略同元遜作元魯而
云元魯奔突厥似元遜本不與德威同謀實欲納黑闥者新
傳敘事殊不明也

徐圓朗傳新書秦王已破黑闥而徐圓朗世微監彥師謬說

曰公迎劉世微亡無日矣

通鑑攷異曰案實錄彥師奔王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

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

案舊書圓朗傳不載此事然新舊二書盛彥師傳並云武德

六年圓朗平彥師得璽似不取奔王薄事也未知孰是

新書蕭銑傳贊銑力困計璽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

不屈僞辨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新書攷異曰蕭銑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咎高祖以田橫自

比益道其實耳高祖自慮養虎故亟除之視宋祖之特劉銀

有愧色矣以是爲聖未之前聞

輔公祏傳新書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

行臺尚書左僕射

案新舊高祖本紀並云二年九月杜伏威降則當云武德二

年伏威既遣使歸國其與伏威傳不合已見本紀下又案本

紀伏威降上有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則伏威

遣公祏擊破子通雖不能確指其時自在既降之後
延德在三年十一月後蓋約略之舊攷舊本紀三年六月徒封楚王杜伏威
爲吳王賜姓李氏或破子通在三年六月前以功而封

今攷其事於二年之前亦非也

新書六年伏威入朝舊書五年伏威將入朝

案舊紀五年七月丁亥吳王伏威來朝通鑑從舊書

新書遂借位圖稱宋舊書同

新書改異曰公祐傳不言年號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沒

奏准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令諸儒參驗乃輔

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新舊書通鑑皆不載舊斯同紀元某

改謂公祐紀元天明與談苑又異

案輔公祐借位在武德六年八月七年三月即敗亡矣安得

有乾德四年之文王氏玉海並收乾德天明於輔公祐下亦

不言何據

新書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中博山帥已也徐紹宗屯

青州山舊書徐紹宗屯青林山通鑑從舊書

案新書闕缺傳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是青林山即當塗之

青山新書本傳作青州山誤也

沈法興傳新書投吳郡賊聞人嗣安舊書作聞人遂安通鑑從舊書

張善安傳新書武德六年反輔公祐以爲西南道大行臺榜深

州執總管王戎舊書公祐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

案新書高祖本紀善安反在六年三月陷深州在四月而公

祐之反則在八月然則善安之反在公祐前新書一傳之誤

可知

梁師都傳新書殺郡丞唐世宗舊書殺郡丞唐宗

案舊書當是避唐諱攷世宗即唐休悰之祖宰相世系表云

官洛陽合而梁世都起朔方則表誤可知

裴寂傳新書字元真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作真元

新書餉龍山令高斌廉舊書同

案朔業起居注作遼山縣令高斌廉龍山縣後齊所置隋開

皇十年改曰晉陽是時無龍山也

新書博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案訊無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雲起傳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寂反事且

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是時固未有麟州也

錢竹汀曰案麟遊載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又延

野讐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則是時固有麟州

案舊書韋雲起傳云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志麟遊下云

隋於此置百麟州雖與志所言武德元

年不同要之西麟州必在麟遊縣也

新書刪之遂生廷珍

之疑然竊傳此下有云四年改鑄錢賜一爐得自鑄則事在

四年前是亦可疑也又雲起告寂案訊無狀不問雲起獲罪

又可疑也

劉師立傳新書河西黨項破丑氏舊書作破刃氏

劉義節傳新書從子思禮少學相入於張愬藏愬謂思禮歷

刺史位至太師舊書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愬藏相已必

至刺史位至太師

新書攷異曰案舊書文義謂思禮自相當得太師非愬意許

之也新史改竄失其本旨

樊興傳新書又從令靖聲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

士多死凶失器仗舊書同

案新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夏吐谷渾寇涼州段志元為西海道行軍總管樊雲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之十二月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

谷渾新書二書道彥傳吐李靖擊吐是樊雲為赤水道總管乃與段志元俱非從李靖時也蓋樊雲時亦在軍中後期

致罪耳其赤水道總管自是道彥非樊雲也

李安遠傳新書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石刻秦王告少林寺教有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名傳作廣德郡說

案二書官名封爵之異不可遽舉今以此傳攷之李高遷新書歷廣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錢九隲新書皆云卒贈左武衛大將軍

監門勳大將軍樊雲新書皆云封國公後為善公孫武達新書皆云封清水縣公進封東張長遠新書皆云封巴國李孟新書皆云漢東郡公秦行師新書皆云漢東郡公陵孫公新書皆云漢東郡公苟無關於大義並略之

新書論曰安舊書論曰密

案會要同新書余友端木星垣曰易名之典理無復斥其名者當從舊書其言誠有理也

屈突通傳新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舊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

舊書攷異曰六朝以後丞相封公稱相公封王稱相王是時

高祖以唐王領大丞相故有相王之稱或疑為代王之謬也

案加業志居注履稱高祖為相王張公謹傳新書大安子樛舊書大安子說

案世系表惟大素子況大安子舊書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新書詔樛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則惟必大素子也當以舊書及世系表為是

秦瓊傳新書程麟金計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願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舊書程麟金吳黑閻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家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

案舊書程知簡傳與秦叔寶馬上捐世充亦與此傳不合舊新書改作策馬謝世充語少精味且牛進達吳黑閻皆自世充所同來降事亦不應刪也

新書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者凡七人徵士廉瑒志元宏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案上文詔圖形凌煙閣者二十三人無高士廉名攷舊書長孫无忌傳貞觀十七年合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

而據詔書數之亦祇二十三人蓋脫士廉一人也舊書士廉傳十七年圖形凌煙閣此傳祭名臣圖形凌煙者七人而士廉在其中第不知同在數行之中何疎忽如此

六年其時長孫无忌尉遲敬德程知節唐儉李勣五人未卒張亮疾君集以謀反誅杜如晦房元齡李靖柴紹皆受子累

若河間王孝恭屈突通殷開山長孫順德張公謹劉政會何

以不在致祭之列亦可疑也

唐儉傳新書字茂系舊書字茂約

趙明誠金石錄唐儉碑跋曰字茂約新史誤也

案世系表亦作茂約此當是傳寫之誤

新書裔孫次子扶扶弟持子彥謙

案新書此並系於儉弟憲後不知是憲裔或儉裔也攷舊書

文苑唐大傳云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然證之世系表

則皆不然表云唐宏三子瑤借詒號三祖儉憲在瑤下次乃

系於詒之下則其族疎遠甚矣

段志元傳新書齊州臨淄人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神道碑作鄒平

新書詁曰壯肅舊書作忠壯

新書攷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忠壯

案世系表亦作忠壯舊書長孫无忌傳圖形凌煙閣詔亦曰

忠壯公志元

新書三世孫文昌

案當云元孫文昌又攷舊書文昌傳祖德峻新書世系表作

懷昶未知孰是

新書南詔莫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

而去

新書糾謬曰以本紀及南蠻傳攷之自大和四年至九年並

無南詔寇南安得存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

何郡疑皆無之

案新地理志眉山通義郡洪雅下注云武德元年以縣置

州五年省南安入馬貞觀元年州廢開元七年置義州并以

獠戶置南安平鄉二縣八年州廢省二縣舊志青神下云漢

南安縣然則青神洪雅皆有南安之地史仍其舊名也又泉

州有南安縣此或非南詔之所及

劉宏基傳新書大業末從征邊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稚牛犯

法吏誦捕繫歲餘舊書度已後期當誅計無所出遂與同族屬

牛浩諷吏捕之

案舊書之意似宏基自使潛告吏得捕繫而不得至邊也新

書改作吏誦捕語意不明

許圜師傳新書進戶部尚書卒舊書封平恩縣男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封平恩縣公

案李愬傳後凌煙功臣作平恩縣公新傳病也

程知節傳新書貞觀中歷澶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

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舊書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

軍顯慶二年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

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二年閏正月右屯衛

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然則程知節之

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

衛大將軍亦必有誤

案新書刪正舊書當刪去顯慶二年四字不當刪去永徽六年
年遷左衛大將軍六字遂爲吳氏所糾

溫傳新書留孫襲尚涼國長公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涼國下嫁薛伯陽非溫曦也又荆山

公主亦嫁薛伯陽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誤作伯陽乎又

薛襲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卽涼國舊封又似非誤無乃

尙荆山者爲溫曦乎二者雖不可推然必有一誤矣

趙子函石墨鐫華涼國公主碑跋云公主先嫁薛伯陽後嫁

溫曦而碑諱不言伯陽

案唐會要公主降薛伯陽後降溫曦然唐人不知諱此觀張

說所撰鄧國長公主碑均敘薛鄒兩家言之津津不知此何

以諱也

溫造傳新書道遇左補闕李虞舊書前作李虞後作李虞仲

案新舊二書李虞仲本傳並云虞仲字見之不單名虞

新書彥博高彥廷筠廷筠弟廷銳

案世系表不載廷筠廷皓舊書文苑傳亦不言其爲彥博之

裔也

李嗣眞傳新書武后嘗問嗣眞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

八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案嗣眞所對全不中理何足以悟后也此殆爲新史者欲爲

嗣眞立佳傳而造作之舊傳無此語也攷舊書崔善爲李嗣

眞皆在方技傳新書乃與溫大雅等同傳實屬不倫至裴知

古舊附方技尙獻前後而新書附之嗣眞同繫於此尤非也
案舊書方技傳云爲本錄崔善爲以下似唐國史本在方技
當時已有定論矣

杜伏威傳新書下碣賊苗海潮以眾下之舊書略同

案新書高祖本紀苗海潮據永嘉永嘉屬温州去下邪下

二者殊不相合

閻稜傳新書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刃舊書同

案新舊書本同作拍刀當是閻稜以意爲之故史詳其名狀

或改舊書爲陌刀恐非是

李子和傳新書建元丑平舊書作正平

新書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十一年爲婺州刺

史舊書貞觀元年賜寶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武德止九年疑爲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

也

案新書刪貞觀元年二語而遂誤脫也

李勣傳新書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舊書年七十六

案新書敘勣馬疾載其自言云年踰八十舊書則云年將八

十似各照應所言非筆誤也今攷新舊二書云隋大業末

勣從翟讓爲盜年十七而自大業九年歲次癸酉天下益起

至總章二年歲在己巳五十七年耳以十七增之減年七十

四勣之爲盜雖不知確在何年然安得八十六也余家藏李

勣神道碑是高宗御書云春秋七十有六可據也當以舊書

爲是

徵業傳舊書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將徐舍人者集漢俘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子本漢五代孫也

案漢字下有闕文又案新書刪此於本傳而載於吐蕃傳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語較明白然當如舊書載入本傳蓋見徐勣子孫誅夷殆盡而祀尙未絕也

張亮傳新書亮更妻李氏李私通歌兒養爲子名煥煥亮子顯致誣舊書亮前婦子煥微每以養煥幾致誣

案世系表不載亮子孫未知孰是

新書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作常德元帝使馬周案之亮調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舊書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

案常德所發即程公頴公孫常之言而所案者亦此二人也新書刪去公頴及常一句竟不知意所言囚爲何人

劉蘭傳新書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掘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聞難之頴利果疑模末懼乘降頴利急追蘭逆拒卻其眾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頴利可汗以蘇又突厥傳八年頴利死於京師今劉蘭傳乃謂十一年頴利尙存本國且攷突厥本傳亦無此事此可驗其皆虛也

案新書有因舊書而誤者此類是也說見寶靜傳下

高倫傳新書字士廉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宗命

寶威傳新書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大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舊書威大穆皇后從父兄也

案世系表寶略五子興拔岳善熾岳二子熾殺大穆皇后之女也則威當是大穆皇后之從父二書語意俱未明寶抗傳新書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舊書同

案當作仁果二書于仁果事多誤爲舉

寶靜傳新書改夏州都督突厥掘貳聞其部落郁射舊書有所說字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舊書同

案劉蘭傳貞觀初爲夏州都督府司馬今以此傳思之必是寶靜爲都督時而劉蘭爲司馬其誘降郁射即是此事舊書傳寫者失其次而新書遂誤治之也

新書威從孫德元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威與毅爲從兄弟德元爲毅之曾孫則威之從曾孫矣

房元齡傳新書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

案新書從房元齡碑書之也然世系表云字喬松洪咨喬五筆云元齡有二碑其一字喬松

新書進爵邢國公舊書同

案元齡碑在邢國公余前後收得此碑兩本邢字頭自可據一而攷之諸書則皆不然可疑也

莊如晦傳新書證曰成舊書同

趙明誠金石錄碑跋曰碑所書乃爲誠

新書如晦五世孫元穎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元穎乃淹之六世孫舊唐書杜審權

傳如晦六代孫審權爲元穎從子與此傳合

案舊書杜元穎傳亦云萊公如晦裔孫未知孰是

魏徵傳新書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

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舊書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女

還京憩於渾川縣官舍餘略同

案舊書文意是宮女自九成宮還京而憩於渾川官舍非從

幸九成宮而舍於宮下也渾川卽圍川舊書地理志云武德

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取渾川爲名俗譌改爲圍貞觀元

年爲扶風縣新書貞觀八年改名當爲是九成宮在麟遊縣也新書語不

朝

新書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公主傳太宗二十一女無封衡山者攷于志靈

傳云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降長孫氏是衡山停婚魏氏後

許嫁長孫氏矣公主傳下嫁長孫氏者有新興新城二公主

未審何人初封衡山也

魏徵傳新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劔南西川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徵罷又宰相

表云十一年二月募爲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年者誤與

案舊紀魏徵爲西川節度亦在大中十一年魏徵治舊傳而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長壽李滋然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涇縣趙紹祖撰

王珪傳新書李父頗舊書同

沈炳震曰案隋書文學傳作頰

案世系表亦作頰而韋雲起傳云師太學博士王頗新舊書

並同未知孰是 通鑑作王頰

新書珪孫肅旭舊書長子崇基崇孫旭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肅旭皆珪曾孫未知孰是

案舊書酷吏王旭傳亦云曾祖珪與世系表同當為是

辭收傳新書元徵隋選部郎遺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舊

書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

案舊傳德音為收族兄當是元徵族叔然徧檢世系表無德

音名未知孰是

辭稷傳新書道衡曾孫舊書元起從子稷

新書攷異曰據世系表稷乃道衡四世孫

案新書元起子曜舊書元起從子稷下又云時從祖兄曜是

稷為道衡曾孫新舊傳同也未知孰是

韋挺傳新書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

臣由是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王珪韋挺皆建成東宮官固宜獲咎杜淹則秦

王府官也何以同貶斥乎攷建成傳但責兄弟不相容而斥

王珪韋挺杜淹於遠方三人之罪但坐構讒而非以文幹事

得罪也

新書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善數者也以它事繫投縲死舊書

略同

案常見張亮傳但當云作書與公孫常常坐張亮事繫投縲

死一書所云詞繁而不核

李迥秀傳新書字茂之舊書祖元明

案世系表迥秀字茂實而其祖名允頤元明則其叔也又新

書傳並云大亮族孫據表乃大亮族子又並云迥秀子齊損

以謀逆誅表無齊損祇有子俊為黃州刺史未知孰是

戴胄傳新書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

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情直其人

哉

案舊書引為秦府士曹參軍下有及卽位三字當從而增之

崔暹傳新書與弟液澄從兄液並以文翰居要官舊書弟液澄

及從兄液並有文翰 液開元中賜名

案世系表液是暹之子與澄為從兄弟而液是暹之子為暹

親弟非從兄也未知孰是

陳叔達傳新書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詆不恭免官

新書攷異曰宰相表武德九年十月叔達瑀坐事免非貞觀

初

案是時太宗已卽位而未改元

楊師道傳新書暮春發劄夜遊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實劄

世謂以漢思訓死妻許之沈寶飾棺表至龍門道斬之乃詔以寶壽人者重其法存書慕容寶節有愛妻置於別宅嘗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裴矩傳蘇善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舊書略同

案尉遲敬德傳云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又曰敬德請帝手詔詣軍內外始定當得其實

新書攷異曰矩隋書有傳此傳一千五百五十餘字述隋事者十之七八既與隋書重複當云仕隋至某官事見前史乃繼以字文化及竇建德事斯為得之若封倫蕭瑀董奇史無傳者固不妨述其梗概也

鄭善果傳新書祖在魏為顯家舊書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

案善果家世既不見世系表則當如在舊所載新書刪之而曰祖在魏為顯家詞費而不核也

卓宏機傳新書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舊書以吏傳卓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

案新書景駿在循吏傳亦云宏機孫是與岳子為昆弟而舊書則景駿為岳之子機之曾孫也新書作宏機舊書作機是

遊孝新書作岳子舊書作岳未知孰是

又案新書此傳自權萬紀以下除閣立德兄弟外舊書多在良吏傳萬紀請鑿山冶鑛宏機辭職替而自謂守官固不足為良吏然新書附之封倫裴矩傳後時既不相接事又小相比亦屬不倫宜各就其時附之

新書岳子孫卓別有傳

新書攷異曰案卓卓傳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開不言為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卓為宏機元孫卓六世祖即宏機祖也

此傳云祖元禮隋浙州刺史謂當作州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

蕭瑀傳新書貞觀初房杜初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差乘彈切詆辭旨疏踪太宗怒廢於家俄復為左僕射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會元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九年復參預朝事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開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奪爵舊書略同

新書攷異曰以宰相表攷之瑀五入相而五罷傳於貞觀十

年罷相一事略而不書其與陳叔達忿爭在武德九年太宗雖即位未改元且係第一次罷相而誤以為第二次皆自相

抵牾也

案新書皆因舊傳書之以致誤也但舊傳立晉王為皇太子前有十七年三字較新傳為精明耳

蕭俊傳新書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開成初弟叔為楚

州刺史舊嘗復以少師召俛令弟傑奉表京師開成二年俛弟
俛授楚州刺史

案舊書傑與俛並著目錄其所歷官并始末並詳此傳後而
新書刪之不見傑名世系表亦無之謂名世姓氏書全
寫唐表亦無傑也表雖
載俛亦不載其一官且俛為俛之弟據表俛俛皆俛之從叔
知表於此必有大誤並詳世系表下

新書蕭俛傳贊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而俛未有以措置
俛欲去兵

案銷兵之罪俛與段文昌任之若朱克融之事則崔植杜元
穎當職其咎攷新紀長慶元年正月壬戌蕭俛罷二月己卯
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總即先藉朱克融等赴京師
度其時未久而銷兵之議必在前矣知傳贊之不核也

蕭遘傳新書獨呼遘太尉舊書同年皆呼太尉
案上下文義新書不如舊書之明

蕭定傳新書謂蕭遘袁潤等六州刺史大厭中有司差天下
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蒙州張鑑為第一

新書攷異曰案復傳但云歷歙池二州刺史改同州刺史不
云常州者闕也復定並附瑀傳而前後不相應如此

案舊書蕭復傳自常州刺史遷潭州刺史新書刪之遂為錢
氏所譏又定傳當次於瑀後不應次之遷後一傳中而世次
時代之失序如此

新書蕭瑀傳後總贊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故餘社及其

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

案自瑀至遘據世系表凡九葉而得相者八八非八葉宰相
且嵩等七相皆瑀從子鈞之後而瑀之後未有相者梁武頌
心梵敘至寶兒貼婦以起禪寺有何功於百姓瑀諱李靖
房杜已垂休休之度而實以無功遘傳俛以銷兵釀禍若華
與遘並汗偽署名德相望亦過矣

格輔元傳新書父處仁仕隋刻丞舊書伯父德仁隋刻丞
案世系表輔元父處仁不載其官伯父德仁隋刻丞當從舊

書
處世南傳新書後星李虛危歷氏餘百日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
危歷元枵乙亥不見止十二日爾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
木星紀元枵四辰未知十二日之開果能徧歷與且虛危即

元枵之次令云李虛危歷元枵以是觀之必有誤矣
案舊書天文志亦云八月二十三日星孛于虛危歷于元枵

凡十一日而滅蓋須女虛危元枵之次起女五度終虛九度
終危十二度星孛于虛而歷於危之十二度故變文言元枵

以明之其危之十三度則賦書之次星未嘗歷之也意此傳
之所謂歷氏餘百日者或誤而非天文志之誤且吳氏糾之

當據自虛危歷氏之序當云凡歷元枵即當與大梁不當
說危也首為入龍尾高昇九辰
數自氏歷虛危之辰余非知天文者姑舉舊志言之如此唐
書亦無言孛於虛危歷氏
元枵不言自虛危歷氏

元枵不言自虛危歷氏

亮傳新書曾祖湮父玠舊書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大子
李舍人父玠陳祕書監

沈炳震曰陳書褚玠傳僅作湮

案世系表曾祖漢祖象余家藏褚亮碑雖殘闕而家為太子
中舍人名與官甚明白且陳書褚玠傳亦作父蒙則表之為
象者必訛而湮漢漢二者互異未知孰是

李守素傳新書通姓氏學就為肉譜舊書當時號為行譜

姚思兼傳新書本名簡以字行舊書姚思廉字簡之新書孫瑋
瑋弟班舊書子處平處平子瑋

新書攷異曰案藝文志有姚班漢書藝文志四十卷班班字形
相涉或宋初避諱班字開末筆後人誤作班耳

案舊書本作班又李向隱傳亦作姚班新書尚隱傳作班惟姚瑋傳
作弟班恐後人誤依新書改之

令狐德棻傳新書父熙鴻臚卿舊書鴻臚少卿

所書攷異曰世系表隋吏部尚書武康公攷隋書熙嘗任鴻
臚卿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後終桂州總管

史稱鴻臚卿者當時以京職為重吏部未正授故亦不書也
案新傳書祖父官與世系表異者何可勝舉安能一一揣其
意也若論史法但當書後官為是

新書累進爵彭城縣子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彭城當是彭陽北史敘傳稱德棻為彭陽公德
案大父整亦封彭陽公

蘇世長傳新書與世充兄子安烈及其將豆盧行襄戎襄陽高
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輒殺之舊書高祖與寢有舊餘略同

案下文所言高祖亦與世長有舊故新書誤刪寢字其實此
處文義祇是因寢有舊而招之後乃因其殺使者而誅之也

新書世長有機辨淺於學舊書機辨有學

案世長勿即上書言事又十八學士贊云超然辨悟不當如
新書所云

車雲起傳新書既而斡斤一人犯舍即斬以徇舊書作斡干
案突厥傳其官名有侯斤有達干無所謂斡斤斡干者然突
厥官名二十八等二書未盡舉也

于志寧傳新書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新書攷異曰即所謂顯慶本草也藝文志載撰述人無志寧
名

新書曾孫休烈舊書于休烈傳高祖志寧

案世系表休烈是志寧元孫

新書袁孝卒天子嘉休烈父子着儒行詔贈車國夫人葬給鹵
簿鼓吹舊書同

案公主傳平陽昭公主薨太常議婦人葬無鼓吹帝不從曰
鼓吹軍樂也住者公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耶宜用之

舊書案昭今于休烈以儒著而其妻葬乃給鼓吹何謂耶端
傳本同

木星垣曰攷唐紹傳車庶人請命婦葬給鼓吹蓋濫觴於是
時也

張行成傳新書族子易之昌宗舊書作族孫

案世系表行成兄行鈞易之昌宗行鈞之孫也當云從孫又攷新書無佞倖傳則易之昌宗事捨此亦無可附若剛併入之武后傳似亦可也

長孫无忌傳新書以无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案上文云進位司徒宰相表貞觀十六年七月无忌為司徒十七年四月己丑特進蕭瑀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世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與本紀同未嘗言无忌同三品也攷百官志云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說已見百官志下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无忌既為司徒則三公矣此沿舊書太宗本紀之文而誤攝紀基言无忌元齡與瑒勳同命為太子三師詹事而同三品之文係于李勣之下乃是以辭害意新紀既改之矣而傳何襲之

新書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舊書特令孫延主齊獻公之祀

案世系表延為无忌之孫元翼則延之子无忌之曾孫也攷舊書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九月追復无忌官爵以曾孫元翼襲封趙公而新書徐齊暉傳亦言復獻公官以无忌孫延主其祀疑此為兩事先復齊暉而後復趙无忌新舊傳各舉其一耳

新書无忌族叔順德舊書長孫順德傳同

案舊書順德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澄隋開府順德既不見於世系表則當書其父祖而新傳刪之非也又攷表云觀生稚澄稚為无忌高祖而澄為順德之祖則順德為无忌之族祖而非族叔也且順德本元勳又是无忌叔祖傳亦不當附之无忌仍當從舊書與唐儉等同傳耳

新書討建成餘黨舊書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元武門

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此即建成傳所謂王左右數百人至合擊之尉遲敬德傳所謂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者也非另有一事

褚遂良傳新書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

新書遂良曾孫瑒

案世系表無瑒名

來濟傳新書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山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高智周傳略同宣城石仲覽作此

新書攷異曰容齊四筆辨之云此事本出韓琬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上書切諫王誅

太宗得其書羅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大年亦
中書舍人永徵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
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仲覽鄉里一以
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于廣陵也案容齋之言
頗核但永徵六年歲在乙卯去癸卯首尾十三歲而誤爲丁
巳者蓋誤以顯慶二年濟貶台州之歲當之也

李義琰傳新書子巢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夷韓瑗錄
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案李巢新書所增而舊書長孫无忌傳有三許敬宗遣人上
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无忌交通謀反新書刪之但云陰
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而吳傳所載亦不同未知孰
是

杜正倫傳新書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
才皆高第爲世欲羨舊書與兄正元正茲皆以秀才擢第

案世系表正茲作正威未知孰是新傳詞甚費而事不核宜
從舊書

崔知溫傳新書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
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泰之初以職方郎中預平二張諤之
初以高州司馬預平韋后功第一與此傳互異

案新書武后紀長安五年討二張有職方郎中崔泰之名與
世系表合

高智周傳新書智周所善義與特子慎其子繪往見智周以女
妻之生子挺世書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洌皆擢進士洌爲
尚書左丞洌永嘉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錢
一番爲書以遺其副云挺卒洌兄弟盧慈劍植松柏千餘畝終
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洌子銖又有清白名

新書糾謬曰案喬琳傳云賚者洌子與兄鍊俱以文辭顯
敏叛竄于鄆泚先得鍊而鎖左右逃歸語所在求得之初洌
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汗馮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新書兩傳
各書之後人何所取信耶又墓樹松柏史何足紀若以多爲
竇又非所問也

案舊書高智周傳本無又有清白名之語

郭正一傳新書永隆中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竝同中書
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高宗本紀在永清元年四月非永隆又案百

官志貞觀八年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
章事名蓋起於此而以平章事入銜則自待舉正一等始也

案舊書職官志中書令下注云永清二年黃門侍郎劉齊賢
知政事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他官執政未至侍中中

書令者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與此不同蓋郭正一等
猶有承受進止之名當以劉齊賢爲定耳齊賢執政在永清

元年十月舊志誤後于正一等數月故此傳遂據正一等言
之

新書對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舊書上有先是儀鳳中五字

新書糾謬曰案高宗紀在儀鳳三年九月今書於永清之後

失其次序

案新書刪去舊書先是儀鳳中五字遂爲吳氏所糾

趙宏智傳新書舉五經舊書作五孝

案上文云講孝經百福殿蓋舉其中五孝之文

新書宏安曾孫矜

新書攷異曰矜舊書無傳此采柳子厚所撰墓志增也墓志

云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皆韻語也史改

云乃其得實遂至失韻

崔敦禮傳新書字安上舊書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

趙明誠金石錄敦禮碑跋曰世系表名安上字敦禮此碑所

書與表合然舊書及碑皆云本名元禮高祖爲改名焉其孫

疏墓志亦云名敦禮疑其以字行爾

楊纂傳新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舊書諡曰敬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作敬宋人避諱往往改敬爲恭如楊纂

柳亨疑本諡敬而後人追改也

案舊書楊纂柳亨傳皆本作敬

劉德威傳新書延景終陝州刺史舊書同

案新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巳殺陝州刺史劉延景而新舊傳

皆不載此事未知孰是

邵文偉傳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

內史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邢文偉同鳳閣

臺平章事而傳不書蓋闕文

呂才傳新書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帝生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莊襄當作昭襄

劉仁軌傳新書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

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舊書五年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坐後

期免特合以白衣隨軍自效

通鑑攷異曰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

案通鑑不取征遼之說然新舊書雖不同同云征遼故本紀

是年三月伐百濟十二月伐高麗通鑑既以此事紀之十二

月未而又取征遼之說不知何故且仁軌立功在百濟而

白衣隨軍即在百濟史亦未有明文觀下文詔仁軌檢校帶

方州刺史發新羅兵以援仁願當是自遼而往百濟也

新書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舊書同

通鑑攷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今從其多者

案新書百濟傳亦作任孝城

新書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舊書同

通鑑攷異曰案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扶餘隆

爲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

表行儉傳新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

蕃落以動安西舊書同

案高宗本紀事在調露元年又此下行儉讓云敬元失律審

禮喪元皆儀鳳三年九月事則新舊傳之誤可知

光廷傳新書諡曰克平特賜諡曰忠憲舊書光廷作光庭諡為

克特詔賜諡曰忠獻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及光廷碑子積纂誄孫倩碑皆作忠獻

案表稱墓志作光庭新世系表亦作光庭又案唐會要諡為

克與舊傳同皆無平字

婁師德傳新書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
敗績舊書同

案武后本紀事在萬歲登封元年三月卽於是月改元萬歲
通天在證聖後一年然則新舊二傳云證聖中並誤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三

涇縣趙紹祖撰

竇懷貞傳新書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
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甲辰竇懷貞罷先

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

品則是止三四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謂改歲爲踰年非

謂過一暮也愚曰惟新書之例不然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卽

征不閱歲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卽位次年
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可謂踰年矣而以爲不閱歲又

云甫再暮出爲西川節度使元穎以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
十月罷凡二歲餘八月而以爲甫再暮則此雖改歲而止三
四月又安得遂以爲踰年哉

宗楚客傳新書詔突厥娑婆爲金河郡王其部闕曷忠節賂楚
客等罷之娑婆怨將兵犯邊舊書西突厥娑婆與阿史那忠節

不和鄆元振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等各約忠節重賂奏請發
兵以討娑婆不納元振所奏

案二書所載不合而新傳與舊傳同舊傳與新突厥傳
同其敘事皆不畫一故也

郭山暉傳新書詔徧爲伎工部尙書張錫爲設容姬舞將作大
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巖舞給事中李行言

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二

長壽李滋然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案舊山樞傳有左金吾將軍杜元珍誦姿羅門呪中書舍人
盧絳用效道士上章二語新傳刪之易爲餘臣各有所陳如
以其事鄙黷竟盡刪之但云所陳皆鄙黷可也而獨去二人
疑有所諱

王瓌傳新書方慶六世孫舊書開元末瓌抗疏置春壇祀青帝
新書攷異曰方慶傳在卷四十一而此乃在卷三十四前後
失序

案王方慶傳卒於長安二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纔四十二年
目面與能抗疏建議亦當及冠何以爲方慶六世孫也然攷
世系表亦是方慶六世孫又攷通鑑載瓌上疏在開元二十
五年溫公攷異已疑及於此

新書乾元三年拜補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舊書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
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沈炳震曰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三年無
七月且與以乾元元年入相二年三月罷舊紀新表皆同七
月始出爲蒲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

新舊二書並於王瓌傳載黃州刺史左震昭應縣合梁鎮二事
案梁鎮左震皆奇士惜二書不詳其爲何地人左震吾涇縣
人左難當五世孫也今黃州地有斬巫亭唐李肇國史補宋

洪遵容齋五筆皆載之而亦不知爲涇縣人

阿史那忠傳新書蘇尼失子也舊書蘇尼失有傳

案新書不載蘇尼失事而見於突厥傳云頡利死蘇尼失自
殺以殉舊書本傳無此事但云貞觀八年卒又頡利之輸乃
蘇尼失使子忠擒之所載大異未知孰是

契苾何力傳新書鐵勒哥論易勿施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
賀咄特勒舊書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
莫賀咄特勒

新書攷異曰案回鶻傳云契苾酋哥榜白號易勿眞莫賀可
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尙幼率其部來
歸則何力乃哥榜弟子非其孫也論榜聲相近此傳云易勿
施彼傳云易勿眞未詳孰是薛延陀傳亦作易勿眞

案舊書未載何力之祖余家藏何力子契苾明碑曾祖哥論
易勿施莫賀可汗祖繼莫賀咄特勒舊書何力傳云父葛隋
之父名葛新舊書同也明碑乃云祖繼莫賀咄特勒未如何力
之名總與即舊傳傳爲莫賀咄特勒之繼而未載其名與皆不
曉是何力爲哥論之孫新書本傳不誤而回鶻傳誤也明碑
是婁師德所撰何力作河力特勒作特勒

新書諡曰毅舊書諡曰烈

案唐會要諡曰烈與舊書同

尙可孤傳新書徙封馮翊王食實戶一百五十下又云封馮翊
郡王食實戶二百舊書仍賜實封一百戶下云封馮翊郡王增
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

案新書徙封馮翊王句衍也舊書較明

裴玢傳新書五世祖糾本王疏勒舊書五代祖疏勒國王緯

案糾與緯字形相近不知孰是又案新書載裴玢祖則前尉

遲勝傳舊書云本于闐王珪之長子此句不宜刪而新書刪

之亦不畫一

王方翼傳新書子珣與兄珣弟縉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案舊書王方翼傳云子珣珣珣王縉傳又作珣珣縉

蘇烈傳新書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誤也

于峻傳新書帝親郊追會犬禮峻以冰壯請留會有人告許州

刺史王喬謀反辭逮峻詔源乾耀張說陳訊無狀以黨與貶許

州刺史舊書峻既無反狀乃以遠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

案既無反狀何黨與之有舊書是也

員半千傳新書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

太守出之

案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此高宗時無太守之稱也且上

云刺史下云太守亦行文之失檢者攷舊傳刺史名郭齊宗

王求禮傳新書姚璠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

舊書作豆虛欽望語

柳澤傳新書曾祖亨諡曰恭舊書柳亨傳諡曰敬

案唐會要諡敬與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柳澤舊書附其曾祖亨傳新書反以亨附澤并

附從祖範爽夫史家之有附傳年代以後從前親屬以卑附

尊斯為得之澤仕開元而範爽乃太宗高宗時臣先後殊垂

刺矣

案攷異所說固是然如因其子孫而見其祖父則韓瑗傳之

附韓良陸元方傳之附陸慶可也如祖父自有殊功不必因

其子孫則程務挺傳之附名振其舊書皆以名振附其子務

柳澤傳之附柳亨不可也此傳次序固當從舊書而要非史

之定例

張錫傳新書車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

史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

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案是年七月己始改元景雲在得脫絳州後七日糾謬之言亦未細

耳

徐有功傳新書會昌中追諡忠正舊書未載

新書攷異曰諡法無正字宋進仁宗嫌名改貞為正唐會要

所載諡正者皆貞也有功之諡亦當為忠貞蓋脩史之時或

改或不改例不畫一耳

案唐會要本無諡正者會要王溥所脩固無緣預避仁宗之

嫌名耳徐有功諡會要亦未載或錢氏見本有不同也

蘇味道傳新書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繫司刑徒錫雖下獄意

氣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情可憐者武后間放錫嶺南繼

系舊書但云坐車出爲集州刺史本不誤新書張錫傳但云釋味道不言出爲集州亦不誤而此傳以牽連而誤也新書糾謬於此事反覆千餘言又爲二人歷官表極精核今據其要大意謂證聖元年張錫未爲相而味道之貶集州乃與豆虛欽望俱坐李昭德事至久視元年錫始爲相長安元年錫流循州而味道未嘗貶斥是錫與味道同下獄在長安元年錫流而味道未貶也但吳氏謂此爲吳兢刻劉幾等之所附會亦是以臆言之不知舊書本不誤未可以新書之誤而追咎前史也

欽仁傑傳新書一問卽臣得滅死又后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鄂對曰不臣反死咎掠矣舊書臣皆爲承

新書攷異曰臣當爲承

案新書唐臨傳輒紛詆不臣李峴傳妻不臣仇士良傳令自臣反來俊臣傳枷號四著卽臣王旭傳又繩髮以石脇臣之何以屢用臣字疑皆公別有據也更考之

新書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舊書無皆字

新書攷異曰新史似誤以爲兩人

新書聖曆三年卒舊書是年九月卒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聖曆三年五月改元久視當書久視元年九月卒

新書族孫兼謨舊書族曾孫兼謨

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兼謨舊傳云兼謨祖郊父遊世系表亦

不載而新傳闕之非也但兼謨既非梁公親族而新書曰剛正有祖風二語又並載文宗之言云卿梁公之後何也韋恩謙傳新書武候將軍田仁會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仁會傳但云左武侯中郎將不云將軍案仁會傳爲中郎將係貞觀時至高宗朝則已爲右金吾將軍又爲右衛將軍然則武候字誤非將軍字誤也

新書闕立孫宏景

案舊書韋宏景傳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州興道令汝嗣立曾爲宰相其卒也時爲陳州刺史而舊書乃云嗣立終宣州司戶此可疑也新書附宏景於嗣立傳後而宰相世系表載嗣立孫無宏景其子亦無名堯者此又可疑也竊意宏景之祖又一嗣立非恩謙之子嗣立也新傳以其名同而誤繫之耳

新書駙馬都尉劉士涇照權近權太僕卿宏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宏景固執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劉士涇傳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尙主詔書宜下宏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爲穆宗一爲憲宗一云固執一云奉詔又云宏景等卽不知餘人爲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案舊書劉士涇傳亦云憲宗攷士涇所尙雲安公主是順宗女而此傳下云時蕭便輔政蕭便於長慶元年正月罷相則憲宗爲是也

宏景於此事後宜起安而使還舊書宏景傳云而蕭便尙輔政則必非穆宗時

與給事中薛存慶封還詔書此則新書之漏然新書往往裁減人名亦非可勝縶者

李日知傳新書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尙書舊書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同

若舊汝異曰睿宗紀宰相表日知以景雲元年六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傳謂景龍初者誤也傳云平章事紀表俱作同三品宰相表又云景雲二年四月日知守侍中其年十月罷爲戶部尙書傳以爲先天二年又以戶部爲刑部其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紀表俱不載

案新書本仍舊書之文其謂景雲爲景龍者或傳寫校刊之誤

杜景佺傳新書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書作二年

案武后本紀及宰相表皆在神功元年新舊二傳皆誤

裴炎傳新書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舊書封河東縣侯

劉禕之傳舊書祖興宗陳鄆陽王諮議參軍

案新書刪此句而世系表亦不載

魏元同傳新書狄仁傑督太原連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合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請命元同曰明府可去矣

新書攷異曰此事仁傑傳不載

案本傳不載而互見他傳此正是史法但元同救免下似有

闕文攷通鑑高宗將擢用興或以爲非清流罷之而周興未
知云云白另一事

新書永淳元年封鉅野男舊書在垂拱三年

李昭德傳新書果毅邵汪著石論數千言舊書作邵汪著碩論

案舊書所載章疏新書多刪之而此傳正情邵汪所言乃備

載其事且節取情疏數百言亦是無識正情邵汪大約皆承

嗣三思黨耳舊書載情疏中有陷來張地疾王等語則其人

可知也但云正情上疏邵汪著石論以嘗昭德之專足矣

韋見素傳新書是歲十月丙申至德元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

曰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虛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新書攷異曰案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弑其父

祿山與所占差一日又祿山傳死於正月朔攷至德元載十

月辛巳朔日食以此推之次歲正月當爲庚戌朔甲寅乙卯

乃月之五六日未審誰得其真天文志不載至德元載十月

星犯昴事非志有脫漏則見素傳所云傳聞不足信矣

案舊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庚戌朔又唐會要至德元

載十一月二十六日災惑與太白同犯昴而新舊天文志皆

不載見素傳言十月或脫一字也又舊書天文志載肅宗元

年時去上元之其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司天監韓穎奏是

殘寇滅亡之地明年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與此事絕相

類但史思明於上元二年三月已爲朝義所弑舊志所載之

年其誤甚明故新書刪之而取此事然年月差互史或以傳

寫失之起未知孰是也

章虛心傳新書論曰正

案新書攷異引唐會要章虛心李綱崔義元王方慶李又皆
證正今核會要此數人皆散見貞字下並非並在一處不知
錢氏所見本何異也正當爲貞則錢氏所言其是說已見徐
有功傳下

李勣傳新書父約以不能養母廢於世舊書以母喪不時泉流

於廬州

案新書攷異卷中父祖何可勝數此等事既傳聞異辭
不書可也

武平一傳新書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上言去歲熒惑入

羽林太白再經天

案平一所上書不知的在何年攷天文志止有景龍三年六

月太白書見四年二月熒惑犯天衝然則志之所漏者多矣

賈至傳新書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詔負死至諫

曰成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

太原程千里分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鄭元守南陽賈至守雍邱

張巡守睢陽柳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去榮之罪祖宗所不赦

詔可

新書糾謬曰德元載賈至死雍邱二載五月德景景南陽

六月許叔冀等彭城九月安慶緒陷上黨執程千里十月乃

得賈至人或死或失守而賈至爲此言深可疑也

文苑
英華

案吳氏所言似有所見而賈至實有此表疑其言諸人之善
守不以或死或失因其後而咎其初也余家貧不能得英華
俟見本再攷之又此傳云詔可而通鑑曰竟捨之亦不同

新書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新書糾謬曰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淩

水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至貶岳州即坐棄汝州也本傳

漏爲汝州刺史又失其貶岳州刺史之因但云坐小法而已

白居易傳新書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舊書元和元年授

集賢校理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

案通鑑同舊書

白敏中傳新書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遷平章事舊書無

遷字

新書攷異曰遷字衍

桓彥範傳新書彥範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雷諸武使自誅定

舊書敬暉傳載此爲張柬之語

敬暉傳新書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舊書暉與張柬

之屢陳不可乃止

案五王之見大略相同誅二張而不誅諸武真是捨其大而

取其小新書謂暉亦苦諫者未必然舊書得其實耳

新書睿宗時追復官爵論曰肅憲傳書同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元和三年免張柬之爲文苑桓彥範

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暉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史載桓
袁袁諡與會要同惟暉諡蕭蕭元暉諡文獻爲異豈史所載
者睿宗所賜乎

案攷異所引乃會要雜錄其實會要前複諡中已載敬暉諡
蕭蕭崔元暉諡文獻也舊書止載暉一人諡新書則彥範傳
亦云睿宗即位諡曰忠烈崔張袁三人雖不言何時諡意當
統諸此也會要雜錄乃言元和三年中書門下上言五人並
未有諡其所引不知何書恐未可據

張東之傳新書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奉置且姚府
總管五十七州云云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
地置又云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故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
二而所載州名實十三並與東之所稱不合舊書高宗本紀
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與志傳年月又異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
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東
之所言龍朔中即麟德耳當是始置於武德而移置於麟德
又奏上於龍朔而詔下於麟德也至州數互異則羈縻之州
本無常耳

新書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新書劉謬曰案本紀及仁傑傳以聖曆三年九月薨卽久視
元年也歲在庚子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云長安中必誤也

新書子愿諡應仕至襄州刺史倚著作佐郎舊書又拜其子滄
爲著作郎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東之子滿綺子愿

案舊書東之子無應此或表是而傳非又新書袁高傳末有
元暉曾孫郢暉曾孫元膺東之四世孫懋已曾孫德文惟
元膺載載氏世系表而餘皆不載然則表之所漏者多矣
李嶠傳新書中宗手詔詰讓嶠惶恐視事舊書手制慰諭而
不允尋令復居舊職

蕭至忠傳新書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舊書德言曾孫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德言乃至忠曾祖又德言傳亦謂至
忠爲曾孫本傳誤也

韋巨源傳新書祖貞伯舊書祖匡伯

案世系表亦作匡伯新傳避諱改耳

新書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舊書證聖初出爲麟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麟
州刺史時無麟州則紀是而傳非

案舊本紀作鄜州新宰相表作鄜州通鑑亦作鄜州則鄜州
諡是也攷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新書本紀例舉後
元以標歲首舊書證聖初是也吳氏頗以此等糾新書之失
而自誤焉何耶

趙彥昭傳新書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彥昭惡舊書同

案此別一郭震卽劾韋安石之郭震也非郭元振之名

姚崇傳新書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皆在聖曆元年此傳寫刊刻之誤

新書諡文獻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張說撰崇神道碑云諡文貞其諡文獻者乃

崇之父名銓也史誤

案唐會要亦云崇諡文獻然終當以碑為定

新書崇三子紘昇奕曾孫合勛

案世系表勛乃彝之曾孫奕其叔曾祖合則崇弟元素之曾

孫奕其從祖

宋琮傳新書姚璩遺傳詔令出舊書楊再思恐忤旨遽宣詔令

琮出

新書二張列卿三品景階六品居下坐舊書璟本階六品

舊書攷異曰案璟時為御史中丞官正四品而階止六品故

朝位猶在五品之下

新書又遣使發綵絹四百匹舊書乃遣使齎絹四百匹分賜之

案舊書王仁皎葬璩與蘇頌司奏當如著令新書略去頌名

非是當如舊書

新書十二年東巡泰山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在十三年十月

案新書因舊書而誤而舊書又傳寫之誤也

蘇瓌傳新書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不載翔名

蘇頌傳新書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帝勞曰陸象先及紫微侍
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明日加知制誥時李又對掌書
命舊書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及朕每思之無出卿者
時李又為紫微侍郎與頌對掌文誥

案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為紫微省是中書侍郎即紫

微侍郎二書錯綜言之易迷人目然觀舊書之意似玄宗思

得如陸象先者為紫微侍郎非象先死而紫微侍郎遂虛此

缺也新書李又傳明元初姚崇為紫微合勛為侍郎攷本紀

陸象先以景雲二年十月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元年罷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是改紫微後象先未嘗

為侍郎而為中書侍郎乃在景雲初新傳云陸象先及紫微

侍郎未嘗補誤之甚也又蘇頌以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

平章事則為侍郎在前矣攷舊書陸象先傳自罷相後出入

歷官甚久至開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新傳雖載歷官而

故不自而二書於此遽言其歿尤可笑也恩意唐史臣載元

新書又以意改之遂至顛轉宗此言當是自陸

新書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為之詞辭帝不納其言舊書玄宗從

其言而止

案新書韋湊傳亦云諫而止唐會要亦云從蘇頌之言而止

新書瓌諸子頌詵頌詵子震

案世系表震是瓌七世孫今傳云瓌子詵詵子震則震是瓌

之孫也通鑑亦謂新書糾謬謂瓌相睿宗至代宗六十餘年

震是瓌孫

而震爲河南戶不當爲七世孫又震爲長安合時安祿山陷京師則世系表之誤決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四

涇縣趙紹祖撰

張說傳新書朔方軍大使王晔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舊書略同

案王晔傳新舊書並云所誅乃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事在開元八年至阿布思之誅乃爲程千里所執事在天寶十三載此傳並誤

新書中書舍人陸堅舊書作徐堅

案新書下文云陸生之言舊書下文云徐子之言似各有所據非傳寫誤也通鑑同新書

張均傳新書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尙書坐貶建安太守均傳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云云舊書略同

沈炳震曰案天寶十三載三月均貶盧溪郡司馬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相時均已就貶

案沈氏所據是舊書元宗本紀祿山入朝均以前國忠語而兄弟俱貶新舊二傳敘事皆顛倒此事溫公通鑑考異已言之

新書均免死流合浦貳死賊中舊書同

案通鑑不取二書云張均流嶺表張均棄市舊刑法志張均賜自盡張均配流合浦未知孰是

新書張說傳贊又圖封禪發明典章

長沙蕭鑑初校

彭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案封禪之議說之識且不及源乾曜贊何以舉及是與亦異於古通人之論矣

魏知古傳新書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舊書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

案本紀及宰相表無改紫微令事舊書攷異以爲紫微令姚崇所自尋改二字行也此新書沿舊書之誤

盧懷慎傳新書既屬疾宋璟盧從願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檢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案懷慎卒於開元四年正元宗初政勤治之時遽云享國久而料其後必不然矣事疑不實

李元絃傳新書曾祖榮諡曰明舊書同案唐會要作胡諡法保民者又曰胡彌年壽考曰胡榮善撫循年八十餘卒作胡是也

杜暹傳新書守邊四年舊書暹在安西四年案暹開元十二年爲安西副都護十四年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前後三年新書太常諡曰貞肅劉同昇等以遵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

總謂暹以墨衰受命安西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舊書略同

案唐會要云竟諡曰貞肅與二傳不同張九齡傳新書杖子諒於朝堂流瀘州死於道舊書合於朝汝

殺

通鑑攷異曰舊牛仙客傳亦云配流瀘州行至藍田而死柳宗元周君墓碣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堀下

案新書立宗本紀云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與此傳互異二書紀事皆未盡一

新書九齡弟九臬其曾孫仲方舊書同案舊書仲方傳則曰祖九臬父抗新書世系表作祖九臬父

抗則此傳云曾孫者皆誤也韓休傳新書父大智其兄大敏舊書伯父大敏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大敏則大智之弟新書休子洪坐籍王鉉家資有隱入流循州舊書作有所容隱

案容隱爲寬縱不盡之詞而隱入則隱之入已括以宰相子能死節非隱入之人也一字改易人品懸絕不可不爲正之

韓泉傳新書聞鼓琴至止息曰美哉稽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王陵毋巨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

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魏揚州治壽春與廣陵無豫泉既不攷而爲此言新舊二史乃採其語入傳甚矣史家之無學也王陵刊本

皆作王陵亦誤案李善文選注云廣陵散不知所起劉澄琴議杜夔妙於廣

陵散稽中散執其子猛求得此聲然則廣陵散非稽康所作也

韓滉傳新書江淮七監錢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綿度二千是本倍於子舊書略同

案韓滉傳元琇發江東監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倪給秦運錢率費萬致于帝書謂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史頗右琇而責滉專竊疑費萬致千滉之言誠過而證以此傳則費三百之言亦不合此傳云每綿度二千是本倍於子去運費三百是以一千七百得一千也在江淮本監其失利已如此又可運而輸之京師耶史所言殆皆不實

張延賞傳新書先是尙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滉亦奏調軍食時邊無德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會况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而拜晟太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褫其禮用尙書崔漢衡劉蕤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官繁費廣宜并省其員收糧實壯士帝許之元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舊書略同

案此傳獲敘此數事最無倫次新書當是沿舊書而誤也攷韓滉傳云帝善其言而此言帝疑邀功生事一也滉傳言因訪元佐元佐詩行會愧病甚延賞減官元佐因稱疾況尋卒而此言延賞減官元佐辭西討在滉卒之後二也且延賞稱帝意罷晟兵者欲與吐蕃和也乃建言減官賞戰士遣元佐西討元佐辭更用李抱真則與和意全不相符三也李晟冊太尉當拜自在劫盟之先若在劫盟之後則崔漢衡已爲此

蕃所虞不得攝事四也意帝初善滉言故元佐請行後見帝入延賞之言罷晟兵亦揣知帝意在和故辭不行而減官則另是一事非爲復河湟起見而史夾敘之故不明也此數事皆在平涼劫盟之前史謂元佐抱眞之不行因憤延賞罷晟武臣解體或亦有此意其實時已一意講和元佐等自不必行耳余友端木星垣曰是夏吐蕃背約乃終言之此未爲大失若延賞減官之請蓋欲以眾怒之難犯掣元佐諸人之肘故元佐等不肯行此減官正欲以激和議之成若兵不出而官竟減則德宗之動於利或延賞初心所不到也其論自深兼錄之以俟論者之采擇焉

新書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舊書時延賞病甚李泌初爲相

案泌以貞元三年六月相七月延賞薨八月柳渾罷新傳謬甚蓋專屬延賞以吏事三語本德宗與李泌所言而泌以爲非是一時談論所及非有實事而新史誤據而斷之也當以通鑑所載爲是

許景先傳新書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而侍封眞定公

新書攷異曰許世緒也彼傳云并州人而此傳云常州世緒官散騎常侍彼傳亦不載以史例言之當云曾祖緒自有傳新書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

案當云帝親書詩命高力士賜之語意方明

裴守眞傳新書曾孫行立

案世系表行立乃守眞六世孫

新書耀卿巨卿別有傳舊書巨卿衛尉卿耀卿別有傳

新書糾謬曰耀卿守眞之子而耀卿傳居五十二卷守眞傳

居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毋乃未安與又耀卿有傳而巨

卿則無傳

案舊書不誤新書脫去衛尉卿三字耳又裴守眞舊書在孝

友傳新書移入列傳故次序失檢

表行立傳新書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行立即李錡鑄也其授沁州刺史以平僞功

也今本傳但云軍勞殊不盡其事也又李錡傳云擢行立沁

州刺史案地理志沁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

年朱全忠徙治沁陽更名然則天祐三年方有沁州之名是

此言沁州者是而言沁州者非也

新書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執行立討平之

案西原蠻傳載行立妄奏斬獲二萬同天子豈管二道殺僞

疾疫死者十八以上並未言其討平則此傳所言涉於虛妄

崔沔傳新書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無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

世孫也

案北史崔說傳本名士約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舊後周書

作崔說餘並同說與說未知孰是

裴書傳新書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

案世系表裴父名京而新書不載父京則語意不明

宗室宰相傳舊書無此目

案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裴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互其間終非

史法但以類相從彙而敘之可也况宗室之相不盡入知宗

室傳李麟李宗問在列而裴將之別傳著尤多乎

李峴傳新書吳王恪孫也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宗室傳恪子琨琨子禕禕子峴世系表亦同則

峴乃恪之曾孫

新書楊國忠使客齎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

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繼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

出峴爲密賊太守舊書天寶十三載運兩六十餘日宰相楊國

忠惡其不附己以兩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太守

案通鑑同舊書明皇至祿山反時尙未悟不應十三載已懼

其變也疑舊書爲是

新書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合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

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鑿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

丞崔伯陽副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

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

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

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

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流於嶺南若虛歸罪於夷甫又

新書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譜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舊書略同案世系表雖依知幾出楚孝王後而漢爲堯後不能易也蓋知幾之譜當時譜劉亦不肯盡遵耳

韋述傳新書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卽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於舊書同於祕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領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

案新藝文志史部目錄類有叢書四錄二百卷元行沖所上卽是書也新傳云續七志舊傳云詳錄四部書語俱未明

蔣又傳新書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尙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卽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爲墨纒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尙主者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舊書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之弟茂宗尙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麾將軍成禮又上疏云云上令中使宣諭又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茂特召入對云云

案新書刪去舊書延茂入對一語則帝謂所言者古禮竟不知對誰言之此過簡而不明也貞元十三年茂昭正節度河東舊書不應加一故字當云以故河東節度使張孝忠之子

茂宗尙主

新書糾謬曰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詔其子茂宗尙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資甚厚然則

既云入朝則其母尙在今云母亡遺言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此傳所敘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故德宗從之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

以妻待之禮與史官亦以妻書之可與凡此者未免後人之惑也

盧抱經曰張孝忠遺妻入朝爲子視迎卒於京師遺言丐成禮情事本極明白吳氏所疑謬悠可笑

案新書敘事實未明吳氏所疑不爲無因但其失在硬執此事在貞元三年故又有糾蔣又傳失序一條謂其序此事於

九年之後而不知此事實在十三年也乃盧氏又以臆見議之謂孝忠之妻因親迎卒於京師則亦誤認此事果在三年

其失與吳氏均攷新舊二書張孝忠傳並云貞元三年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未嘗言及成禮之事也舊書茂宗傳貞元三年許尙公主以公主幼待年十三

下脫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勳云云是許尙者三年而成禮者

十三年也此傳舊書明云十三年新書亦敘於九年之後

通鑑亦在十三年但十三年孝忠已卒而茂昭未卒舊書不應言故河中節度使茂昭茂宗傳又不應言念茂昭之勳皆爲事忠

之誤而新書此傳言帝念孝忠功者是也惟三年許尙公主故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而公主待年但賞資甚厚至七

年孝忠已卒十三年孝忠之妻又將亡而有遺表故帝念孝忠之功而許其卽日成禮也新書刪去公主待年之事又不

詳載年月致使情事不明觀者又不能取二書諸傳而對核之以致各厭所疑互相譏詆余故不嫌辭費如此以明其事

也

新書恭晉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

新書攷異曰李錡父名國貞此云若幽者攷舊書肅宗紀上元二年殿中監李若幽賜名國貞新書失載賜名一節此語迥難曉矣

案蔣又此對本當舉其後名不當言若幽也

柳冕傳新書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基而除喪議見用舊書及董晉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孰計之即禮官請用晉魏故事斯甚折衷

案新書冕請依晉魏議見用而舊書載德宗之言如此似當時所用者非冕議也蓋冕始欲卒哭而除而穆質執古禮其論為正會宰相以卒哭而除尚嫌其不可續服侍膳冕乃酌為三十日公除聖懷朝覲歸至本院依舊緩麻仍行基服其議見用也德宗蓋以冕等始議為是日舊書頗詳新書未免刪節大甚

沈傳師傳新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不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孤頤在外官論次圖書今案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案國史豈可在外論次攷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稅等赴館撰錄而杜元穎乃援張說在外以為例當時無建言正之者新史並載其事於一卷之內而亦漫無所是非何邪

郭知運傳新書開元二十三年英傑戰死舊書在二十一年案玄宗本紀事在二十一年

宇文融傳新書詔流於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為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舊書配流巖州地既瘠毒受患發疾遂詣廣州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云宇文融遷延卒於路

案新書下載融子審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於巖州融當是已至巖州而復詣廣州也舊書為是

韋堅傳新書每舟署某郡以所產舉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綵繡舊書若廣陵郡船即錦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云云

案舊書載三郡所產新書并入廣陵一郡中不知何故若欲語簡則但云以所產舉陳其上其下並刪去之亦可矣此於史無足道然既欲記之非徒見堅之阿玄宗之奢或亦以附見各郡土物所宜豈可任意如此邪其餘諸郡所載亦有不

同不必枚舉
乾那也敘囊得休耶
新書先是入問唱得體乾那歌舊書戲唱歌詞得丁幾休體穆董反

案体本非體字俗以為體耳舊書特音出之或當時相傳此歌如此音新書竟改作體字非是此於事愈無足道而史自不當如此

楊慎矜傳新書父隆禮舊書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名崇

案世系表作崇禮新傳刪去易名事吳氏糾之

新書賜慎矜瑄死舊書瑄浹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

詔輒哭云云又慎名請作書與姊遂縊手指天而絕舊書真卿

送敕東京慎名請作書與姊云云平冽齋救至大理慎餘合掌

指天而縊云云

案新書似并而言之疑有漏誤當從舊書

王拱辰新書上寵任鉞亞林甫然鉞畏林甫謹事之舊書雖晉

公林甫亦畏避之

案通鑑兩存其語蓋小人之情不可測其互相結即互相畏

固也近有識此不符者不得其情者也

李光弼傳新書僉周華徐璣玉李秦授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時周勣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

其貳乃殺勣既為光弼所擒何緣後從思明而為駱悅所

殺與勣擊雖不同實一人

案舊書思明傳云朝義兵迴贊來迎遂殺贊或者別一人吳

氏謂實一人亦未有確據惟舊書下拔懷州又云生擒安太

清周贊楊希文等則必有一誤矣

新書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楊希文仲送之京師舊書生擒安太清

周贊楊希文等獻於闕下

案新書於此處刪去周贊已悟舊書之失又案房瑄傳有楊

希文降賊希希文二傳不同或者希文為是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光弼攻之太清降哥舒曜傳亦

云降安太清侯仲莊傳云禽安太清或言降或言禽未知孰

是

新書朝恩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九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

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

幸陝猶倚以為重云云舊書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

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

幸陝云云又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遂

愧恥成疾云云新書傳贊亦云一為遷延而神功等皆不受約束

案二書敘事皆承明白遂使光弼蒙冤今攷廣德初並無吐

蕃入寇徵兵之事至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自十月以前邊

將告急文書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始聞之而即幸陝徵兵

亦即是在是時程元振傳載神功仗疏自十不得云光弼遷延不

行及帝幸陝也十月丙子如陝癸巳吐蕃遁中間僅半月耳

新舊書吐蕃傳並云居城十五日光弼之師自不能至舊地理志徐州在京

書至而師倍道行不能至也惟代宗還長安拜東都雷守光弼以久須詔

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此一事光弼不能無罪然既曰

歸徐州則必出師至中途聞賊退而返可知也說互見程元振傳下

久須詔書不至其語不可解恐史不得其情以臆言之方光

弼赴臨淮時昇疾而行是其疾已久當是以病還不得赴雷

守之命蓋至明年七月而光弼卒矣又田神功是時為汴宋

八州觀察使治汴州光弼雖爲河南副元帥而神功自不近

在麾下况自十二月至六月亦未有他事故而命之不行者

亦不得云神功等皆不稟命愧恥成疾也卽魚朝恩實應後

宮鎮陝廣德元年十月駕至華州朝恩方自陝來迎而元振

未幾貶矣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其語亦不實或者此後朝恩

因光弼不赴東都之命遂有譖辭故其弟光進掌禁兵出爲

渭北節度使鑑云光弼輪徐州上迎其母歸長安厚

二書云出爲而史臣既深惜光弼又痛恨元振魚朝恩遂

節度使當得言而爲此言反使光弼蒙不解之冤也不可歎乎

烏承玳傳新書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承玳勸

思明束身本朝滿洗前汗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

案史思明傳所斬者承慶同來之安守忠李立節又後帝使

烏承恩圖思明明執承恩探其篋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

舊書思明傳略同是承慶此時未斬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涇縣趙紹祖撰

郭子儀傳新書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

州犯奉天武功子天子跳幸陝云云舊書僕固懷恩阻兵于汾

州引回紇吐蕃之眾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云云

案舊書敘事不明而新書因之攷懷恩所結者回紇也其時

並未與吐蕃相結且懷恩平史朝義在廣德元年正月吐蕃

陷涇州卽在是年十月而去年至今今年回紇方助朝恩同平

史朝義安得云引回紇吐蕃之眾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

陷涇州乎此舊書之謬也新書不能是正又從而甚之乃云

陰召回紇吐蕃之眾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云云殊不知

此皆吐蕃事回紇並不與何得便以此爲懷恩之罪乎且

是時懷恩雖有叛心而尙無叛事故顏真卿于代宗幸陝時

請詔懷恩勤王二書既載其事于懷恩傳矣若如此傳所云

則吐蕃之兵卽懷恩所召而真卿何以爲此言乎意者真卿

之請代宗不許其時或有阻之者造爲此誦而史臣誤書之

然并回紇吐蕃于此事而言之則作史者亦未免爾莽大甚

矣又一書于馬璘傳敘述此事其誤亦同

新書封曜子鋒晤子鑄各百戶云

案新德宗紀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

吐蕃傳鋒將徐舍人者語俘愆延素曰知郭使君勳臣家欲

安全之不幸死亂兵舊吐蕃傳略同則麟州刺史郭鋒卽躍

長沙蕭鑑初校

黔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慶沅再覆校

之子也而傳無一語及其官與其死于王事可乎世系表載
鋒之官僅曰光祿少卿愈足惑人云

李嗣業傳新書馬靈督為前度使書前度使馬靈督

案馬靈督前高祖之傳夫靈督也史當分明其節

新書說業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

賊突之舊書詞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

贊引一旗子紀極處先登

案舊書文義是賊據山地以擊唐軍新書刪改時觀之未

明遂有此誤

馬璘傳新書從李光弼乃洛陽史朝義眾十萬陣北邙山旗幟

照日諸將充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眾披

廢棄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小擊眾捷如

馬將軍者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光弼及思明傳軍士之義照明主其軍非朝

義也又案本紀上元二年二月改置李之弼與史思明戰敗

績而光弼傳亦曰官軍大還安得有賊遂潰之事哉

案新書亦是因舊書而誤改新書僕因懷恩傳黃水之戰朝

義統精騎十萬來援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賊直進奪

兩盾賊辟易舊書史朝義傳雍王留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

戰于邙山之下蓋水曰黃水山曰邙山即一地也史因此兩

戰俱在邙山遂誤以僕因懷恩為李光弼耳觀二書璘傳不

復言黃水之戰可見

房瑄傳新書瑄族孫式舊書瑄姪式

案世系表式是瑄之姪

李泌傳新書泌年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孔

子者有員俶者九歲升坐

新書糾謬曰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元幽贊十卷注云

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今云開元十六年九歲是俶生

于開元八年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攷李泌卒于貞元五年年六十八是泌

生于開元十年至十六年正七歲而員俶薦之以此推之俶

以是年年九歲不誤而藝文志誤也

新書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新書攷異曰此紂語非桀語

新書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

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

泌為讓而止

新書糾謬曰崔圓傳云大厯中卒大厯止于十四年而李泌

貞元三年方為相若崔圓于大厯十四年卒至此亦九年矣

何緣乃云至崔圓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

王伯厚因學記開曰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

月泌奏張說銀籙大字稱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

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案至崔圓復為大學士此亦泌之言也其下必有闕文而亦

引汲爲譴而止當是德宗因汲之譴而止唐會要云救依是其事也此句中有誤字耳

完圖傳新書肅宗立命與房瑄章見素赴行在所舊書同

案與房瑄章見素奉冊至靈武者崔渙也瑄傳云崔圖自蜀

來最後見帝又舊書李麟傳云章見素房瑄崔渙已赴鳳翔

而崔圖繼至語較明白

崔光遠傳新書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舊書使其息東見祿山

案新傳加一偽字似有曲筆

新書俄而同羅背賊以廢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

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

守神威孝哲等舊書略同

案神威既以憂死何緣光遠復使人守之且光遠在賊中有

何權力能守神威孝哲若能守之何不斬之此史臣無識據

光遠家狀所書者也

新書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是時無魏州節度

案廣德元年如置魏博節度使治魏州蕭華傳言授魏州刺

史崔光遠代之是也

李澄傳新書隋蒲山公寬之遠胄舊書蒲山公寬之後也父鎰

案世系表澄是寬之元孫非遠胄父鎰世系表作鎰

盧從史傳新書貶驩州司馬弼死舊書無賜死事

案通鑑同舊書

高霞寓傳新書其先五代不異居孝問閩里舊書祖仙父接似似以孝問

案高霞寓不見世系表則其祖父之名不啻刪新書此失不

可枚舉此祇以其辭費而不覈故言之

李麟傳新書父濬贈戶部尚書諡曰誠舊書同又舊書良吏傳

濬諡曰成

案唐會要有贈戶部尚書真源縣子李璿諡曰成璿與濬字即是一人與舊書良吏傳同當爲是

崔植傳新書祐甫弟廬江令璿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

以廬江次子主吾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璿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璿甫止有

植一子與傳云次子不同以意攷之祐甫身爲名臣其家素

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

脫誤矣

案表亦不言植出繼祐甫

新書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舊

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穆宗紀長慶元年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

有司三月放幽涿檀順涼真營平八州死罪以下又案溫造

傳云爲幽鎮宣諭使爲開不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

朝而劉總傳云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瀛莫爲一

府平薊爲檀爲一府則在植傳爲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

府平薊爲檀爲一府則在植傳爲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

造劉總傳為九州以本紀參攷之則十州其舛駁至于如此未知何者為是 本紀有順州

案舊書地理志幽州節度使下注云管涔幽瀛莫檀薊平營
媯順十州又案順州本無地治營州柳城則名為十州實九
州也劉總傳詳而得實本紀言八州者誤而此傳言七州乃
譌九為七耳

柳渾傳新書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云云貞元元
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闢播用李元平守
汝州云云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執李元平十月
姚合言反犯京師帝如奉天此傳敘事失其序矣

新書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

新書糾謬曰案貞元三年七月延賞薨渾八月始罷則其罷
非延賞所擠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何暇擠渾乎以
是言之其殆妄乎

案渾與延賞議論多不合其欲擠渾或有之史探其意而措
辭不得其地遂成此誤

韋處厚傳新書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遂為端州司馬其
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惡地處厚上言云云舊書
李逢吉構李紳禍將不測乃上疏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

案舊書詞意明白新書空為詞費幾成兩事

路隋傳新書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舊書引

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第五倫擡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
書所冀睿鑒詳于聽言深宮慎于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
蒙降察稍恕前謬

案舊傳所引路隋疏似言史官出于傳聞不無紕繆但當自
慎勿令傳疑新傳所節過簡而不明

新書路隋傳發隋輔政十年舊書十五年在相位

案本紀及宰相表路隋大和二年十二月相九年四月罷在
位僅八年

高適傳新書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適上疏劍南雖名
東西川其實一道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舊書今梓遂
果間八州分為東川節度

案新書嚴武傳云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權武成都尹舊書同

今攷方鎮表至德二載更劍南節度號西川節度增領果州
據此則果州屬西川
不在東川八州之內以梓遂綿劍龍開普陵瀘榮資簡十二
州兼東川節度廣德二年劍南復領東川其間更無東西川

相合之事是嚴武始為成都尹正當初分之時而傳誤為合
也至廣德二年嚴武復為成都尹取吐蕃于當狗城正當東
西川復合之時而其時上皇已崩則二書嚴武傳之誤可知

也惟此傳言東川領梓遂等八州而方鎮表言十二州適當
時人所上書或不誤而究不能詳攷者也

元結傳新書逃亂入猗玕洞自號猗玕子

案藝文志小說類中有元結猗玕子一卷故吳氏糾之以吳大

氏謂傳皆誣王亦非也傳惟玕字從玉耳且實爲玕亦非玕也汝顏魯公所書元結墓碑及李肇國史補皆作倚玕子與傳同

李承傳新書幼孤其兄睢養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承在睢之前當是表誤

新書及崇義平希烈果叛舊書果有不順之跡

案是時希烈未嘗觀下文可見當如舊書之言

新書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襄美舊書同

案周曾等謀殺希烈不克而死承傳措語如成功者亦不細

韋倫傳新書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

自稱東楚義王杜鴻漸傳稱南楚霸王倫禽楚元以獻召爲衛尉尉俄兼

靈囑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

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諂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舊書乾元三年

襄州大將張理殺節度使史翹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

元反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四月戊申山南東

道將張維瑾反已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

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

其亂然則倫所平亂正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

維瑾事自命來瑒討之矣今傳先敘不楚元亂又云乾元中

襄州亂如此卽不知楚元作亂在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爲

何事以此參攷卽見差謬案乾元三年卽上元元年也張維

瑾亂事在改元先故云乾元三年舊書本甚明白新書易作

乾元中又不言襄州何事亂上文楚元之亂亦未言年遂來吳氏之糾

傳明云以倫爲節度中罷是倫罷而更命來瑒也吳氏讀書

不細而新書亦有以召之當如舊書

來瑒傳新書明年徙瑒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隋鄆復十州

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領襄鄧隋唐安均房上商九州治襄州此傳有鄆

復而無唐安與表互異又傳稱十州而數之止有九州則史

有脫誤攷下文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鄆六州節度通鑑

亦云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瑒止領六州以是推之似

唐州元在管內傳偶脫唐字耳

案方鎮表是時別有興平節度使其所領鄆卽商金均房也

似山南東道本止領六州不領十州上元二年廢興平節度

使置觀察使卽通鑑所云別置觀察使然所廢者興平而非

割山南東道而別置者疑表所云領九州此傳所云領十州

及改領六州皆非也是二者表最爲非是而傳所云十州者

至上元二年廢節度而置觀察仍以四州隸之非別來領之所領也又此傳下文云加裝裝襄

鄆等七州防禦使我自均州率眾浮漢下則裝時或爲金商

均房四州觀察使不可知此寶應元年也案方鎮表是年金

均州但傳止云裝爲現行軍司馬然裝果爲司馬者恐不能

以兵討瓊而均自屬四州觀察又不能自均州率眾也

新書帝徐悟元振誣以他罪流涿州舊書略同

案元振之罪滔天其流涿州代宗蓋不得已而心猶不忍也豈以悟來瓊之誣邪傳中似不須及此但云帝徐悟其被誣足矣

足矣

崔宣傳新書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舊書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

舊書攷異曰宣以西川節度入朝加平章事而未落節鎮此使相非員相其遷司空亦是檢校司空非守司空故新書本紀及宰相表皆不書

新書王初振武舊書同

案舊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樞武通鑑同舊紀

新書靈至夏州與希倩招黨項降者甚眾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緩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靈尚書右僕射知省事舊書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

案新書似言常春代希倩舊書似言代宣所紀不同

元載傳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于妃冒為元氏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舊書載母攜載適昇昇冒姓元氏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

沈炳震曰案舊書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也據新書則父

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元載以其本景氏也今攷舊書輔國妻

載之諸宗若冒元姓者為其父昇則安得有諸宗疑昇本元氏而名景昇載隨其母而冒元焉乃以其父之宗為宗也且載以隨母而冒元昇自有姓而何必冒元此由當時詆載者互為醜辭未可盡信耳又攷楊炎傳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然則景昇之非冒元

上

李栖筠傳新書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為盜依膠欸開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杲懼悉報渡江掠楚泗而潰

新書糾謬曰案方清阻亂事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元傳

略見姓名然方清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為

乃見于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盧抱經曰此亦失氏不知起因詩果而載于栖筠傳也帝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即其所遣之人光弼並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

案吳氏盧氏之說皆非也攷李元傳云永泰初巴宣饒劇賊

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則其時光弼已薨方清必非

光弼所討平此栖筠傳謬也若謂李元傳誤而許杲為光弼所遣則光弼于寶德二年七月薨甲辰在承其平方清必在前矣攷張萬福傳大曆三年甲辰在承召見委討許杲何緣許杲恃功竟遷延紅淮四五年而朝廷始憂其事乎其為此傳之誤

必矣八承平盧潛青軍流也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七月平盧

青兵馬使李懷玉即李正己水名近其節度使侯希逸張蕙福傳

時許果以平盧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則此許

果務或爲希逸所慮因其帥見逐而遲延不敢歸或爲正己

所逼出奔濠州未可知也吾涇縣舊志云大厯元年袁俊討

石球寇方濟此傳云依路欽李其登水西東峯亭賦詩刻石

此于史無所見要之方濟之卒必在大厯時耳又案萬福

傳云河萬福攝濠州戎戍當塗則是始濠江西南其下云賊

是險於是時未平也

大厯三至萬福召見拜和州刺史

元過楚州大掾即此傳掾留上元事以時討之果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則是在濠州當塗久其在在上元未久時

擢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其將故良輔舉

誼降乃趨成都又家破獨仍鹿頭乃由高陵今吉甫傳乃云

崇文殿鹿頭木下礮請出甘州兵日鹿頭軍城部一百五十

里自相兵在行久矣今乃始云云何賊其請一嚴殺傳日

河東運兵至將助討賊今乃以爲嚴礮其誤可知其說三果

間論合侍在成都五百里之外今已閉鹿頭乃高陵果謂

以攻鹿頭吉甫又方欲起宣洪斬強弩不惟時日遲緩而

所請大皆舍近而之遠其說四吉甫以起甘州兵爲非足而

欲宣洪斬強弩案諸傳則并州兵自初伐叛即崇文告

至卒以成功而宣洪兵不聞有自甘州進者其論五不利

實杜黃裳之力今反歸功于吉甫其論六蓋其子德裕兼取

日嘗重修憲宗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新書固

而書之無所補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案新書不可通者祇釋高崇文圍鹿頭未下一語且至討賊

謀出黃裳吉甫豈必不贊其謀此自各就其傳言之江淮兵

雖不見入缺既非成功之兵史自可不完言其詳且嚴礮受

命與高崇文同討賊其請出并州兵自與嚴礮助討賊各

爲一事不必以山南節度爲嫌但嚴礮之請吉甫之議皆在

初討賊時非崇文圍鹿頭之後也崇文用兵本西自關中出

則嚴礮之請已行新書誤置圍鹿頭未下一語於所請之前

遂使所言皆虛若如舊書所云語雖簡而本無弊至并州兵

有功三峽兵未效而史臣猶爲虛與此則吳氏謂唐中修

新書糾謬曰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同請無赦嚴殺傳云建言

天子始卸位不可失威非獨吉甫請無置其證一嚴殺傳云

殺爲河東節度請選統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高崇文傳

云西自關中出御劍門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

五十里圍城之以距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大將光顏後則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百錄而歸美于其父誠有之也

新書六年裴泊病免復以原官召舊書五年冬裴泊病免四年正月授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俱同舊書

魯昉傳新書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任舊書略同

案舊書此傳下文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于河北一

傳中自相矛盾新書祿山傳安慶緒敗走鄭那蔡希德田承

嗣武令珣各以假歸之又藩鎮傳云安慶緒奔鄭承嗣自穎

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眾六萬是令珣實未死也新舊二

傳皆誤

李元素傳新書邢國公密裔孫舊書蒲山公密之孫

案世系表元素是密之族裔孫巨當云蒲山公寬裔孫

盧士攻傳新書山真人舊書山東石族

案山東非當時州郡之名

張孝忠傳新書宦臣晚節稱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舊書殺獻

誠等四五人

新書攸異曰案藩鎮傳殺李寶臣殺骨鯁將辛忠義盧做許

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不及獻誠其下敘惟岳事

又載可將密與獻誠詰則獻誠實未死也此傳誤

康承訓傳新書咸通中南詔復盜寇武靈兵七百成往州六歲

不得代列校許借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請監軍使白糧鉅北

通

新書判認曰案崔彥會傳云初崇元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

孟康募兵三千注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則

請代而彥會親吏尹默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復留屯一年

戍首怒然則此傳以為七百六歲不得代彥會傳以為八百

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而怒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案舊書懿宗紀云咸亨五百人又不同然此不過傳寫之誤

當以八百人為是惟此傳所云六歲不得代者乃大誤也又

舊彥會傳云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

孟球召募三千人赴援分五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

請代案舊書之所謂先是六年咸通之六年也舊懿宗紀載

咸通五年五月制云宜令徐泗團練使召募官健三千人赴

邕管防戍聞此事也詔下于五年而徐召募則戍者以六年

行至九年而請代是三年一代也新書因是六年字而誤云

六歲不得代通鑑亦仍之皆未細攷之故

李洵傳新書洵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代書其刺史王涉馬萬通

等洵素與之約

案新書刪去二刺史名非是

新書唐書互證卷十五

懷靈丁樹屏初校

縣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六

涇陽趙紹祖撰

劉晏傳新書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書
書年七歲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

案晏賜死于建中元年七月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攷是年
庚申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是年開元十三年乙丑五十
六年耳依舊書年七歲則六十二新書年八歲則六十三皆
不得為六十六也舊書但言舉神童不言封泰山之年當為
是

劉潼傳新書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新書糾謬曰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時即懿宗咸通七
年八年之際也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十年
又自沐源入寇嘉州何嘗不敢犯邊乎又案鄭裔紳傳宣宗
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紳固爭帝已遣使者
頒詔追罷之今潼傳漏此一事蓋闕文也

案劉潼為西川節度在咸通七年三月當如吳氏所糾至潼
既因鄭裔紳奏未為桂管觀察則本傳自可不載

班宏傳新書高適鎮劔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又代適表雜合
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郭英又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拜英
又劔南節度使此云英又代適誤矣

李揆傳新書祖元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監監舊書秦府學

士給事中元道元孫

案世系表元道是揆高祖當以舊書為是

新書兄楷舊書作兄皆

案世系表有皆無楷是揆之弟非兄也

魏懷傳新書曾祖仁本

案仁本舊書有傳新書刪之然攷舊傳仁本亦有一二事可
取新書未免太略

慮邁傳新書以族屬客江介出為滁州刺史舊書延以叔父兄

弟姊妹悉在江介屬歲饑懇求江商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

案新書語太簡不明當從舊書又案下文以私忌不聽等事

新書云遂抵罪舊書云坐罰俸亦當從舊書語較明白

闕播傳新書李元平流珍州會放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殺

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舊書皇甫政表聞其到以發帝怒

案舊書語較穩新書所云恐人不可擅殺即別有事故亦當
敘明

敘明

袁滋傳新書蔡州山人舊書陳州汝南人

新書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舊書子都翰林學士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滋五子均郊官皆與傳不同世系表郊

字之乾執文志注云字之儀昭宗翰林學士又與表傳不同

案世系表郊都皆滋子其官俱非翰林學士

寶易直傳新書起為官歛浙西觀察使舊書十三年六月遷宣
歛池都團練觀察等使

案當云十三年起爲宣徽觀察使十四年遷浙西觀察使新書語不明而舊書漏也

張鑑傳新書齊抗託儲舊書抗爲備保負荷而逃

案齊抗託儲竟不知是何語當從舊書

武元衡傳新書曾祖載德祖平一有名舊書曾祖德載祖平一事在逸人傳

案世系表作德載平一新書有傳而不云自有傳舊書無傳而云事在逸人傳皆誤

段秀實傳新書曾祖師潛

案秀實父段行琛碑作德潛是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

新書副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舊書略同

案副業爲節度使時在肅宗靈武即位後余家藏段行琛碑云天寶九載倉儲無物疑二書皆誤以其母喪爲父喪也

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誅令言都虞侯何明禮

案姚令言下當是脫判官政靈岳五字言結令言之判官政靈岳也

案亦也

顏真卿傳新書脫書監驛唐五世從孫舊書五代祖之推

新書及異曰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敘世系最詳父雖真

祖而世曾祖勳禮勳勳與師古並認爲之子則真卿乃師古

之從曾孫也

案碑真卿高祖思魯魯父之推舊書是也

李晟傳新書會吐蕃欲誅泚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泚

案渾瑊傳云賊韓昇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亨川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

新書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命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舊書略同

案舊書上文云晟譽爲所併乃密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

上初未之許則此處敘事已未明矣新書并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故陸贄傳李晟密言其變表請移屯帝遣費

見懷光議事還因勸帝許晟移軍云云斯爲得實

新書詔爲晟立五廟追高祖以下舊書略同

新書制謬曰世系表止及曾祖嵩而不及之亦闕文也

李愿傳新書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下又云其家死于兵三子匿而免舊書用妻弟寶緩將親兵下云妻寶氏死于亂兵三子匿而獲免

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穩而明

李愬傳新書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舊書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書制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

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

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懶傳

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譌傳寫之誤曰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而舊紀亦作十月己卯通鑑從平蔡錄生辛未軍出壬申

夜入城通鑑攷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而已卯則奏到日也

李聽傳新書詔聽出援擊枚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卽率眾降進營雋堡堡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離堡守將尉珪降庭光東道既絕乃率眾出降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李誠固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舊書同

案通鑑于德宗初卽位時云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是時馬燧尙未立大功是馬璘之園也不知奉成奉誠是二園否或有一誤也

渾瑊傳新書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及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雷後渾瑊之又釋之附回紇傳亦云僕固懷恩之走登言歸瑊釋之將拒之信其甥張詠言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詔殺釋之

案渾瑊之事新書既得其詳當見之于瑊傳之首不當附之于回紇渾瑊傳而致瑊傳中反以仍舊書而誤也

楊朝昆傳新書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監賊黨張昕守邠州朝昆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高固傳則以爲固何開斬斬楊朝昆傳則以爲

懷賓以夜斬斬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卽懷賓也此各就其人傳言之互有詳略耳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昆傳一在一百二十二卷一在一百四十四卷而後傳較詳如云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是懷賓朝昆皆封王而前傳無之新傳亦無之又朝昆奏方渠合道木波請城其地後傳在貞元十三年前傳在十年新傳繫之九年後而無年通鑑則從舊書後傳作十三年

戴休顏傳新書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同行在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并禦有勞

案杜希全傳云引兵赴難次漢谷爲賊邀擊還保邠州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天當是李懷光先朱泚圍解後始得入奉天而因命之守是時瑊以兵衛駕入谷口而游瓌還邠州此傳云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并禦有勞語涉大概

陽惠元傳新書陸贄諫帝曰晟旣處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獄孤立

案陸贄傳本因晟已移軍盧兩軍孤立請與李晟并屯此傳所載不合

韓游瓌傳新書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殺焉城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舊書李

懷光反從駕山南

案德宗幸山南游環入郾因得殺張昕而遣楊懷賓以開則舊書之言從駕山南者固誤矣然新書所取者郾志亦非也

日幸梁非以疑游環故而幸梁又肯以其子從耶此說且德宗既以疑游環故而幸梁又肯以其子從耶

新書懷光權假游環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環既失兵不知所歸有客到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游環悟馳入郾

案游環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豈入郾之策已前定矣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郾險使其子從帝所以使帝不疑

也而新書取書甚多不忍割愛必欲牽連書之故有帝疑游環之誤此云游環既失兵不知所歸者亦牽連前事之誤也

游環必失兵而後懷光不疑乃得入郾耳且帝幸梁而能分合游環失兵則帝在奉天又何懼于游環而即日幸梁邪之留甲即漢谷敗還之兵退保邠州者

章梟傳新書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

案與章機傳互異說詳新書攷異見章機傳下今案新書世系表有章梟後魏高平男其六世孫亦不載梟

新書梟遣兄弟弁繼至奉天下文又云兄弟弟平舊書梟遣從兄弟弁

案新書前云兄弟平後又云兄弟平此等處雖無關史要亦見語不此

新書梟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于君請盡領劍南又

曰故劉闢陪其厲卒以亂舊書略同

案此當是梟使闢來京師而闢以私意請之梟不知也闢自以為將代梟又意叔文可劫故請之以為己地史臣以為梟罪過矣

新書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

案天寶時嚴武未嘗帥蜀其時遙領劍南者楊國忠而為其

舊後者崔圓也
新書始梟務私其民列州互入稅凡三歲一復梟沒蜀人德之舊書梟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至蜀土虛竭時論非之監本作列州互除相

案二書所載大相違背不知誰得其實攷到闢傳梟卒闢王

留務梟既有子行式而不樹其子又兄肆以留務子行式萬年尉平子正買單父尉皆宦于四方不聚其宗族于蜀知非有私也新書所言大約近誣

吳湊傳新書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燕縱侈一日費凡

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給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

事關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

執處其罪不納秋兼蔡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新書和諤曰案秋兼蔡傳云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募勅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為諸道歛望請付有司治罪貶蔡州別駕一傳載士矩所犯

固已不同至于有司劾責次序各有未完

案舊書裴冀傳所載略同亦祇云貶蔡州別駕此傳既云中
外共申解得以親讓尚貶蔡州別駕又云諫官執處其罪竟

用兼裴言流端州前後似相違戾總之士矩祇有此一事既
見狄襄奏傳此傳不增可也 上疑舊書無傳裴書所增

盧坦傳新書坦奏劾柳晟閔濟美遠赦令進奉及諫止毀李筠
祖墓事

新書糾謬曰元和二年十二月李筠伏誅三年正月大赦罷
詣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如此而坦傳失之

新書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新書糾謬曰少誠當作元濟

案盧坦卒于元和十二年 舊書云十二年九月卒 亦不及見吳元濟之
誅也 元濟本紀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伏誅 當云吳元濟之叛

柳晟傳新書吳逆元得罪最上書理其辜凡三上書帝意解通
元得減死

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並云賜死此傳云得減死未知孰是
崔戎傳新書元暉從孫也舊書伯高祖元暉

案世系表戎是元暉四世從孫當以舊書為是
新書子雍和州刺史靡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

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詣朝宰招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
賜死宣州

案舊書詳載雍事于懿宗紀內其罪不可勝誅而通鑑從之

新書述罷職事于康承訓傳內刪去雍事不載而為之附傳

戎後蓋本之唐闕史未知孰是余友端木星垣曰舊紀所載
或即路巖傳致之辭其意不失為厚也

徐浩傳新書黜明州別駕舊書同
案徐浩碑云明州別駕

新書諡曰定舊書不載
案唐會要與新書同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諡碑是其子徐

現所書不應有諡而不言也
呂渭傳新書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遠復榮茂

人以爲祥柳渭消合貢士賦之帝聞未善也舊書帝聞而嘉之
案一說柳辰未知孰是攷唐會要作帝聞而惡之端木星垣

曰德宗多忌奉天之事必諱言之
楊憑傳新書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案柳宗元祭文云入為王傅
崔龜從傳新書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屋不容為大祠詔可

其議九宮遂為中祠舊書略同
新書攷吳曰舊禮儀志及舒元興傳大和元年元興奏言九

宮之神于天地猶子男陛下為天子反臣于天之子男臣竊
以為過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不宜稱臣與名召都官議皆

如元興言乃降為中祠然則此議實起元興其時龜從為太
常博士或在預議之列故舊書本傳亦及之然新書不應舍

元興而專歸功于龜從也

章綬傳新書諛通醜故吏以爲言改繆醜不報罷舊書博士劉
端夫請諱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諱爲
繆竟不施行

案舊書劉伯弼傳云端夫致章綬諱議知名此傳乃端夫請
諱爲通而孟瑄駁之權安易之此舊書之自相違戾也然通
醜之諱不應下于繆醜何以故吏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
恐新書之誤又攷唐會要繆醜尙書右僕射章綬其下注
云博士劉端夫諛通醜博士權安復諱爲繆醜則是其事已
施行而非不報罷也未知孰是

張薦傳新書祖鸞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到奇以鸞爲御史
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鸞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
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
而鸞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鸞旣以開元初以御史貶官何
緣復云武后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攷

姚南仲傳新書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
望南仲上疏云云舊書大曆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
卯追冊爲皇后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遽書爲崩此不
惟義例不明蓋亦未攷其位號前後而言也

案獨孤氏以大曆十年薨十三年始葬此傳所言將葬時事
當云大曆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二書皆下語未細

新書長安乃祖宗所宅舊書長安城是陛下皇居

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新書云長
安乃祖宗所宅于論事似未稱舊書所云是也

獨孤顯傳新書王源植貶官湖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
法不稱願罷去舊書高少逸入闕失儀則不彈奏謂係兩稱執
法不稱乞罷中丞

案一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段平仲傳新書隋民部尙書達六世孫舊書隋人部尙書達六
代孫也

案段達與王世充爲賊何得仍大書隋官且新書兩書皆傳
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如段達者竟刪之可也

呂元膺傳新書都有李師道雷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登元
膺食破之東畿西南通鄴就川谷曠深人業射獵而不事農號

曰山棚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官城詔可舊書賊過山
棚乃召集其眾引官兵圍于谷中盡獲之其前後略同

案李師道欲使與邸兵同謀竊發者山棚也則與山棚當有
成約而引官兵以擒賊者山棚也元膺募之以爲山河子弟

使衛官城者又山棚也二書皆不能分明其辭使人生疑總
之山棚必爲地方之害守土者不可不知而預爲區畫耳
薛存誠傳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舊

書同

案舊糾謬曰孔戣傳作高重謙

案舊書孔戣傳亦作重謙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戾也按監軍中使之名新書所刪者多矣何不刪之

孔戣傳新書子遵孺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溫孺

孔戣傳新書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

歐舊書以季父巢死父難

新書糾謬曰案死難者巢父傳云從子戮戣世系表戮戣戣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戎竹汀曰案韓退之孔戣墓志云戎岑父昆弟五人載戣戮戣亦可證戣非巢父子

案舊書本不誤而新書易之遂來吳氏之糾錢氏又引韓誌以證之然巢父無子當是以戣為之嗣故授以官不然戣之兄尙多何獨官戣而俟其讓也疑新書有所據而言之未詳

柳公綽傳新書字寬小字起之舊書字起之新書諡曰元舊書諡曰成

案唐會要諡元與新書同

柳玭傳新書在官則絜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舊書在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

案舊書所載文義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混居宰相領財賦樞虛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混卒乃入為膳部員外郎舊書混歿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略同

案舊書所載文義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混居宰相領財賦樞虛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混卒乃入為膳部員外郎舊書混歿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略同

案舊書貞元二年十一月八朝十二月始領度支諸使三年

二月薨矣前後在位兩三月開耳如舊書云於陵八年始入

朝則為時甚久新書刪去八年字竟似撓卒而於陵即入朝

者九非是攷舊書德宗本紀是時為鄂岳觀察使者盧元卿

亦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此傳所謂隨府罷者即元卿也

而於陵不調至于七年之久必有他故非關避混之權勢亦

可知矣蓋深入朝而元卿府罷於陵不調適當其時其家因

取入誌狀以為盜美之辭史何不攷而取之哉

馬總傳新書建二銅柱于漢故處劔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舊

書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案舊書似得當日建柱本意新書蓋謂總為伏波之裔或會

見銅柱文中有是語然殊不成文理

新書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會穆卒總復詔還

鎮

案四總字皆當加姓以別之

鄭珣珣傳新書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

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觀周也文終文成漢也異曰諡一正也妻姪是也二

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

案李巽徐復復復相難之辭詳載于唐會要此所引殊未得

其要領攷唐自高士廉諡文獻以來習用二諡已久李巽之

議雖正而自可不發史亦不必載也但云諡文獻足矣

涇陽趙紹祖撰

鄭綱傳新書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洛從史辭窮乏糧雷軍山東李吉甫密奏綱漏言于從史帝怒召李絳語其故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云云又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綱綱常默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賓客舊書綱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鄭綱罷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承宗反而盧從

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然則綱是時已去相矣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五年盧從史貶離州賜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則是時綱去相已再拜矣何得謂有諸綱之事又案杜黃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罷綱以四年二月罷則黃裳罷後綱猶居相位二事何得謂綱之默默為以是貶也

案吳氏于此事反覆數百言又為表以紀其年月可謂詳盡今略節其要攷舊書云由是罷為太子賓客其語誠誤新書已知其失而加先是以別之不過追敘其事耳非以此為綱之貶也至謂從史與承宗連和而吉甫譖綱則誠新書之大誤矣

懷遠丁樹屏初校

彰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杜棕傳新書始宣宗世襲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韋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襲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韋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指棕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投棕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棕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云云

洪容齋隨筆曰案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令狐綯蕭鄴夏侯孜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懿宗自用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

新書攷異曰案棕以咸通二年二月再入相距懿宗踐祚之始已兩年矣使帝銜怒諸大臣欲置之死地當不俟此時傳所云未可深信

案懿宗即位已見本紀此處敘事未免重複尤長其欲追罪諸大臣則或出自中人之意故久而始發亦未可竟必其無也

新書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舊書加司空繼加司徒

新書糾謬曰案紀與宰相皆云咸通三年二月棕守司空十月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風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

新書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涼

新書劉諤曰案南齊傳云坦結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

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經傳則云討蠻在南蠻傳則

云蠻寇黔中二者不符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漢竹汀曰秦

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使秦使止是一官非互異也

杜牧博新書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云

云舊書略同

案新書于舊書言之荒唐者如鄭處晦夢過鄭朗鄭顛詩序

言夢至一地諸事皆刪之可謂有諱而于牧傳仍載此亦可

不必

新書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舊書有集二十卷曰杜

氏樊川集

案新藝文志有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傳所云恐誤

今佩狗傳新書醴湘及監軍郭厚本舊書湘與監軍郭厚本為

記勳斷手足以狗干康承訓軍

新書攷異曰杜怡傳云戎將郭厚本

案此已見通鑑攷異云舊紀實錄俱作郭厚本今攷舊紀及

舊今狐狗傳辛謔傳皆作郭厚本未知孰是又舊紀云都監

絢傳云監軍新書此傳仍舊傳作監軍而杜怡傳作成將皆

不盡一

新書時浙西杜審權使稟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獲賊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舊書略同

案杜怡傳浙西兵覆在李湘敗沒之前同在一卷而彼此互

異此沿舊書而彼又據它書也然不檢亦甚矣又案辛謔傳

翟行約赴援壁達塘諺獨出橋之而還使在李湘敗沒之後

則辛謔必告之賊不得誘之也疑當以杜怡傳為是

表延齡傳新書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冊贈太

子太傅上柱國舊書延齡死中外相賀惟德宗悼惜不已冊太

子少保

新書攷異曰舊書語甚明新書改云人語以相安殊難解舊

書贈太子少保新書贈太子太傅未知孰是上柱國勳視正

二品然唐時勳級甚濫杜佑曰魏置柱國當時實寵第一國

家以為勳級雖得地三十頃耳延齡贈上柱國未為異數它

傳亦未有載勳官者此所謂不必書而書也

案唐會要諡法門終字下有云贈太子太保表延齡與一書

又異

章渠牟傳新書工部侍郎述從子也舊書六代祖範魏西陽太

守

案世系表章範六代孫無渠牟又案新書章範傳云六代祖

範章宏機傳云岳子孫泉新舊書章述傳並云述宏機曾孫

述弟道迪又並不云迪與迪有子渠牟若依二書所載似宏

機述泉渠牟皆範後而世系表皆無名各傳中所云亦自參

差不合疑二書于此數傳世次皆失之說互見宏機章傳下

李齊運傳新書蔣王暉孫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宗室世系表是蔣王暉曾孫

六首傳新書初史書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李道古傳並云以服丹嘔血死是心實好之爲

況所欺非教汲爲奸也

王起傳新書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

案新書此等語真不知其從何處得來豈儒不當相而前世

相者皆非儒邪

王暉傳新書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間其至歡進

之卒贈工部尚書舊書江淮盜起攻郢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案新書不言暉爲賊所害或有所據不然不應刪也又新書

前云起子龜式故傳在式之前攷世系表則式是龜之兄舊

書亦云兄式但以式爲搖之子有異耳

劉禹錫傳新書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

太子右庶子御史竇鞏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鞏素貴

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

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叔文使人

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禹錫求爲職官元衡不

與叔文濫不說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以忤叔

文禹錫之故與宗元無與此不同者一也竇鞏傳云王叔文

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然則鞏未嘗罷官此不同者二也

韓皋傳云叔文怒出爲鄂岳浙西觀察使此當在叔文傳中

禹錫傳不當書且皋之出爲鄂岳浙西觀察使又非湖南此

不同者三也

案一書此一段並結之云號二王劉柳此所以書于禹錫傳

其他當如吳氏所糾又元衡不爲宗元所喜容亦有之元衡

回正人而柳氏之家實爲武氏所破其仇不遠而能強喜之

耶

新書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

新書攷異曰叔文傳越州山陰人此或舉其族望

柳宗元傳新書從曾祖夷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案柳夷自有傳當云中書令夷之從曾孫也不當重敘

杜黃裳傳新書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章曲時中人欲請其地

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

事云云舊書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云云

案黃裳遷太常卿在順宗即位之後未改元言貞元末可也

然新書于德宗言下卽云遷太常卿敘事不明當移上文貞

元末三字于不可易下如舊書語本無弊

新書諡曰宣獻舊書諡曰宣

案唐會要作宣憲又與一書不同

李藩傳舊書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舊書略同

案李承自有傳當云湖南觀察使承之子

新書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望字藩注謂曰公今

喪君宜謹守土何乘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舊書建封病

革兼執事到府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河南節度王鈞路構伴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鈞可
取宰相藩取筆灑宰相字署其左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
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今日便
不可止

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也既稱奉密
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
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
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九為疏闊

案崔氏此說載唐會要通鑑及異引之今攷晁公武讀書志
云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朝
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
宗大中六年以積晁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案唐志蘇冕會
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此事在元
和五年十月正崔鉉之所敘錄事既不實便可不載何為自
載而自駁之新書宜亦見崔氏之駁何為仍取之邪又會要
載此事云王鈞可兼宰相宜即擬來故崔氏有得擬狀中陳
論之說新書刪去宜即擬來四字

韋質之傳新書程異督諸道賦租異福州縣厚徵以廉賈之不
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竟左遷太子詹事舊書略同

案新書程異傳云故異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舊書

異傳語亦相似與此互異以意度之當是異傳溢美而此傳
為是

韋溫傳新書樂工尉遲璋投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新書糾謬曰案陳夷行傳尉遲璋初投王府率因竇洵直爭
之遂下除光州長史韋溫何為猶封還詔書又說不見朝廷
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
後世不得不疑

案新舊二書曹確傳並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
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投光州長史是韋溫封還詔書未見聽
也

新書溫少合所善惟蕭祐舊書作蕭祐
劉昌裔傳新書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舊書楊琳
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洛州刺史

案新舊本紀皆作楊子琳若楊惠琳乃韓全義之甥以夏叛
者此誤以子琳為惠琳乃新書之失子琳順命後授瀘州刺
史舊書但作楊琳授洛州刺史乃舊書之失新書載叔倫傳
亦誤以子琳為惠琳吳氏糾謬所言之是也但語稍煩瑣耳
王鐸傳新書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養
得不死舊書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

案宋忠獻所為義士也新書不應刪其名
孟元陽傳新書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
屯潞水舊書同

新書刺諺曰韓全義傳云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澠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章宏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為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策者誤矣

王柄曜傳新書袁量亂浙東御史中丞袁修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生擒量舊書同

案新書張伯儀傳云袁量亂光弼使伯儀討平之與此互異高固傳新書李懷光反使邠寧雷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趨河中固在行乃伺闖入帳下斬昕首以徇舊書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

案楊朝晟傳云昕大索軍實欲潛歸之是未行也故韓游瓌得與楊懷賓高固同誅之新書此傳云固在行語未明豁

魏玘傳此本新書貞元中為臨涇鎮將說節度使馬璘請城隍

堙云云璘不聽及段佑代節度舊傳作佑玘又說云云佑唯許請于朝詔城隍堙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馬璘傳云大曆十二年卒于軍至貞元元年璘卒已九年矣舊書玘白其帥不從是舊書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而指以為璘也

案舊書代宗及德宗本紀大曆十一年十二月馬璘卒涇原節度歷段秀實朱泚孟緯姚合言馮河清田希憲李觀至貞元四年劉昌為節度十九年五月甲子劉昌卒甲戌以涇原節度雷後段佑為涇州刺史是佑所代者劉昌而觀在涇原

四年昌在涇原十五年未知郝玘所說而不從者昌也或觀也又行原州之城舊紀新地理志唐會要皆在元和三年

李光進傳新書初葛旆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舊書略同

案舊書僕固懷恩傳云張惟岳等四人殺瑒新書曰玉焦暉殺瑒與此互異

新書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于王承宗下俱脫叛字

石雄傳新書王宰者智異子于雄故有陳舊書略同

案宰自有傳附其父智興後則雄傳不應如此敘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杜兼傳新書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果舊書無妄繫令狐運語

案新舊二書令狐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為杜亞所陷非兼也且兼為濠州刺史亞為東都雷守運為東都將而未為濠州將其非杜兼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

為兼事耳

裴度傳新書是時諸遊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略同

案李愬傳愬夜出師監軍泣曰果落詭計又余家燕唐宦者朱孝誠碑盛稱其滅蔡之功孝誠時監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為得實

李達吉傳新書父頗有鉅疾舊書祖頗父歸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遠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中人怒擊之敗而舊書作內官劉士元

案通鑑攷異曰寶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寶錄也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爲于鄂州置武昌軍校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寶曆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攷之元和元年升鄂岳觀察使爲武昌軍節

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帝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大中元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

表失載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穎元微之相繼爲武昌節度使之卒而崔郾爲鄂岳觀

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鎮之罷在大和五年也案錢氏此交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也

舊書文宗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尚書左丞杜元穎除校戶部尚書充武昌軍節度使鄂岳黃安申等州觀察今

攷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于貶所又攷元微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爲武昌軍節度是元

穎末嘗爲武昌軍節度祇是元微之直接僧孺舊紀所謂杜元穎卽元微之之謬而錢氏未細審也揚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

而嗣復生滉撫其頂舊書略同

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于傳中矣此傳但當云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撫其頂足矣

寶羣傳新書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案舊書舉其族望然京兆金城至德二載已改興平

楊虔卿傳新書子知退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案傳中有云虔卿兄弟汝士漢公則此處堪下當云弟汝士

漢公皆擢進士第不應不稱弟又不應遺卻汝士而于汝士傳中別云登進士第也新書無知進舊書無知權攷世系表

亦無知進此或舊書之誤韓愈傳新書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舊書略同

洪容齋隨筆曰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論宮市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

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民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

因論宮市明甚案公赴江陵塗中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亦非爲論關中旱饑事也中有疑柳劉漏洩之語而云二子當不爾

將疑斷還否當是與宗元禹錫言王叔文之奸而二子漏其語于叔文遂爲其所中也特公不欲指明朋友之過故云二

子當不爾耳又案公岳陽樓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无妄又云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誣則其事斷可知矣

章表徵傳新書刁志沼板

案新舊本紀及諸傳或作刁志沼或作开志沼或作于志沼
疑皆以傳寫而誤此作刁志沼尤異

高錯傳新書錯爲禮部侍郎閔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八
才益少詔減十八猶不能滿舊書錯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
者四十人三年楊出後數口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
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擇雖多頗得
才實

案新書語全不明當從舊書

馮宿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同

案王起所撰馮宿神道碑乃冀州長樂人其五世祖早惠爲
婺州長山令或家焉未可知也然碑有云葬于京兆萬年縣
從先祖坐似非家于婺者

馮濬傳新書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家額舊
書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家額加大周二字

案虞世南所書孔子廟堂碑係武德九年立時未題額至武
后時而睿宗始爲篆之者也舊書語雖未詳本無大弊而新
書言武后所立則誤矣

舒元與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江州人

案宰相世系表云世居廬江又與一傳互異

王璠傳新書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取舊書玉有取下
有取卽休三字

案新書五行志亦載此事有取卽休三字故吳氏糾謬議其
有所增損然此等事一見定矣

羅立言傳新書宣州人

案舊書不載何所人
李訓等傳贊新書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擄精兵其死句
故

案李訓敗事並不關敬寶殊不得要領

李德裕傳新書更徙錢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
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
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滄王以罪廢死滄王廢在大和五年降
爲巢縣公死在九年序
事亦因與戶部尚書李漢共誣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
不怒

感其言通鑑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
後李璠使如詔書至是王璠李漢使德裕已離浙西據當
厚解仲陽於滄王圖爲不軌上怒甚舊書代王璠德裕至
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于道觀與之共給仲陽者漳王養母
王得罪放仲陽于潤州故也下同

案一書俱未詳明而新書九誤攷德裕前鎮浙西在長慶二
年九月至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九月出爲鄭滑節

度使四年十月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漳王湊以事
連宋申錫得罪降封巢縣公在五年二月是時德裕已鎮蜀
無被召事亦無緣檄浙西之留後使如詔旨也六年十二月

德裕自西川召爲兵部尚書七年二月同平章事八年九月
李元閔復相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以自陳嵩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旋以李宗閔奏徙浙西鎮海軍以代王璠九年正月

巢縣公濬薨三月王璠等譖德裕賂旨賂仲陽以通漳王圖為

不軌則德裕亦無被召事且事前後俱在大和時亦不得云

先是大和中也又攷通鑑語意亦似指德裕前鎮浙西時胡

三省注亦知其謬而不能詳攷三省注曰德裕被徵見三年

年繫年攷今以新舊傳參稽之疑德裕以八年十一月復鎮

浙西而王璠以召入為尚書左丞適有仲陽放歸之事時王

璠已去鎮德裕未至鎮故撥璠之畱後使如詔旨也但淳王

以五年得罪何以至八年始放仲陽書于此未明然語本

無弊若如新書與通鑑所言則德裕鎮蜀已久乃必無之事

其語亦不能入耳

陳夷行傳新書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宗宋瑤于時在

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瑤嘗同

新書攷異曰案宋瑤開元廿五年卒不逮天寶時珣所對未

審

新書楊嗣復曰太宗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舊

書同

案元齡前後任政二十三年中間惟以喪龍三月耳嗣復之

言亦未審

李紳傳新書紳族子虔時來省紳雅與柏者程昔籍善及善為

拾遺虔以書求薦舊書虔與從伯者進士程範皆依紳

案通鑑作虔從父者與舊書同然觀新書文勢非緣柏與伯

聲形相近而誤也攷柏者曾官拾遺疑別有所據

李珣傳新書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舊書出為桂州刺

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

案舊書武宗本紀珣充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皆互異

又攷通鑑作出為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皆互異

新書宣宗立內徙柳舒二州刺史

新書攷異曰案風洞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珣已稱郴州刺史

則珣之徙郴在宣宗即位以前柳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

宣宗初由柳徙舒耳

崔珣傳新書會昌三年珣以兄珪妻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舊

書珣以弟珣罷相貶官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

案二書互異未知孰是攷舊書珣卒後貶僕射詔曰屬賢相

受詔廟堂議法當是指宋中錫獲罪而傳中不載珣爭宋甲

鴛事新傳而但載是詔恐誤以賢相為珣而聽為以珣貶官

而罷鎮也

劉瓌傳新書乃夏彙敕令可用由武德迄大中凡二千八百六

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就大中刑律統類以聞舊書略同

新書攷異曰案刑法志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戮以

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不云瓌所撰

又藝文志大中刑法總要格敕六十卷劉瓌等撰與張戮

所撰大中刑律統類各為一書疑瓌傳誤

案唐會要劉瓌等所撰在大中五年張戮所撰在大中七年

同名刑法統類未知孰是

趙隱傳新書與兄隋舊書作弟隋

案世系表隋是弟

王博傳新書失其何所人

案世系表敘王溥家世最詳王翊王胡即其從曾祖何自相

矛盾

盧光啟傳新書檢長流環州

新書攷異曰案昭宗紀天復三年二月朱全忠殺蘇檢宰相

表亦稱檢為全忠所害傳不書檢之死漏也

畢誠傳新書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浚浚生勾世失官為鹽

估勾生誠舊書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鄧王府司馬

生浚汾州長史生勾為協律郎

案新書當云構從曾孫舊書當云伯曾祖構又案新書傳中

多刪舊傳世系以其見于世系表也惟此傳歷敘不厭其複

又云世失官為鹽估而世系表載其祖父官與舊書同不知

何故

馬植傳新書鳳州刺史助子也舊書扶風人父暉

案世系表亦作暉且暉既無傳不當不書植為扶風人宜從

舊書

路巖傳新書俄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繼盜邊後巖力拊循

置定邊軍于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以擊刺使補屯

等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新書判謬曰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

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嶺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

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

成都才五舍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

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

使後世何以取信歟

錢竹初曰案宰相表巖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表稱咸通八年置定邊軍節度鎮嘉州邛州雅州七州治瑯州十一年廢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開巖出鎮旌定邊軍已廢矣

案南詔傳咸通十四年蠻猶入擊定邊軍與方鎮表

盾未

知孰是又傳云巖至新州詔賜死舊傳不載而新紀亦不書

殺洩入路巖

巖保衡之賜死舊傳亦有之而新紀亦不書

不知何故

懷遠丁樹屏初校

黔縣黃士陵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涇縣趙紹祖撰

王鐸傳新書車保衡緣恩侍輔政始由鐸得進上故諱事鐸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縉紳賴焉舊書宰相車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詳僖宗即位保衡得幸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汀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案鐸以咸通十四年六月罷九月而保衡貶紀表皆同善傳之言固謬然合觀車保衡王鐸二傳則新舊傳多不得實新保衡傳保衡舉進士王鐸第於籍蕭邁與同升以官薄於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舊傳王鐸貢舉之師蕭邁同門生皆指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媒登達之今鐸傳乃言保衡謹事鐸語既不符又十四年六月鐸始罷遂楊收在七年時保衡尚未相路巖罷在十二年皆三此事數年之前敘事亦倒不倫也

新書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天下大震朝廷遣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營聲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舊書四年賊陷江陵五年以鐸充諸道行營都統

案舊紀鐸為都統亦在乾符五年新紀及宰相表並在六年而溫公從之然合觀盧攜鄭畋諸傳恐當以舊書為是舊書盧攜傳云鐸為都統攜不說黃巢求為天平節度使攜固不可欲激事使戰而敗鐸又徇駢與南詔和視與畋爭相相讐蘇是罷而新紀及宰相表繫攜敗之罷於五年五月若

鐸為都統至六年時鐸傳所言盧攜鄭畋等敗此與盧相爭而罷新書云在六年然則鐸為都統在五年攜敗之罷在六年舊書本不誤而通鑑於此二事並從新紀表過矣惟舊書於盧攜傳亦云五年罷此則自相刺謬不可貫通也說互見本紀乾符五年下

王徽傳新書高潁為賊首楊政績其將劉廣遠據潞州則將孟方立殺廣潁書尤說中潞州軍亂後其帥成麟

新書改異曰案僖宗本紀中和三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潁及黃巢戰於石碣敗績十將成麟被擄入於潞州九月昭義軍將孟方立殺成潁自稱節度使孟方立傳以高潁為高郭成麟為成鄰其事略同獨此傳云方立殺劉廣疑誤也以通鑑證之昭義大將劉廣遠節度使高潁在乾符二年十將成麟殺高潁在中和二年前後本是兩事

案舊傳不甚詳光啟中當作中和而其專則與新紀合也然改舊紀所載舊書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潁與黃巢戰於石碣為所擄改云潞州九月潁將牙將劉廣遠據潞州是月高天反與新傳同彼此互異亦可怪也

新書語言其先本述論公下一段舊書略同

案舊書於王徽傳首述此二百餘言錢氏舊書攷異論其取碑誌繁文然舊書欲見徽之世系出自京兆不同於琅邪太原之王耳新書既立世系表何復述之刪之可也

張洎傳新書後再將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

始移復恭進復恭中夫權更依田令改復恭衙之及爲中尉
數被離間舊書信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滑初發速依楊復恭
及復恭大勢乃依田令改以至重位而反離復恭及再幸山南
復恭代令改爲中尉罷滑知政事

通鑑攷異曰據舊紀實錄新紀皆曰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
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之皆免舊傳誤也

案舊紀潘於光啟三年正月相而溫公以爲九月與新紀同
疑今本或以傳寫誤又此數行中兩言再幸山南一以爲拜
平章事一以爲罷知政事不應錯誤至是疑當時本亦或以
傳鈔失之致信宗再幸山南在光啟二年正月令改除西川
監軍而復恭代爲中尉在二年四月張濬之相在三年九月
卽如舊紀亦在三年正月然則張楊之相惡自是昭宗卽位
後事而於此時謂依田令改而復恭前之及爲中尉數被離
間者新舊二傳皆不得其實也

周寶傳新書錄具奏駁逆賈舍穆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
畢 錄所四

新書攷異曰案舊宗紀光啟三年九月秦彥殺高駢十月錢
鏐殺周寶是駢死在寶前紀傳矛盾

案上文云悻期放寶奔牛埔駢以奪焉諷其且亡也寶抵
於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寶之奔在光啟三年三
月駢之見囚卽在四月故此句云然而不當繫於殺之之下
遂爲錢氏所譏又案下文文德元年拔潤州執朗剖其心祭

寶殺之而又爲殺其叛人以祭之錢鏐行事可笑如此然攷
五代史云寶病卒或者此傳未幾殺之爲何文而紀又因傳
而誤也

楊守亮傳新書復恭挾諸假千及存奔閬州洪進蘭之俄而洪
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案新書昭宗紀景福元年八月李茂貞寇興元楊守亮攜存
奔於閬州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陷閬州舊紀通鑑皆云茂
貞惟舊紀年月差異此傳乃云洪則王達所遣之將軍洪也
何以一誤至此

王重榮傳新書舊曰以亂止亂跋扈者能之以能不能止亂跋
扈者能之 監本兩止字俱作橫字疑誤作跋扈

案下二句文義甚不易解

李罕之傳新書言後嗣名全義

案此張言也改名全義攷昭宗本紀張全義陷孟州在昭宗
初卽位時新舊書皆同是其時已改名全義不待從朱全忠
後也又攷五代史全義傳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事獎賜名
宗爽此傳殊未詳明

孟方立傳新書以遷爲汾州刺史

案此孟遷也攷新書昭宗本紀天復元年三月昭董軍節度
使孟遷叛附於朱全忠舊紀光化三年七月制以孟遷充昭
董軍節度使從李克用奏也則克用以遷爲汾州刺史後又
表爲昭董節度而叛附於全忠傳既以遷附方立後亦當終

三言

宋宣博一作班新書宣亡命去青州為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

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

薛崇拒王仙之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

之據其地來十雷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

東規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陳舊書存實皆作全最餘

略同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平盧軍將王敬武逐

其節度使安師備自稱雷後是歲壬寅敬武始得青州而王

仙芝伏誅在乾符五年戊戌時敬武尚為偏裨不得有遷將

之事五代史朱宣傳云宣事王敬武為軍校隸其將曹全晟

與此傳略同惟存實作全晟為異據僖宗紀乾符六年淄州

刺史曹全最克鄆州中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則

全最與存實自是兩人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

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雷後則存

實為全最兄子此言當可信也朱宣本隸全最因雷鄆州全

最死後復事存實與王敬武無預而史家以為敬武所遺誤

矣

案王敬武傳張滑傳則敬武所遣之兵隨滑而西京師平以

功進檢校太尉未嘗雷鄆州也此事在中據僖紀淄州刺史

曹全最克鄆州紀當書昭不當書此則全最時為江西招討

使敗黃巢於荆門之兵師還而中道盜有鄆州未曾至京功

也時以陳參代其使故此傳前存實高從舊傳皆全最

史作全後存實當從此傳作存實舊傳仍作中開漏卻全最

與賊戰死一事則二書之誤同

田頌傳新書行密以康備在頌所故授盧州刺史以聞之頌怒

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案上文不見有康儒事與其言此段殊鶻突難曉吳任臣十

國春秋云頌有良將康儒者與頌議多不合益見其失而以

意補之也

忠義傳

常達傳新書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舊書

嘗從高祖征伐甚見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

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

案新書刪節舊書語意不明當從舊書

王同皎傳新書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中舊書定安

郡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云定安郡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

傳云與長寧新寧安樂新平五郡主同進封當云尚太子女

新寧郡主其安定安未知孰是錢竹汀曰從統傳亦作定

傳定安公主則作定安無疑

李愬傳新書源八歲家襄慶初年八十矣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京讓守

李愬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是戊子生也至長慶元年

辛丑七十四歲爾

案舊書本無年八十之語唐會要云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時源年八十餘新書偶取之以示博洽耳顏泉卿傳新書與真卿同五世祖舊書曾祖勳禮

案舊書敘泉卿世系甚詳與魯公所撰顏氏家廟碑合蓋與魯公皆為勳禮曾孫同曾祖也新書誤

雷萬春傳新書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勦潮疑刻木人

案上云與潮語下疑木人亦是語病

黃暘傳新書徒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容蘇州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紀中和四年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黃炳叛降於董昌此傳云棄州去則未嘗被執也

案通鑑同本紀

孝友傳

李知本傳新書父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闕而太冲官婚最

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李華傳云曾祖太冲名冠宗族聞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其得名之因既已不同且知本傳既載之矣華傳何復載之乎

循史傳舊書作夏史傳

李素立傳新書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舊書同作郎中

新書糾謬曰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未知孰是又隋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此本有之亦誤

韋丹傳新書封咸陽郡公

新書攷異曰咸陽當作武陽

新書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

案劉知謙傳已載此事彼傳以為宙語此以為岫語互異

儒學傳

曹憲傳新書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舊書作博雅

案舊書作博雅者書成於隋時避煬帝諱新書藝文志亦云博雅十卷又云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穎當是總其事者

孔穎達傳新書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言太宗誤問穎達對史臣誤書也

案舊書作太宗問論語而穎達所對亦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又攷新書獨孤及傳亦稱孔子云以能問於不能可見唐人皆以此為孔子之言吳氏末之知也蓋惟此為孔子之言故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其義自長

歐陽詢傳新書通鑑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

遠迹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其書母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
之道

案舊書文意蓋言給以詢書可以質錢以鼓動通之心且新
書剛改似不得其意

張後允傳新書孫齊邱

案家藏張允碑止曰允不名後允攷世系表齊邱是曾孫吳
氏所刻是也

蓋文達傳新書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益舊書文懿
者貝州宋城人

舊書攷異曰宋城當作宗城

案新書不言文懿爲何地人非是幾使人疑其與文達同爲
冀州信都人矣

蕭德言傳新書陳吏部郎引子也舊書父引陳吏部侍郎

新書引謬曰案世系表引爲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

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新傳誤也案蕭德言傳吳氏誤
作蕭志傳

郎餘令傳新書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下云又貞貞無藝又
云卒以貧殘廢

案前後語意殊不合

徐齊聘傳新書時姑爲帝婕妤堅傳齊聘姑爲太宗充容仲爲
高宗婕妤舊書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堅傳長姑
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召爲才人再遷充容

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聘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然
則齊聘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傳
則爲弟而堅爲姪也未知孰是

案以舊書相證當以賢妃傳爲是

褚無量傳新書乃選郊常享舊書作郗恆通

案唐穆宗名恆諱恆爲常肅宗名亨諱亨爲通二書似各諱
其一又案宋自當諱恆其名當是郗恆亨也

元行沖傳新書鄭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后間起增
革百篇舊書馬佃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

案藝文志有孫炎注禮記三十卷葉遵注十二卷而馬佃書
不見然詳舊書所載元行沖釋疑文意似謂馬佃增革孫炎

新書刪存四字竟似孫炎增革虛以首亦舛矣

趙令穰傳新書定州鼓城人弟居貞貞郡采訪使居貞子昌別

傳

案新書趙昌傳云天水人舉其族望而不言其爲居貞子則
例不一也舊書昌傳云祖不器父居貞而此傳亦不言父不

器皆漏

陸堅傳新書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

新書攷異曰有詔上當有親喪字

鄭欽說傳新書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曠中得
銘

新書攷異曰案梁書昉卒於天監七年若大同四年則在後

三十年此小說無稽之說而史家采之可謂不學矣

盧僕傳新書兄備

案僕傳並無一言一事惟載其兄備一疏耳此與鄭欽說傳

俱可不立但一見其名足矣備書當從舊書載之突厥傳

陳京傳新書司馬晉以高皇太宗征西四府君為別廟

新書攷異曰晉無高皇太宗之稱詳其文義司馬晉上當有

曹魏二字

案舊書禮儀志載京此議云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比則構築

別室東晉以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唐會要同其上亦似脫一句然

京晉下本無高皇太宗字新傳因下文有別廟祭高皇太宗

征西四府君之語而誤增之

文藝傳舊唐書文苑傳

袁朗傳新書典義蘇幹

新書攷異曰案蘇幹傳云父勛武德中為秦王府諮議典義

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亦有蘇勛而無蘇幹然則幹乃勛

之譌

謝偃傳新書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觀帝蘊古洹水人後

坐事誅

案舊書張蘊古有傳新書刪之而附於謝偃後并不著於目

錄亦太略矣攷舊傳載河內人李孝德事是蘊古以直節死

新書雖見其事於刑法志而此但以坐事誅三字了之語殊

不穩也竊意當存其傳而刑法志可略

崔信明傳新書高祖光伯舊書光伯曾孫也

案世系表是光伯曾孫又傳子邈秦川令卒而世系表云懷

州刺史亦互異

張昌齡傳新書為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上所稱舊書為

崑山道行軍記室破處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案當云破處月平龜茲攷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崑

邱道行軍總管阿史那斛斤及薛延陀餘部處月處密戰破

之十月及龜茲戰敗之舊書處明月乃處月之譌新傳不知

易但以其誤而刪之虛明月隋末賊為張須陁所破見秦叔

寶傳處虛字形相近傳鈔者強不知以為知也

崔行功傳新書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北齊鉅鹿太

守伯讓曾孫也

案行功傳末云兄子元暉別有傳新舊書皆同以世系表攷

之元暉高祖名伯讓則當為行功曾祖也舊書不誤而名伯

讓攷北史伯讓字士遜與世系表合其弟名仲讓則舊傳作

伯讓亦誤

王勳傳新書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

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

辭案然皆畢舊書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閣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監王憲傳云文明元年武后以齊宗為皇帝

故學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

閣長壽二年降王壽春復詔入閣武后本紀長壽二年臘月

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
歸藩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卽此事
也推攷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以爲出閤失其實也
案此新書承舊書之文然觀舊書云五王初出閤似實爲出
閤也攷舊書元宗本紀云天授三年出閤尋卽入閤長壽二
年改封陳湘郡王聖曆元年出閤以留兩出閤故云初出閤
天授無三年卽長壽元年且其文又似入閤而後降封則非
獨出閤時不當云壽春五王卽入閤時亦不當云壽春五王
也恐其說不在出閤而在壽春五王之稱耳

後又見唐會要載此事爲天授元年則爲出閤無疑恐舊本
紀誤以元年爲三年傳又因三年而誤易爲長壽中也會要
當得其實

王維傳新書緝爲蜀州刺史雜表已有六短緝有五長臣在省
戶籍遠方願歸所任官放臣使籍還京師久乃召籍爲左散
騎常侍

新書緝認曰案籍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
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籍傳云以上元
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未至上元元年庚子五六

年間籍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注曰王維與籍弟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表稱籍本
原五年籍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案舊書王籍傳云加憲部兼本官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
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屬平珍史朝義云

云據錢氏言雜表稱籍在太原五年則入爲國子祭酒改鳳
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此與蜀州刺史當卽是一事當卽在己亥庚子之闕
此傳言久乃召籍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籍
在鳳翔作書與別是籍爲散騎常侍在維卒之後史錯舉其
文耳吳氏讀書甚少心又不細故往往不能深攷然亦新書
刪削舊書過甚而有以致之也

吳武陵傳籍書信州人
新書攷異曰案李細傳云始澄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
兄子也一稱信州人一稱澧人疑誤

新書郎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嘗拔而武陵言吐鴻暢
坐客大驚
案上言郎讀下言武陵音吐鴻暢屬辭不細
李商隱傳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勳之裔孫舊書曾祖叔恆祖備
父嗣

新書攷異引馮養吾曰義山詩云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
山西山西卽隴西也蓋亦涼武昭王之後非世勳裔也

案新傳刪舊傳所載世系而引異說爲疑辭非是
方技傳

李涪風傳新書太宗得祕識有女武代王以問涪風對曰其兆
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舊書從今不論三十年當有天
案通鑑從舊書攷太宗本紀殺李君羨在貞觀二十二年
戊申

其以祕譚問涪風亦當在是年明年太宗崩高宗即位三十四年崩中宗嗣位光宅元年甲武氏擅政前後三十七年當云不踰四十年

張懷藏傳新書表光廷當國懷藏以紙大署白宇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新書攷異曰案光庭當國初無貶斥事後該劉賓客嘉話錄云中書令河東公闕元中居相位云云又李緯尙書故實亦載此事兩書所稱河東公者張嘉貞也新書乃以裴光庭當之謬矣又攷嘉貞由中書令罷爲幽州刺史其後雖貶台州去作相之日久矣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嚴善思傳新書重福敝坐關通論死吏部尙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誘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回請乃流靜州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宰相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伏誅是時璟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捨宰相不書而載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捕支黨還戶部員外郎元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是此時未爲戶部郎中竝誤
案下文云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是思復亦是薄其罪者數語相連文意亦未豁舊傳本無宋璟李邕二語不增可也

師夜光傳新書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

新書攷異曰案公主未有封九仙者

桑道茂傳新書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將就刑出展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舊書帝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案二書所載迥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杜佑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會中和日卒

新書糾謬曰案佑傳以太保致仕非司徒也又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德宗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而鄭侯傳以爲三月庚食辛則中和日卒亦誤也

列女傳

高愍女傳新書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軍城歸到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諡曰愍彥昭果功授潁州刺史卒贈陝州都督新書攷異曰唐會要贈工部尙書高彥昭諡愍

案諡愍者彥昭女非彥昭也會要恐是彥昭下脫文字觀其注大略同新書其文意可見也攷新舊二書記傳諸臣之未載諡者新書攷異取唐會要諡法二卷中之所有逸卷載之甚憾意也會要一書世不多得余初亦未之見辛未秋以事至安慶省從望江倪迂村名模已借觀得以攷正是書數十餘條又取諡法核對則攷異尙多所遺故爲之彙攷於此而補之亦所以成錢氏之意也

太保梁郡公蕭造安贈麟州都督鄜郡公梁禮禮部尙

書魏郡公晉文衍恭 贈左武衛大將軍戴國公左難當 贈

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 高祖本紀 贈幽州都督瑛邪郡公

牛進達 見太 贈右武衛大將軍新城縣侯楊冑 見代

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贈荊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雅

相 高宗本紀 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 贈太子少傅王

承業 見代 贈太子少傅薛景仙 見代 贈司空李懷

讓 宗本紀 太子詹事吳仲孺 見代 贈潤州刺史尹元貞

贈左監門將軍成三朝 勇 贈太子少保嗣吳王

號王邕 贈禮部尚書嗣魯王道堅 贈太子少保嗣吳王

嶽 皆見宗 紀國公段綸 相近未加款是 贈工部尚書諱

國公周範 皆見 贈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 贈靈

州都督李子和 梓州刺史李震 即勣子 贈幽州都督潞國

公薛萬均 贈益州大都督鄒國公竇軌 贈太常卿汾陰

男薛收 贈太子太保薛元超 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

馬周 見代 文昌右相扶陽郡公韋待價 贈吏部尚書韋武

贈天官尚書楊執柔 贈越州都督涇源縣侯顧琮 贈尚

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 贈太子少保潁川郡公韓仲

良 碑定合會要誤也 贈侍中潁川縣公韓瑗 贈太子少

師來恆 州刺史 贈工部尚書楊昉 贈太子太傅劉從

一 贈太子少保裴均 贈幽州都督魏縣男崔神慶 見代

太子少傅 贈太傅薛平 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

太子少傅 贈太子少傅薛平 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

贈禮部尚書壽陵縣男柳亨 贈太常卿濟南男唐順

敬國子祭酒韓洵 贈司徒李回 贈太子少保張鼎 贈

司空張獻甫 贈太尉冀國公裴冕 贈少保裴向 贈揚

州大都督鄆國公崔光遠 岐王傅宏農縣公楊湛玉 故

華州刺史崔植 贈太子少傅卓光 贈司空嚴礪 贈

司徒曲環 贈右僕射李異 贈尚書右僕射楊朝晟 贈

司徒張建封 贈禮部尚書盧坦 贈故太子少傅閻濟美

贈工部尚書劉伯芻 贈右僕射潘炎 贈工部尚書李

建 故巨州觀察使穆晷 贈陝州大都督高固 贈右僕

射錢徽 贈太子太傅敬括 贈荊州都督懷遠縣公杜君

綽 贈荊州大都督吳興縣公沈叔安 贈魯郡都督趙郡

公李瑛 贈原州都督嘉興縣子陸敦信 贈揚州大都督

樂子昂 御史大夫崔器 贈太尉劉悟 贈揚州大都督

河開郡公李義府 以上皆後氏所已引又所引有贈刑

錄贈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李悅之文而說

贈荊州都督平陽縣公王長諸 贈幽州都督河清

郡公房仁裕 贈廣州都督建寧縣公龐孝恭 贈

贈高宗本紀及南 贈戶部尚書史顯 贈吏部尚書

王廷昌 杭州刺史杜濟 贈尚書左僕射孫志

直 贈戶部尚書淮安郡公李琇 贈太子太師冀國

贈工部尚書裴次元 贈太子少傅薛平 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

公竇希瑾 贈太子少傅薛平 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九

涇縣趙紹祖撰

外戚傳

獨孤懷恩傳新書元貞皇后弟也父整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

后以姪養宮中舊書元貞皇后之子也餘同

新書糾謬曰元正皇后高祖之母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

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

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錢竹汀曰案隋文獻后獨孤

子於文獻后為姪審矣高祖紀稱獨孤后從弟則元貞后

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攷

正書載以懷恩為文獻后弟殊誤○元貞吳氏避宋諱改元

案舊書不誤吳氏不譏新書元貞皇后弟句而譏文獻后以

姪句可謂欲糾其謬而益之謬矣

新書元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

也

案劉世讓傳謂懷恩之逆謀而此傳云云是世讓亦與其

謀也且彼傳謂唐儉使世讓逃還以告而此傳謂武周還世

讓求罷兵亦不同

武承嗣傳新書士讓之孫攸靈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

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

德頴川王士稜孫攸暨子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

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舊書但云后從父兄子不分

其系而無仁範河間王一句

見世系表及舊書澤州傳贈同州刺史蘭陵縣

公蕭德昭見藝文志贈秦州都督高郡郡公李耀見房贈

禮部尚書鄭杲元稹傳贈中書令楚國公上官儀贈太

常卿魏縣子盧承業承慶傳贈幽州都督趙國公李湛昭

贈右僕射張暉王彞傳贈祝書監姚合懿贈洪州刺史崔戎

惠贈太師崔微昭贈右僕射李造貞故克兆尹

李无成見陸贈戶部尚書韋元甫昭見贈御史大夫鄭叔

則藝見兵志台州刺史崔韶貫之傳見章贈司空李德裕忠

及表延齡傳恭贈洪州都督汾陰縣子薛應簡贈太子賓

客盧綸恭贈北平郡王阿史那德恭見突厥傳以上錢

時此書已成祇是隨手查檢為補於此其外尚有數十人不能備攷

長壽李滋然初校

懷寧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世系表攷暨旼皆懷道之子與攷歸攷止攷望皆士讓之孫而傳獨以攷暨爲士稜孫表以仁範爲士逸子重規載德皆仁範子傳則以仁範爲士逸孫以重規爲惟良從子據表惟良與懷運皆士讓子則攷宜攷緒等亦士讓孫傳不應別而言之旼別敘惟良之子而攷歸等何以不言懷運之子據表攷歸攷止攷望皆懷運子而傳或稱士讓孫或稱惟良從子似非同父昆弟皆可疑也文苑英華載案之問爲武攷暨請降王位表稱臣亡兄攷寧乃知攷寧攷暨親兄弟而攷寧又爲攷暨之兄傳以攷暨爲士稜孫固誤表列攷暨於攷寧之前亦非也

案舊書本無仁範河間王一句而前云又追封伯父及兄弟皆爲王則仁範爲后從弟非后姪可知本不誤新書欲詳而反誤耳況新書旼立世系表則此等處尤宜從略也

武攷暨傳新書天授中自于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書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舊書作隨例降封樂壽郡王延和元年卒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承嗣傳中宗復位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封一級然則攷暨之王書春乃中宗神龍時也而傳以爲長安中誤矣又案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斬於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延秀旼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案當從舊書作延和元年卒又新書曰壽春舊書曰樂壽雖

未知孰是攷是時宋王成器方爲壽春郡王或亦當從舊書乎

楊國忠傳新書南詔質子閻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舊書略同

通鑑攷異曰案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閻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爲質子亡歸也九年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案爲質子者閻羅鳳之子鳳迦異也舊南詔傳云歸國恩賜甚厚新書雖不言然下文云異牟尋出銀盤笛工歌女稱先君歸國所賜則必無亡歸之事可知

宦者傳 舊書作宦官傳

程元振傳新書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舊書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至便橋

案新書此傳下載柳伉上疏云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則是吐蕃已至便橋始下詔徵兵而九月前皆爲元振所蔽無徵兵事可知二書敘徵兵于前而後云虜扣便橋皆不得其真故李光弼等傳並緣此而誤也又此疏所云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自其上疏時追溯之爲四十日祇欲極言元振之罪亦非事實攷代宗本紀十月庚午朝吐蕃陷邠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前後祇二十

四日通鑑作庚寅吐蕃潰去則祇二十日吐蕃已潰光弼之軍自不能及事故軍出而復還徐州也又新舊書皆記馬璘聞詔赴援矣亦僅至鳳翔遇吐蕃與戰而不復來京師則是吐蕃已退自不必來而何疑于光弼耶說互見光弼傳下魚朝恩傳新書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

案新書序事顛倒相州敗在肅宗時今乃序於敗僕固瑒戰高暉後而云是時不成文理

寶文場董仙鳴傳新書衛士宋華以按摩得幸文場索賂數萬緡而落鎮貽遺累百鉅萬掠士妻妾無所憚詔殺之於軍其隆赫如此

案此段語意不明之似不貫

劉貞亮傳新書本俱氏名文：曾所養臣父故改焉舊書但作俱文珍

案昌黎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貞元十三年稱曰故我監軍俱公恐是初冒劉姓後復本姓也

新書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關所破囚之崇文至闕歸康求事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譴

案事又見高崇文傳以爲崇文斬之未知孰是

王守澄傳新書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

案傳所書如此紀何以獨書陳宏志反

案當作吳宏吳氏有別此集誤耳 王建等以

八都羅八萬取金洋等州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奔龍州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紀作牛勣未知孰是

新書攷異曰五代史韓建傳作牛勣舊本紀作牛蔚叢蔚皆信孺之子蔚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忤中官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遷不云爲晏宏所逐

案蔚代還時以徐州龐勳之亂非是時也勳項聲相近自別一人非叢蔚也當爲舊書五代史之誤

楊復恭傳新書楊瓊者惠安太后弟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瓊乃恭憲太后弟此誤也
錢竹汀曰二傳敘王瓊事當去其一

酷吏傳

來俊臣傳新書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合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舊書略同

案新書武后紀長壽元年一月庚午貶任知古爲江夏令狄仁傑彭澤合流裴仁本於嶺南二月戊午秋官尙書袁智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八月司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九月癸丑流李游道袁智宏王瓊崔神基李元素於嶺南然則三六姓非以同時下獄新舊傳皆誤也

來子珣傳新書天授中人告子珣與邱神勣謀反

案上文云子珣俄流死愛州下文云詔誅神勣而有與嶺表舊書子珣傳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周興傳天授二年十一

月從於表邱神勸傳天授二年十月伏誅是與神勸得罪
在子垣前一年非一事也

吉溫傳新書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將軍柳勣附發杜良娣
家陰事溫案狀勣以誣誅舊書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宮以左驍
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婿合溫推之

案一書語皆不明不知新書所謂柳勣附者影附何事使

果影附林甫搖東宮之心則林甫吉溫不應誅勣且勣之罪
自不容誅又不得云以誣誅也攷舊本紀祿云林甫誣陷柳

勣等通鑑云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妹為柳勣妻勣與
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讒交搆東宮指斥來與則

新書所謂影附者為實而云以誣誅者乃措詞之不善也又
通鑑云林甫令吉溫勣之乃勣首謀也語仍不明不知何事

為勣之首謀或者柳勣承無此事而林甫以意造之并殺勣
以滅口乎則以誣誅者為實而所云影附者又不得其實也

羅希夷傳新書希夷出為如安太守張博濟志陟革誠善李從
一員獨皆匡始安溫既誦又依希夷以居國忠奏遣將沈臨

按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舊書將沈
勣之溫死於獄中張博濟羅希夷死於州門

秦韋陟傳陟不與吉溫等同死中興後曾立大功新傳總言
之而云遣使者殺五人語不明案起謂者五人吉溫與西人

然命誣亦死而五人數仍不合如舊書所言則死者二人又非別遣使也通
鑑吉溫貶後事全未載竟無從得其詳

崔器傳新書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既定公主下嫁崔恭禮館陶公主下

嫁崔宣慶未知孰是
案唐會要真定作貞定餘與公主傳同

新書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長舊書達
奚尹訴冤於我我不之許

案事不足述然當如舊書之文新書語意未完也
藩鎮傳舊書無此目

新書藩鎮傳序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
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

案當云至代宗
藩鎮傳序云朱克融反傳十二世宣武傳四世而滅

案上文云魏博史四姓傳十世成德更二姓傳五世盧龍更
三姓傳五世則此皆當言更姓朱克融亦成德也歷李元

張仲武期琳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李全忠劉仁恭內薛平
有秦梁歸不足數外尚更九姓宣武歷劉元佐李廣榮即惟
李除留惟秦不足不當但言傳世也

田承嗣傳新書詔子華尙承樂公主舊書同
案此代宗時事上文云代宗以憲從前公主傳華尙新都公

主則在貞元時自是兩事
新書大曆八年相衛薛崇死弟募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馬營

以眾歸承嗣舊書略同
案新書代宗紀大曆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逐其

節度使薛瑋附於田承嗣薛嵩傳大曆七年卒當從薛經八年
詔其弟寶知朔後事十年為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
嗣等奔洛州舊紀舊傳並同然則嵩以八年卒寶代帥且三
年非以遺節見逐而歸承嗣者志清非等也此處新舊傳皆
誤

田悅傳新書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
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同叛言於邵德書同

案新舊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
子惟岳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八月平盧軍節度使
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後紀略同新惟岳傳求襲父位
帝不許田悅為請不聽遂與悅正己謀拒命舊書亦同然則
合謀同叛在正己未死之先而會於邵者正己非納也其即
為納要亦正己使之非納不許承襲而始與悅合謀也此處
新舊傳皆因田悅敗歸軍門持刀之言而誤不知此乃田悅
假此以釋於眾非事實也

史憲誠傳新書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驚時憲誠為中軍兵馬
使願言河朔舊事以搖其眾眾乃逼還府檀總留務舊書略同

案新書田布傳憲誠嘗異志言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譟憲誠
得聞因以搖眾則是憲誠搖眾在布未自殺之先而利得其
處一再此傳片事皆不合

李賀臣傳新書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嗣於以出追
兵餘不敢逼舊書作八千人抄略同

案新書元宗本紀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嗣安
祿山傳遣高遵誠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楊光嗣
殺之通鑑作何千年高遵誠將奚騎二十劫楊光嗣皆不言寶
臣未知孰是舊傳八千人當是十八人之誤

新書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累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
於客省舊書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
省

案二傳所言絕異而下文言惟簡之忠於王室雖有詳略而
意則同然如新書所言則惟簡始將純臣新書既為平海史
孝章劉蕡等立傳不使塊於諸鎮何獨各於惟簡而附之此
也

一庭湊傳新書會平元翼出奔庭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
徽慰其軍

案新傳敘事顛倒
王元達傳新書詔向絳王悟女壽安公主舊書開成一筆詔以
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

案絳王悟女不應稱公主改唐會要憲宗十九女壽安降王
元達本深王女豈憲宗愛其孫女因而女之如德宗以順宗
之子為子與然公主傳祇云憲宗十八女不為壽安立傳則
此處當分明其絳絳王深王亦未知孰是

王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王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王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李載義傳新書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舊書作五年
新書攷異曰案文宗紀在五年正月舊紀傳亦作五年此誤
李茂勳傳新書全忠遁還盡失獨糧仗短糧得罪乃哀餘眾反
攻幽州舊書同

案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云幽州請就和斷遂御班師是李
全忠但請和而未嘗敗益懷叛志特揚言敗邊出其不意而
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

劉仁恭傳新書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
朱全忠

案舊書昭宗紀乾寧四年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
單騎僅免五代史唐本紀及劉守光傳亦載此戰而新本紀
不書又不書劉仁恭叛附於朱全忠何也

新書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使李忠安葛從周赴之

案舊書昭宗紀光化二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存敬率師
援之又案五代史劉守光傳亦作李忠安未知孰是而新本
紀不書此戰漏也

李納傳新書正已死祕喪不葬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案田悅傳亦載此事然攷本紀悅泚水之戰在正已死後臨
泚之戰在正已死前而悅傳敘此會既在正已死後又在臨
泚戰前恐皆有誤

程日華傳新書日華謂馬謝其使武後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
乃止舊書以朱滔方攻圍處爲所有而止

案滄州不屬朱滔武後何禮於滔之怨也舊傳似較得情事
通鑑作時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而止與一書所言又
異

程懷直傳新書懷信其從昆也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
節度使程懷直在本紀則懷直爲兄在傳則懷信爲從兄未
知孰是又新舊傳記懷直懷信之死舊傳謂懷信死而懷直
歸滄新書謂懷直前死并程權事舊傳謂權爲懷直子
新傳謂權爲懷信子經不同亦未知孰是通鑑從
新書

李同捷傳新書自璽允卒後李寰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
大將軍李祐代

案新書文宗紀大和元年五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
同捷十一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三年四月滄景
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滄景即橫海軍也中間更無
傳良弼其人又案傳良弼傳亦不載此事

劉悟傳新書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龔范陽不克死

案新書劉全諤傳正臣龔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元志
醜殺之與此不同舊全諤傳亦云爲元志所敵自當以彼傳
爲是其實此處祇云祖正臣或云全諤姪也足矣

新書與監軍劉承偁不叶偁與都將張問謀縛偁送京師以問
代節度事偁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偁曰
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如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偁遽謝

卽搆兵退匿承借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僣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

新書糾謬曰案賈直言傳云承借陰與刺史張汶謀縛悟送

闕下事洩悟以兵圍承借殺小使直直曰司空縱兵脇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

匡承借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在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在直言傳則云臣節光明又張問張汶

與質責答應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

案通鑑作張汶攷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

州刺史張汶今名從杜書

突厥傳新書四年武德四年也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新書糾謬曰案孝基傳武德二年與劉武周戰敗被執謀亡

歸爲賊所害此蓋誤也

案新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

總管王孝基蓋姓王孝基非永安王孝基也此傳誤增永

安二字耳

新書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又明年與黑闥君璋小入寇

案上文既言四年事則言明年者五年也又明年者六年也

攷高祖本紀黑闥自五年十二月魏州之敗至六年正月被

執二月伏誅未嘗復奔突厥此必誤也

新書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

新書攷異曰上文云那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則忠與泥孰非一人矣此乃云泥孰賜名忠何其相矛盾也

案新書於蕃將傳中既立阿史那忠傳此不必更言之但當云忠自有傳

西突厥傳新書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讎請殺之帝不許

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有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舊

書曷薩那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人請殺之

案射匱西突厥始畢北突厥二書不同通鑑亦作北突厥請

殺之但載於始畢已死之後又與舊書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舊書作金河公主

案新舊書所載四夷人名多不同吳氏亦頗有糾正者然何

可勝道略之

吐蕃傳新書證聖元年孝傑以肅邊道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

還舊書萬歲登封元年戰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

案新書武后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卽萬歲登

封元年也在證聖元年後一年又此戰紀傳並書敗績又不

得爲虜敗還也當從舊書

新書君奭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議和云云舊書及封禪

禮畢中書令張說云云十五年正月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云云

案新舊本紀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張說罷在十四年四月王君奭破吐蕃青海在十五年正月王君奭本傳在十四年冬十二月新書此傳敘君奭破吐蕃於張說請和之前誤矣當從舊書

新書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舊書略同

案二書信安王禕傳並載此戰在開元十五年而新本紀不書漏也石堡城爲唐與吐蕃大關係甚不宜略

回鶻傳新書思結爲蹕林州舊書阿布思爲蹕林州

案新書地理志蹕林州以思結別部置舊書鐵勒傳亦同阿布思當卽是思結之別部也不然上文思結部已爲盧山府矣

新書帝以幼女靈國公主下嫁舊書詔以幼女封爲靈國公主出降

案公主傳肅宗七女靈國第二非幼也且傳云肅國公主始封靈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二年還朝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靈國公主方薨居是先實已嫁矣唐會要云靈國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封肅國似較史傳所載爲得實

侯骨傳新書歌濫拔延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中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案此傳文意不明則未知懷恩爲歌濫拔延之子與或首領

僕固之子也攷新書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以僕骨歌濫拔延爲石武衛大將軍金徽都督鶻爲僕固氏生乙李陵乙李陵生懷恩世襲都督舊傳懷恩歌濫拔延之曾孫拔延生乙李陵拔乙李陵拔生懷恩雖舊傳以爲曾孫而世次與新傳同則爲孫也至新書此傳尤自相矛盾無論懷恩傳無拔延見殺之事卽貞觀二十年丙午至開元元年癸丑凡六十八年亦無懷恩爲拔延之子之理也余家藏顏魯公所撰懷恪碑言懷恩父設之隨懷恪來降與二書所載皆不同魯公爲懷恩同時人其言當可據也

契苾傳新書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

案但當云何力自有傳

拔悉密傳新書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爲贊獵毗伽可汗不三歲爲葛邏祿所破奔北廷

案葛邏祿傳亦云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而回紇傳云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與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長壽李滋然初校

懷盛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九

沙陀傳舊唐書無傳

新書攷異曰新史以國昌父子之故特立此篇然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天下當從魏武晉宣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案克用始終一心唐室其跋扈處乃是無學術以制之耳不得以操懿歡泰等例之且其後嗣有天下乃得之梁非取之唐事在隔代雖五代本紀不妨並列而唐書自當為克用立傳但不當僅附之沙陀傳耳

新書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

新書攷異曰案國昌以咸通十四年拒命王仙芝陷荆襄在乾符四年安得有違突騎逐賊之事攷舊書是年賊陷江陵之郭楊知溫求援於襄陽時沙陀五百在襄陽擊賊敗之蓋沙陀別有從征襄陽者非國昌所遣也

案錢氏所攷最是然新書之誤以國昌父子拒命在乾符五年也此處下文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三年乃五年之誤已說

見本紀乾符五年下蓋新書或緣此沙陀擊賊之事而以爲國昌拒命後不應復有沙陀助戰故決謂克用殺文楚在乾符五年也

新書光啟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地請分取之于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

新書攷異曰案景崇以中和三年卒于錦繡之光啟改元鎮州帥乃王鐸非景崇也

案李可舉傳云乃遣票將李全忠率眾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是攻無極者鐸此傳偶誤耳但既下易州則本紀例書陷而昭宗光啟元年不載此事但書幽州盧龍軍亂何也

新書乾寧元年克用次新賊鐸驟行詣軍門降克用繼而繼之案新書昭宗紀乾寧元年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於雲州死之與此自相矛盾舊本紀亦祇言鐸為克用所執不言死也

新書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房福亦不敢當

案此等語最為以辭害意設不房福可以當手非教臣子之道也

黑水靺鞨傳新書貞觀二年乃臣附以其地爲燕州舊書武德初遣間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督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

案新書爲李謹行立傳此處自可略然須從契必何力渾瑊等例略見之乃全無一語及焉亦非也又案舊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有燕州武德元年置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下注云武德元年燕州則此言貞觀一年者誤也當以舊書爲是

又新紀武德四年六月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攻附於靺鞨傳亦不見此事

高麗傳新書同善敬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

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茂郡公舊書男生脫身來
詔授云云

書
泉泉男生傳云封元茂郡公則此言拜同善者誤也當從舊

百濟傳新書瓊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固雷城反
又云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墜溺者萬人舊書略

同
案新書高宗紀不書此反及戰漏也

新羅傳新書貞德織錦爲頌以獻中有句云深仁諧日月撫運
遷時康舊書作撫運邁陶唐又收句云昭我唐家唐舊書作昭
我唐家光

案二書所載小異未知孰是

高昌傳新書其王麴伯雅隋時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
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太宗卽位賜妻宇文華鏡一具宇
文求預宗籍有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舊書同

案二書俱未明言文泰所妻宇文爲何人唐會要云泰妻宇
文卽隋時所賜華容公主也然會要又未言以宇文賜伯雅
實所未詳

吐谷渾傳新書果毅都尉席君買舊書作鄆州刺史杜鳳舉

南詔傳新書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總略使許墨白私以斗鹽易
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
軍南詔發朱弩任其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白

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佑怒卽慢言索質子合宗以臣
者古良豐佑亦死坦緯酋龍立憲朝廷不弔輒遂僭稱皇帝以
元建極蓋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
李鄂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去州走

通鑑攷異曰實錄或作琢又作涿疑綽蠻書亦作涿實錄新
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涪州刺史除義昌節
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爲安南
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又曰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
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
鄂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
實錄又曰杜棕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佑大中十三年
死卽建議滅蠻備必非驚人朝後事新傳誤也

案新傳通鑑皆謂安南再陷今攷宣宗末紀止有止中十二
年六月南蠻寇邊一語無陷安南事懿宗本紀亦止有卽位
時是歲雲南蠻寇播州咸通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安南二
語無陷安南事至四年正月書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然
則安南止此一陷非獨新書此傳謂李琢時陷爲誤卽温公
據實錄謂李鄂失守安南亦誤也且本紀亦未書陷武州
卽此傳但言李鄂棄州上亦未言其陷使蠻於李琢時陷安
南則紀傳何絕不見復安南事又何以朝貢仍歲至而就
僅以名近元宗嫌諱絕其朝貢耶若於李鄂時陷安南則已
在咸通時豈何棄之而復來陷之耶又攷實錄懿宗本紀咸

通四年內有云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剝奪民羣
欲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人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
慧竟陷交州所謂其年冬者三年之冬與四年之正月正一
時事也新書此傳本用其語蓋舊紀綜而後大概言之而新
書修改時諱視未審遂致誤耳又案通鑑云咸通元年十月

安南都護復取播州十二月安南十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
人乘虛攻交趾陷之此即溫公所謂安南失守從實錄書之
者攷地理志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交趾則安南之一縣也特
以其地為漢交趾郡故通言交趾或曰交州如舊紀其年冬
實陷交州而
交州是也其實分言之則交趾自交趾安南自安南言此
傳下又有云南詔攻恐實錄誤以陷交趾為陷安南而遂以
交州通略安南是也為安南失守也今實錄不可得見姑以意言之如此以俟知
者至李琢杜崱一事則溫公攷之確矣

新書十年乃人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徑雪坡盛
夏卒凍死者一千人出泃源闕嘉州

案鑑宗本紀十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嘉州本不誤此因雪坡
二字欲極言之遂不覺誤耳通鑑攷異曰案鑿以十一月至
泃源非盛夏

新書故瀘州刺史楊慶復

案下文言楊慶復曰云云通鑑攷異曰新傳作瀘州刺史楊
慶誤今本此處正作楊慶復但下又祇言楊慶為違背耳又
何言南詔酋將楊德借通鑑攷異曰當從實書作楊思緒

新書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自奏奔邕府戍兵潰
案上文言乾符四年又云是時駢徒節鎮海則此五年後事
今攷新舊僖宗紀及通鑑此數年中並無蠻陷安南事祇新
紀六年有黃巢陷安南一語然悉攷諸傳亦無巢陷安南事
不知何故此兩處皆言陷安南而不相應也

驃傳新書十曰野鷲
案此下似脫驃曰某某一句以上下文知之

兩蠻蠻傳新書貞觀三年南詔首領謝疆來朝以其地為莊州
授疆刺史舊書為南壽州刺史後改莊州

案地理志莊州下注云本南壽州貞觀三年以南詔蠻首領
謝疆置四年更名則當以舊傳為是

新書元和中辰澈蠻酋張伯靖叛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
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

新書攷異曰案本紀同時討伯靖者尚有東川節度使潘孟
陽傳失載

新書又有顯義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
衛將軍曹繼叔為萬州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案本紀不書漏也通鑑事在永徽六年

南平獠傳新書巴州山獠王多特反梁州都督龐玉吳其首其
後眉州徐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

案本紀不占此兩事漏也又案下文大中末戎瀘州得仲玠
宣宗錄宗紀皆無之此等事本紀雖可不書然以貞

之東西洞獠十二年之巫州獠例之則彼書而此亦宜書也
麗玉事見麗堅傳通鑑在武德二年郭行方事通鑑在武德
九年

西原蠻傳新書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
少卿子昌沔颯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
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皆復
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未幾復叛

案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邕管經略使路恕敗黃洞蠻執
其首領黃承慶三年六月黃少卿降十二年容管經略使陽

旻克欽橫潯貴四州則陽旻事在路恕後且十年矣當是少
卿降而復叛後也今乃載之元和初前可乎

新書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
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祭御史敬儉棄之儉與公素傳致元宗
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

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於黃洞
嶺元宗果叛者豈不加兵而可以一御史案而罪之乎且罪
無過於叛公素所劾即誣而引兵持印依少度亦無以自明
矣而尚得減死而罪止流罪且以爲不直何也竊疑紀所謂
叛傳所謂引兵依少度皆不得其實

姦臣傳 舊書無此目

李義府傳新書侍御史王義方廷劾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貸
不問爲抑義方逐之舊書義方言其爲劉泊馬周所幸出此得

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得無嫌
乎義方云仲尼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從
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李義府於雙闕之前是以爲愧

案舊書王義方傳具載劾義府之疏亦刪去言詞過褻者新
書刪之是也至與義府相答之言則正氣凜然即不載之於
此或移入義方傳亦可而並刪之何耶且新書許敬宗傳後
載哀思古戲許彥伯語不過諧謔之辭而從劉餗隋唐嘉話
連絢嘉話錄增之者欲做舊書以所無也而所增若彼所省
若此未爲允矣

李林甫傳新書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擢語林甫使
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舊
書略同

案新舊二書韓休傳並云休直方不務進趨而此傳乃言以
林甫之薦已而重德之不知其事出於嵩而與之有隙不務
進趨者若是乎故休生平不應至此其薦林甫自是不知人
之過而此傳未免誣之太甚也此當是其時不喜休者所爲
舊書無識而載之新書不知改而仍之其失不獨與休傳不
盾耳

崔昭緯傳新書居位凡八年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及本紀昭緯以大順二年辛亥正月
相至乾寧二年乙卯八月罷居位未滿五年
叛臣傳 舊書無此目

僕固懷恩傳新書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舊書略同

新書紀謬曰案代宗寶應二年錢竹汀曰當作元年吳氏誤也十月辛酉雍

王遣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未知孰是

新書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李雲京會師城下舊書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

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李雲京會師於下博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紀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案雲京爲河東節

度之後未嘗移鉞卒於太原况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

會師此誤書也

案是時爲突鄆節度使者田神功也恭神功與兼訓庭玉皆

要人而於李光弼而來會師新書既沿舊書之誤以神功爲雲

京而又刪去河南副元帥五字使後人無從稽攷甚非是余

藉吳氏之知而後得豁然於此其用心不可沒也

新書詔宰相李適慶臨諭詔旨適慶勸入朝懷恩許之副將范

志誠東以爲獨不見來瑛李光弼乎臣功高不賞勇已及誅

任自同

案此等語非當時實有此語史臣妄作之而修史者不知以

也按李光弼上八二年二月以邠山之寇罷太尉副元帥

五月復爲太尉河南副元帥罷不三月也寶應元年王建寅

月光弼克許州五月及史朝義戰於宋州敗之十二月及袁

晞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卯三月李光弼及袁晞戰敗之

九月裴遵慶宣諭僕固懷恩於汾州是此數年前光弼方宣

力行開未嘗與朝廷有隙而朝廷亦未嘗有薄待光弼之事

也至是年十月朔代宗幸陝十二月自陝還京師始以東京

留守召光弼而光弼未赴則又非九月時范志誠之所預知

也而與來瑛並言之豈非史臣妄意造作自謂總括以至迷

亂人目而反使光弼蒙不白之冤乎

李懷光傳新書朔方都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舊書同

案新書韓游瓌傳云懷光自縊死余家藏李元諒懋功碑德

頌碑云懷光自絞中間則游瓌傳爲得實

陳少游傳新書信但諸史如江鄂州舊書信但領胥史如江鄂

等州

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

新書僕固懷恩李懷光傳贊在陳少游傳後

新書糾謬曰宦者馬存亮傳贊在楊復光傳後與此俱失所

附

李忠臣傳新書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舊書石帝廷烏承洽來

戰忠臣與董竭忠退之

案董竭忠新書不應爾其名

高駘傳新書駢夫兵柄利權據使大詭翻上書慢言不恭下詔

切實

案舊書責勞之詔有云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又云繩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又云豈有佐兼將相使帶銅鑼自謂寒衣更同浪語是駢上書與帝答詔時止落都統未停使務也一書俱誤又通鑑攷異以爲駢罷都統在正月解監鐵轡邊在五月得其實矣而亦以爲事在上書答詔之前蓋亦未嘗細觀此詔也當是帝怒其上書之忤答詔後遂罷其使務耳

陳敬瑄傳新書俄而令攷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龍武統軍以宰相率昭度代領節度使

案田令攷傳俄制官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非敬瑄以令攷得罪而被流也且敬瑄既被流而拒詔矣乃召之爲龍武統軍乎此必誤可知

新書昭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案昭宗本紀無以建爲招討事建拒命不罷兵乃又以招討授之乎此必傳之誤也又案當時藩鎮忽叛忽臣忽合忽攻一年蓋數反覆故本紀血書相陷相殺不以討屬之并不以伏誅罪之也惟楊守亮書伏誅以至京師而帝自誅之故然其事正與敬瑄類而守亮不入叛臣傳且劉闢楊嘉琳楊弁亦不入而入陳少游高駢未爲平允

逆臣傳舊書無此目

新書後吳曰舊書以安祿山爲廢卷木而不題逆臣之目多倣漢王莽蓋王敦桓瓦梁侯景之例

安祿山傳新書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案方鎮表開元二年始置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吏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張仁愿以聖歷元年爲幽州都督時無范陽節度使之名也

新書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守珪將殺之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通鑑攷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兩敕正言此事則九齡傳喪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議石勒杜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即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攷仁愿聖歷元年戊巳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丁未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未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爲貴妃兒一書備載其事十載貴妃洗兒二書所不載而通鑑續述之則請爲養兒時祿山年四十六洗兒

時年五十也又以竇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如年一千九以二十九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卽昏憤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謗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垂鑑然元宗內竇貴妃外任林甫國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採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新書尹子奇已殺張遜悉眾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嶠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轍北

案新紀至德二載十月戊申廣平郡王假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癸丑安慶緒陷睢陽戰新店在陷睢陽前五日與此

傳矛盾舊紀傳皆言陷睢陽在戰新店前通鑑陷睢陽在癸丑與新紀同日戰新店在己未又後陷睢陽六日未知孰是史思明傳新書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

時光滿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舊書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

案新紀至德元載十一月戊午史思明寇太原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弑祿山二月戊子李光弼及安慶緒之眾戰於太原

賊之丁酉慶緒將蔡希德寇太原卽自十一月戊午至二月丁酉僅百日耳安得有十月之久且二載正月祿山已死則二書之序事顛倒可知若月字爲日字之誤又不得云且十月不能拔作如此驚異語

新書圖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蔡梁浦田神功

皆附賊舊書節度使許敬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

案新紀乾元二年不書許叔冀叛不知何故

新書祿山思明傳贊云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

案祿山思明與劉裕楊堅無一毫相似贊殊不得要領

李希烈傳新書時治將高彥昭劉昌共盟盟以守

案如此傳所云則盩厔之全皆高彥昭之功而劉昌傳全以

功歸昌不敘昭彥一語何也昌傳贊引杜牧語謂昌全盩厔

而名不傳如彥昭者乃真不幸也已

新書治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

敗

案新書相畏器傳夏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汧汧渠夜

入新舊書王柄曜傳並云韓泐使柄曜以強弩三千夜入盩

陸三傳不合未知孰是

朱泚傳新書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

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逼伏關射日月殺之

案新舊二書渾瑊傳不載此事上文云渾瑊以數十騎自來

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奔奉天彼方倉皇之際

故瑊得以數十騎入此則在高重傑已死之後奉天圍方合

瑊守禦不暇安得引數十騎攻長安乎疑此與前所云本是

一事而射殺日月則在此時戰奉天城下事也宋公取書甚

多因其書備載首尾而遂誤入之不刪其前數語遂至重複

不可解耳攷新紀十月丁巳朱泚犯奉天乙丑將軍高重傑

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舊店則此時正在重圍之際而泚亦在奉天城下不在長安也下文泚自將逼奉天亦是敘次顛倒之故耳又下文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正丁巳至癸巳日數也

黃巢傳新書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

案僖宗本紀乾符二年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鏐通鑑亦同且言鏐在賊中爲巢求官而此與王鐸傳皆不言其降賊舊記亦言虜刺史王鏐而傳則言其守汝州爲賊所害其不同如此

新書攻荆南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

案本紀乾符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又攷新舊書李福傳並云福以沙陀五百救之賊聞福至乃走則此云賊陷知溫走者非也

新書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何君長來降

案本紀乾符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成殺之在陷江陵外郭前此敘於後未知孰是

新書轉寇漸東執觀察使崔瑒又云詔節度使李道書求去爲天平節度

案新紀崔瑒作崔瑒當是紀誤萬紀李道作李嚴未知孰是

新書巢怒民迎王帥縱擊殺八萬人謂之流城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舊書略同

案舊紀亦在二年二月惟新紀在中和元年四月通鑑以新紀書日之詳從之

新書程宗楚營京右

案本紀中和元年四月丁亥宏夫宗楚死之朝在二年二月一人之死必在巢復入京師時也此傳上文但言賊執宏夫害之而此處有程宗楚營京右之文紀傳不相應

秦系權傳新書使秦彥寇淮肥舊書略同

案此非和州刺史秦彥也通鑑作陳彥或爲是

長詩李滋然初校

懷寧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鑾沉再覆校